

锦宗笔

李锦宗
遗著

马新文史综述

锦宗笔

李锦宗
遗著

马新文史综述

目录



序一雪隆潮州会馆会长·林家光.....	7
序二李文锦史瞻宗匠·马崙.....	9

第一辑：史料与作家

梦平登小说岭后探史轶.....	15
马崙的10部文史资料和评论集（节选）.....	46
记忆中的鲁白野.....	60
苗秀的生平简介.....	64
萧遥天的生平.....	69
悼吴鹤琴老师.....	71
魏萌纪念集.....	74
有关魏萌的简介.....	76
刘果因逝世——喜爱翻译日本小说.....	78
李德昌生平.....	80
李德昌逝世.....	82

马华小说家及诗人貂问湄逝世.....	84
吴锡的生平及作品.....	94
李汝琳的夙愿.....	101
黄笃修及其游记.....	103
记沈强.....	107
记符气南.....	109
记梁园.....	112
记歹羊.....	115
记李微尘.....	117
麻坡早期作家薄丝.....	120
王万才青年文学奖得奖者 麦秀的生平及其作品.....	123
搞戏剧的默默.....	126
吉兰丹写作人一瞥.....	128
认真写作的斗士.....	130
三个蔡欣 一个哼歌两个操笔.....	133
从马汉谈起.....	135
近十年来的马华文学书籍.....	137
《马华文学大系》的编纂与出版.....	144
作家研究专集——马华文学界交白卷.....	147
谢冰莹一口气出版五部著作.....	149
1972年的诗集.....	151

第二辑：文坛拼盘

潮青文学奖	170
潮州学术文艺出版基金 得奖人不是潮籍作家	172
马潮联讲座	174
新加坡的文艺著作	176
《生活之歌》被禁	178
新年的悲剧	179
母亲节与母亲	181
第四届亚华作家会议	183
亚华会议代表	185
佛教与文艺	187
认清“马华文学的定义”	189
《茉莉公主》原作者是培元校友	192
马华文坛的喜讯	194
也谈大马文艺作品	196
作家的生日礼物	198
揭发抄袭	200
长篇小说的连载——《新明》扶持马华文学发展	202
永康雅集——作家乐龄人士聚首处	204
南马文艺研究会	206
稿费	208
寓言是什么？	210

讽刺诗的创作特色.....	212
霹雳文艺研究会举办小说比赛.....	215
马来文坛的华籍作家.....	218
冰心的“死讯”	223

第三辑：点评与书刊介绍

十年的<文艺春秋>.....	226
《风暴》新书介绍.....	242
亚细安文艺读后.....	244
评介云里风的《梦呓集》	246
慧适的《海的召唤》	249
林琼的散文集《香园随笔》	251
寒川的《在矮树下》	253
适民诗集《新绿》	256
秦林的《逢君佛晓中》	258
梁志庆与《向阳的生命》散文集.....	260
简介《鼓手文艺》	262
泡蒂遗著《搁浅》	264
赵戎出版《赵戎文艺批评集》	266
草风出版《异乡寒夜曲》	268
草风的诗集《纸船》	270
煜煜的《春晖》	272

诗悌的《良心》	274
评介《新加坡华文报业史》	275
《新月月刊》	277
新社文艺第十七期	279
《人民生活》创刊	280
梦平的《不碎的海浪》	281

第四辑：文艺书简

八打灵书简——关于《椰树的故事》	284
八打灵书简——谈谈《采访二集》	289
八打灵书简——简介东马文艺书籍	293
八打灵书简——马华作者投稿海外概谈	298
八打灵书简——谈“1973年大马文艺书刊一览”	303
都门书简——漫谈笔名	306
珍珠苑寄简——本地写作者和本地书籍	309
北赖园书简——从写作为生谈起	312
编者的话·林玉蓉	316

传承文史瑰宝义不容辞

林家光



乡团组织爱才惜才，推广和传承文史瑰宝，是义不容辞的事。

潮州乡亲李锦宗骤然离世，留下大量的剪报，都是珍贵的文学史料及著作，要是没有人赞助出版，很快就会流失，十分可惜。于是我代雪隆潮州会馆向其遗孀，也是本书主编玉蓉许下承诺，由会馆赞助、承印和推广这本书。

回溯80年代，在会馆董事兼文人林木海的引荐下，李锦宗和一众潮籍文人如张木钦、陈雪风等人加入会馆文学组，积极推动文艺活动，后来更催生了潮青文学奖、马潮联会讲座，并成立潮州学术文艺出版基金，表扬杰出的潮人作家，赞助出版文学著作，不但推动会馆的文艺氛围，也提升了会员的文学内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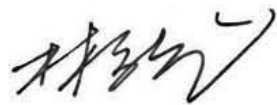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李锦宗等人对于文学的热忱和执着。在马来西亚，文学的市场价值不高，出版需要经费，销售也成问题，所以文学著作很需要机构的支持，会馆正好可以扮演这个角色，作为潮人作家的后盾，让好文章有出版的机会，让爱

好文学的潮人作家没有后顾之忧，不必为出版经费而愁，也不必为销售而伤脑筋。会馆既可以向会员及属会大力推广，提升会员的文学素养，又能丰富会馆的丛书系列，一举多得。

那些年，会馆积极参与亚华作家的活动，可说是会馆文艺气息最浓、文学活动最蓬勃的年代，董事林木海堪称是会馆的“文学推手”，我有幸成为文学小组的成员，参与好几年的文坛雅聚盛会，接触过不少国内外的知名作家，大开眼界。

后来随着林木海的辞世，失去了凝聚和推动的主力，会馆的文学活动渐渐沉寂下来，潮青文学奖和相关的讲座中止了，然而潮州学术文艺出版基金的初心不变，只要有潮人的好作品，会馆就会考量赞助和出版，让好文章或史料能够世代流传，精神不朽。

在速食文化的年代，大部分文字如过眼云烟，读后即弃。有收藏价值的文史，足以跨越年代，重现文坛荣景和一代文人的风华。希望爱好文艺的朋友，能从《锦书宗笔》的字里行间，看到大马文学史上的遗珠或被遗漏的剪影，从中得到启发，那就不枉会馆赞助出版的原意，以及作者李锦宗收集史料和执笔记录的用心良苦。



雪隆潮州会馆会长

李文锦史瞻宗匠

——李锦宗新著《锦书宗笔》序

马崧



咱们是文艺的同好者，甚至可称为缪斯的信徒们。

时间之河慢慢地流；而历史是悠悠地向前流逝的。

在马新的文艺工作者，与全球各国各地缪斯的信徒一样，可说是代表人类文化精英的一部分，毕生为文艺志业苦心经营，集体爬梳剔选，终于酿成全民受惠的精神食粮。故此，所有忠史创新的马新文艺从业员，都应予一定的敬重与表扬。

在本土的文艺界，从事文学创作者为数可观，然而反观整理文艺史料、执着探索编撰史书者却少得可怜；这种反常的现象有待纠正。——笔者写到想到，就以辞世（2017年6月19日）不到一周年的民间学者李锦宗兄来说吧，虽则他刻苦追溯、如饥似渴、虚心求教、博览群书、寻根溯源；先后治史约半个世纪，著述甚丰，然而在国内外举办的国际华文文学研讨会，却近乎零的受邀出席提供学术论文。锦宗兄曾回答过笔者：“人家所重视的，是一纸大学文凭；我缺少大学公认的学术资格。”

大概这是被边缘化的主因吧？”

若然，这是多么不公平的待遇呀！

请看，李锦宗亲自写过个人的简历：

“……槟城钟灵中学毕业后，曾在吉隆坡从事报馆和官方翻译，马来西亚广播电台华语新闻编译以及电视台华语新闻编导的工作。现已退休，1984年，他被选为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作协）理事。1996年再度当选为作协理事，出任资料主任至2016年。他曾任亚华作协大马分会秘书，《亚洲华文作家杂志》、“德麟文丛”、“童玉锦文丛”、《世界中文小说选》（台北，时报文化，1987），《方北方全集》编委，马潮联会“杰出潮青文学奖”和“冰心文学奖”等等文学奖和创作比赛的评委会委员，雪华堂文教委员，华总委员会委员等职位……”

他既有一定的高等学历，又是资深作家，怎不令人不为他不平呀！

举凡与李锦宗交往者，谁不赞许这位民间学人具有沉着求真、谦让无争、虚怀若谷、无求表扬和笃定厚道的情操？笔者就相当敬重他是探幽烛微、独标一格的史苑奇葩。他掌握了二战后（1945年8月~）浩如烟海的文艺史料；除了马新文艺史料，连本土马来和英文等语文作家史实，他亦触类旁通呢！我们怎能漠视他的努力和业绩啊！

笔者正在拟写这篇“也算序文”的文稿期间，拜读了一则

《新加坡6日讯》（2018年5月）的新闻报道：“王乙康：狮城渐不看重文凭 “没文凭可当总理”——内容指出，“条条大路通罗马，新加坡教育部长王乙康相信，随着人们对文凭越来越不看重，新加坡迟早会出一个没有大学文凭的总理。……他接受《星期天时报》访问时说，在他看来，一个部长要做好他的工作，不一定需要大学文凭。”

由此想到：今后本土学术界实不宜再看重民间学人有否“大学文凭”或“学术资格”方为明智之举。只要他学力深，评述强，交得出专业的著作，自可成为学术界人员吧。

翻阅这一部涵盖面甚广的李锦宗新著/遗著《锦书宗笔》（文史综述），益发觉得编著者在工余有限的的时间里，善用闲暇执着探索、选取题材、珍惜旧报刊杂志中的文艺遗产，记载前人筚路蓝缕的创作成果。然后再反复修改，谋篇布局，最后才成文定稿。他早期也是多种文类的创作者，自1969年开始才全力投入深耕文艺史料。他约耗费48载苦心经营的文史志业，使马新文艺史库充实起来；今后有志于文史的研究员自可发扬入史，谁不为拓荒者致敬！

我们都期盼后继有人——有人献身秉承“李锦宗精神”接棒下去！今后的马华文坛方有专注文史的继承者，而他捐献的大批马新文艺书刊，自可造福后人。

提到“李锦宗精神”，让笔者联想到他生前执着求真、探索琢磨的能耐与苦心；就以本人的籍贯来说吧，他曾超过两

次询及：“你曾以为自己是潮汕人，后来又为何自称为客籍人士？丰顺县也有潮籍和客籍之分吗？什么人才叫‘潮州客’？今日你祖乡丰顺县的规划格局又如何？……”这不是三言两语能够交代得清楚的话题；为此，笔者曾于2001年10月30日发表了拙文《我并不是潮籍人》（南洋商报，《商余》副刊）。锦宗编撰马新作家小传，特别重视写作者的籍贯祖家，而且编纂归类为《马华文坛的潮籍作家》、《客籍作家》、《琼籍作家》……（详见其2017年的遗著《马华文坛作家与著作》（怡保观音堂法雨出版小组）。此乃十分艰辛难搞的“归籍”工作，他竟能一一解决了难题。谁不为他按“赞”呀！他着实是文史界的第一有心人。

虽则有人谈及李锦宗的年度报道稍嫌琐碎拖沓，论述笔锋略偏温情、宏观聚焦不够明显，并叹惜他未能及时掌握宏富的文艺遗产，写成二战后的文学史书。笔者倒是谅解他实因“时间不够分配”所致。倘若他不是因主编《马华文学大系·史料·1965 - 1996》（2004年出版，共692页。内收李锦宗<导言>和他个人作品22篇），耗时几近8载之久；倘若他不是因自2010年开始遭癌魔折腾而忙于治疗久逾6年多（直至2017年6月病故）的话，相信凭他那分秒必争、奋笔挑战的治史精神，其壮志（包括撰著文学史）是可以得酬的。

任何人的人生终有缺憾的。本书作者得以完成并出版这么多专著，此生是无憾矣！

笔者试以他较重要的7部编著，配搭彰显他不平凡的形象特征如下：

- ① 独辟蹊径：《陨落的文星》（1990年）
- ② 执着探索：《马华文学纵横谈》（1994）
- ③ 忠史琢磨：《80年代的马华文坛》（1996）
- ④ 博闻强记：《马华文学大系·史料·(1965 - 1996)》（2004）
- ⑤ 求真遍访：《新马文坛步步追踪》（2007）
- ⑥ 熟练掌握：《马华文坛作家与著作》（2017）
- ⑦ 刻苦深耕：《锦书宗笔》（2018）

临末，谨试以17言的汉俳敬悼这位为马新文史竭智尽忠的民间学者

： —

献书文史酱

李文锦史瞻宗匠

助人刘史浆



2018年5月14日伊城（第14届大马大选变天第5天）

第一辑：史料与作家



（一）马仑的史料

70年代，新山泰来出版社委托了柔佛州写作人马崙（梦平）撰文介绍80位知名的马华作家，分成两集列入“少年儿童文学丛书”，作为儿童的读物，等到他着手写作的时候，才发觉值得介绍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写作人颇多，在欲罢不能的情况下，他介绍了120人，出版人庄延波看过原稿之后，建议写足200人以后另以单行本发行，这是马崙著《马华写作人剪影》的来龙去脉。（见该书（后记））。

《马华写作人剪影》于1979年7月出版，于1980年4月正式面世。这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第一部特别介绍写作人的生平与作品的专书。虽然它的写法还不很完善，收集的资料还不很完整，但是，这部书的参考价值还是相当高的。它的内容共分3辑：第1辑《战前（1919年至1942年）马华写作人》，介绍了42位早期写作人。第2辑《战后马华写作人》，介绍了54位写作人。第3辑《马新独立前后写作人》，介绍了另外100名写作人，同时都刊有照片。

本书在出版之前，曾经在马来西亚报章的副刊上发表其中部分文字，这些副刊包括星洲日报的〈文艺春秋〉、南洋商报的〈读者文艺〉以及星槟日报的〈文艺公园〉等等。

面世之后，多为写作人在副刊写了评介文字，有褒有贬，不过褒多过贬，由此可见，本书的编写和出版的意义是受到肯定和支持的。

马崙获得了令人鼓舞的反应，加上各地写作人的合作和协助，直接提供资料和照片，使他相当顺利地编写成《马华写作人剪影》的续集《新马华文作家群像》，1984年1月由新加坡风云出版社出版，列为“风云文史丛刊”之一。

《新马华文作家群像》介绍了另外300名前辈、中年和年轻写作人，书中依照年代分为7辑：

(1) 战前殖民号龙舟的划桨人（1919年至1942年），介绍了48名写作人。

(2) 光复号登陆艇上的战士（1945年至1949年），介绍了25名写作人。

(3) 波澜壮阔自由论上水手群（1950年至1960年），介绍了77名写作人。

(4) 新加坡独立舰上新阵容（1960年至1969年），介绍了36名写作人。

(5) 马来西亚（蒙同）上生力军（1960年至1969年），介

绍了50名写作人。

(6) 新华后浪飞舫之群英 (1970年至1982年) , 介绍了24名写作人。

马华破冰船上新锐 (1970年至1982年) , 介绍了40名写作人。上述的第一辑, 曾以《战前马华作家搜访录》为题, 于1981年8月21日至1982年4月18日, 在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的副刊〈文艺春秋〉连载。

第2辑, 曾以《战后40年代马华作家群观》为题, 于1981年8月28日至10月2日, 在马来西亚南洋商报的〈商余〉连载。

其余各辑曾经以各种题目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文艺副刊和刊物发表, 例如:

《50年代新马作家行列》, 自1987年2月20日开始连载于新加坡南洋商报的《写作人》文艺副刊。

《文坛人物志》, 自1981年12月13日开始于槟城星报的〈文艺公园〉, 共27期, 由方北方主编。

《60年代马华诗人概况》, 自1982年1月6日至4月4日, 连载于马来西亚通报的副刊〈文风〉, 共18期。

《60年代大马写作人浮雕》, 自1982年5月13日至8月21日连载于马来西亚南洋商报的〈商余〉, 共39篇。《文坛人物志》在新加坡的《新加坡月刊》的〈新苑〉版上连载。

《后浪 (1971年至81年) 掀起新风采》, 自1982年6月16日

至1983年1月19日在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的〈文艺春秋〉连载，共69篇。

《70年代新华作家风采》，自1982年6月至9月连载于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刊物《奋斗报》的〈狮城文艺〉，共4期，介绍了16名写作人。

后来，马崙的最大希望是把《马华写作人剪影》和《新马华文作家群像》合并起来，并且加以改写、浓缩及增加人数，编著成为《新马文坛人物扫描》，终于他落实心愿——于1991年8月由柔佛士古来书辉出版社出版。

（二）梦平的小说

马崙除了编写新马写作人的生平及作品的史料文字之外，也以梦平和丘岷等等笔名创作小说。到目前为止，他以梦平的笔名，出版了14部短篇小说集与一部长篇小说。

这14部小说集是：

（1）《看见风的人》，与易草舒合著，1961年12月由柔佛峇株巴辖京华书店出版，内收他的6篇短篇小说：〈晴云里的月亮〉、〈灰夜〉、〈苦忆〉、〈赌徒日记〉、〈伙伴〉和〈困〉。〈伙伴〉和〈困〉曾在吉隆坡中国报的文艺副刊刊出，其他的小说则未发表过。

（2）《长堤》，1962年8月由香港艺美图书公司出版，内

收6篇小说。主题篇〈长堤〉描写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第一阶梯上〉叙述一个成绩落后而意志不坚定的学生想要努力用功，但是抵受不住耍乐的吸引，下不了决心，作者刻画了一个意志软弱的人的复杂心理。〈弃妹〉描绘了穷家夫妇由于没有能力养育婴孩而忍痛抛弃的惨状。〈蛀虫〉写出了年轻的寡妇在恶劣的环境中挣扎的情形。〈母子情〉刻画了母爱的伟大。〈红灯〉描写复杂的情爱。除了〈弃妹〉和〈第一阶梯上〉之外，其余4篇小说，大约7万多字，全未在任何报章和刊物发表。大约是在1975年，在所谓“世界小说丛书”的冒牌严沁的著作中，有几篇小说是盗用《长堤》中的小说，而冒认是严沁的作品。例如，在“严沁”著的《昨夜梦痕》中的〈分飞燕〉，其实是《长堤》中的主题篇，在另外一本冒牌严沁著作《出笼鸟》中的〈蛆蚀〉和〈红灯〉，事实上便是《长堤》中的〈蛆蚀〉和〈红灯〉。

(3) 《旱风》，1972年9月由南马文艺研究会编印，列为“南马文艺丛书”之二，内收作者于1963年至1971之间写成的8篇短篇小说：〈沌雾〉、〈旱风〉、〈深芭行〉、〈一件好事〉、〈顽童这一家〉、〈中彩圈外〉、〈站〉和〈种毒〉。这些小说的文句朴素无华，平铺直叙，缺乏艺术的美感，但是题材现实，写得逼真，似乎真有其事，富有真实感。〈深芭行〉和〈种毒〉题材新鲜，清新可喜。〈沌雾〉描写一毛不拔

的势力无情的卜太太在麻将台上听说丈夫有外遇，心里充满一团沌雾，跟踪之后，才知道跟丈夫在一起的女人是他们家里的常客苏芙玲，恍然大悟。主题篇《旱风》暴露了园主两代，即柳成富及其父对工人柯祥伯等人的刻薄寡恩，柳成富被“怪风”（龙卷…批判的力量，反而削弱作品的主题。〈深芭行〉虽然是小说，但是也可当作游记来读，作者把他过去游历深芭的经验，充分表现在这篇小说里，作者间接反映都市里的虚伪、狡猾、虚荣、恶毒、残忍、自私和多疑等等，主角汤吉原由于都市的复杂，才会深入深芭，过着与世无争、淳朴、勤俭和安宁的生活。但是，他不逃避现实，他种植和研究，同时教导村童学习，发挥他的力量。新加坡著名文艺评论家及小说家赵戎在〈略论梦平的小说集《旱风》〉中说，〈种毒〉这一篇也是写得很深刻的，作者是以沉痛的心情来写才通这个主角的，才通的可怜一如〈旱风〉里的柯祥伯，不过才通的遭遇更惨，给人利用来发财，自己却白费气力还进了监牢。……才通这个乡巴佬本来是个老实人，但经不起骆甫伯、邬下苟这些毒贩子的怂恿，在自己的偏僻园地里偷种大麻，想发一笔大财，使家庭经济充裕，儿子能完成学业。……等到大麻有收成了，却拿不到钱；而那个无赖何炎本却走来勒索，一而再地使他穷于应付，他发狠地把全部大麻拔掉，烧个精光，以免给人勒索，不料老母私藏了一些，被缉私队找到，累了自己坐牢。作

者处理这些人物是很恰当的，才通的朴实，骆甫的阴沉，炎本的恶毒，都写得十分生动。……作者在收结时写得很好，那些毒贩子利用豪华汽车偷运终于被破获，而家里的人体谅做爸爸的种毒苦心。〈中彩圈外〉一篇字数很少，然而却写的很紧凑，……作者笔下的德士车夫曹叔并非真的中了第2奖，而是他的车牌号码中对罢了，由于买万字票十分普遍，谁都认为曹叔两夫妇合中了万多两万元，发了一笔相当大的横财，于是远近亲戚都来道贺，任是怎样解释也没有人相信。……可是，歹徒们却不放过勒索机会，尤其是曹叔以驾德士谋生的更容易找得着，在一个重重包围下，他不得不反抗了，终于 重伤进医院，还要破钞买血液来救命。所以说，这应该是一篇很好的针砭时弊的作品。〈站〉的分量也是很小，是描写一个憨直者在受人家多方欺负下，终于站立起来反抗了，使那寻衅的三兄弟也知难而退。在这篇小说里，作者是有意去塑造一个质朴土直的人物的。……这篇小说的描写，很有中国作家沙汀猫写善良人民的风格。〈深芭行〉、〈一件好事〉、〈顽童这一家〉，3篇都各有不同的内容，但在结构上却不够紧凑。〈深芭行〉以几千字来概括一个人的一生，无疑在心里与性格刻画上是不够的。

〈顽童这一家〉是作者有意提出儿童教育问题的小说，当然作者的肯定是对的，但是在人物上同样缺少心里描写，作者最大成功是发掘当地特有的辞藻，来使他的作品具有浓厚的地方色

彩……使我们读了起亲切之感，这是一篇作品成功的一个条件。

(4) 《不碎的海浪》，1976年2月由柔佛北干那那文赋书局出版，本书是由雪兰莪潮州八邑会馆1975年度第二届出版基金资助出版，内收8篇短篇小说：〈愁雨〉、〈斩白鸡〉、〈洪水浩劫〉、〈不碎的海浪〉、〈铁道上的火花〉、〈第一流猎手〉、〈小镇归来〉和〈都门会〉。这些小说描写胶工、小园主、渔夫、猎人、火车闸看守员、建筑工人、大学毕业生以及文艺工作者等等人物的生活面貌、内心活动和各族和睦相处与超爱情的友爱精神。各篇创作都有正确、积极和向善的主题，马华艺术作品浓郁的地方色彩及独特性，在此有了适当的表现。对黄海雄这位捕鱼英雄的性格有很突出的描写，他的力擒七百斤重的剑鲨，他的勇于与无理取闹的渔民打斗，以及他从海盗手中逃回来，虽然赤贫如洗，却依然爱着海，计划与友人再买条旧船去放绫……另一篇〈第一流猎手〉——顾名思义，就知道是一篇讽刺味道十分浓厚的小说。范中蒲，这位喜欢自诩是第一流猎手的男子，遇到一位喜欢吹捧，并自称不会狩猎的贾台贵，并且把他当着知己看待，将所狩猎得来的野味都送给了他，岂知，这原是一个骗局，贾台贵其实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猎手，只因为在一次意外中，被一头野猪咬伤了大腿和脚盘地方，几乎成了跛脚的人，所以为了怕惹麻烦，生是非，

便不再拿猎枪了，但他却还常常狩猎，他的嘴巴等于是枪杆，舌头是枪弹，而且比枪弹更有效用。范中蒲不禁自叹道：“贾台贵就是不用狩猎，却依旧有野味可吃，有小动物可以卖作标本，现在，我才明白，贾台贵是真正的一流猎手呐！”《都门会》是小说里较长的一篇，约有1万3千字，是写一位喜好文艺的青年任芭城，乘假期之便北上都门，走访当年那些与他志同道合的青年好友。然而当他一一拜访他们后，他失望了，因为他的这些朋友，都因生活的重担，或环境的变迁，而不再对文艺发生兴趣了，作者借用任芭城的口里指出：“生活的道路，最终应该只有一条的话，它就是像真理的途径挺进的那一条，人是应当为理想作一点傻事的，这些小树将日趋茁壮，而那硕莪的，自愿隐退或面临衰谢，一挨幼稚的相继成长，便可以此消彼长，生生不息，文艺的路子绝不会荒芜吧！”……其他小说，诸如〈洪水浩劫〉，写洪水给史正潮全家人所带来的灾难。〈铁道上的火花〉写马里班与彩娜的爱情，由于女方的家长反对异族通婚，马里班虽然不能娶得彩娜，但却依然关心她。知道她所乘搭的火车有脱轨的危险，便骋驰摩多单车相告，不但救了彩娜与她的丈夫，也救了整厢火车的人。

(5) 〈贝壳之歌〉，1977年3月由马六甲华商报社出版。这部小说集由1976年度雪兰莪中华大会堂第一届文艺学术出版基金资助出版，所以列为“雪兰莪中华大会堂文艺丛书”第一种。

上述基金评审委员会对本书的评语是“本书各篇题材不俗，现实意义颇强，写作手法高明，尤其以〈贝壳之歌〉一篇，情景交融，为一成功之作品”。这部著作选收11篇短篇小说：〈欢聚时光〉、〈红烛〉、〈千里月〉、〈竹梆声中〉、〈老人与破伞〉、〈第一声妈妈〉、〈贝壳之歌〉、〈阔姐姐〉与〈娘惹妹〉。这些写于1962年至1973年之间的作品，曾经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香港的报刊上发表，沙凡在他的专栏“灯下文艺丛书”中指出，本书的内容颇广，有写母女重聚的欢乐，有写爱情的坚贞，有写后母娘的慈爱，也有写牺牲自己救护他人的伟大精神，大抵上，这些作品都是极富现实意义，在〈欢聚时光〉这篇小说里，作者描绘了莎伊娜---这位自小便被异族抚养的华裔少女，突破养母与伯母的反对，最后，且在未婚夫苏里曼的帮助商议下，回到她生母身边，小住数日的胜利经过。这篇小说写成于1962年，强调种族间的和谐共处，是本篇小说的主题。〈红烛〉写一中年妇女的忏悔，由于年幼时无知，辱伤了一位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孩子的心。20年后，这位贫穷出身的小孩子成了医生，而自家的孩子突然患上急症，儿时的同学不计前嫌，前来细心诊治，使她感激万分。由于中秋节的即将来临，当年小孩子来她家赔不是，携带一对红烛的情景，给了她灵感，便预备了“一纸袋的加头银河旦饼和金腿肉月饼，两个蝴蝶灯笼及两盒小蜡烛”，来给医生道谢并赔礼。……另一

篇〈竹梆声中〉，写阔少奶奶由于回忆自己过去的爱情，对自己背叛爱人，嫁给有钱人，以致似乎失去自由而困恼。主题小说篇〈贝壳之歌〉里，写坚强果敢的古豪章老师与青春活泼的崔贝韵老师的一段相识，怎样由生活而互相爱慕的恋情。虽然豪章是一位好的教员，然而妒忌他，唯恐他抢去校长职位的冯校长，却视他为眼中钉，处处刁难他，甚至破坏他和崔贝韵之间的感情，但崔贝韵毕竟有理智，她愿意与古豪章共同进退。……作者此篇小说，无论在布局与技巧的表现上，都是独具匠心，深费一番周章的。其他各篇，诸如〈千里月〉，写袁莉的从一而终，虽然爱人远在他国，却不为旁人真情所动。〈白脑丈夫〉对那些好差遣丈夫的妇女，无疑是一种警告。〈第一声妈妈〉里，指出并非天下后母心，都是恶毒残虐的。〈快乐新年〉写出穷人家过年的苦恼，顺带也指出乡村里长大的孩童，如果意志不坚定，踏入大城市，最易于染上一切坏习惯，因而堕落。〈阔姐姐〉篇里，好张扬自己的阔绰，表现自己仁慈的人，毕竟也是不受人欢迎的。……纵观《贝壳之歌》，可以看出这些小说都是具有高度现实意义的。

(6) 《山鹰》，1974年4月由柔佛州新山泰来出版社出版，本书由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暨雪兰莪福建会馆第一届（1977年度）文学出版基金资助出版，因此列为“大马福联会暨雪福建会馆文艺，”第3种。这部短篇小说集大约有8万字，

选收11篇小说：〈愚误〉、〈短墙〉、〈胡椒树下〉、〈媒婆与老千〉、〈红炭〉、〈刹那亲情〉、〈摆渡老人〉、〈微澄飞鸟和睡猫〉、〈采访线上〉、〈微诚〉及〈山鹰〉。新加坡著名小说家苗秀在序中说，作者并没有好高骛远，也没有赶时髦，他只是老老实实写那些自己所熟悉及所爱好的事物。由于作者生长在农村，他的文字就自然而然地洋溢了浓烈的乡土气息。在〈山鹰〉里，他以凶鸷的山鹰象征那个鱼肉乡里的土豪；在〈胡椒树下〉，作者拿那胡椒的开花结果去比喻多生育的年轻母亲的辛苦；〈摆渡老人〉一篇中，有渡头及捕鳄的细致的描写；这些都使得梦平的小说渲染了一种浓郁的热带地方色彩。马来西亚著名小说家韦晕在〈我们需要什么的文艺〉一文指出，〈山鹰〉是作者以第一人称写法，(阿伟)回忆童年时的一段故事。阿伟和阿固这两个大孩子在山村时对强暴者丁辽叔的痛恨，作者用明喻手法，用一头山鹰去象征丁辽叔的恶行，利用他的财力占据了一个弱小女孩子阿蕊的身体，有如山鹰获取小鸡那样引起作者的痛恨。故事用回忆的体裁写出，因为第一人称写法，所以感染性较强，读者会比作者更痛恨那个倚恃自己的几十依格胶园和乡镇的“吉莱”店，用卑污的告发手段，使到那女孩子阿蕊的母亲因蒸私酒被缉私人员扣留的难关，而霸占了阿蕊，终于娶了她做後妻，也从此虐待她，因而更引起阿蕊的弟弟阿固和作者(阿伟)的痛恨。这篇小说有一般小

说的结构形式，是作者一贯使用的形式，所以信手拈来都有一定的视野，作者从一定的角度去观察和描摹它的中心世界——一个离公路约四里的山芭。作者保持一个特色，是活用不同人物的不同语言，在这则〈山鹰〉里自然没有例外……在技巧上，〈山鹰〉作者仍旧是沿着现实主义文艺路线进行。他没有在作品内容的提炼，抽剥，浓缩，象征以及暗示方面着力。〈摆渡老人〉是描写一个捕鳄人年老退休后，改当摆渡者。在一次发大水时，不顾自己那在河边的山水屋的安危，为了救人不停地划着小舢板到水患的地区去，终于舢板的陈旧和自己的衰老，这个善良的摆渡老人被急流冲翻而了却一生。故事虽然平凡，人物也很简单，但作者在简短的7千多文字中，把一个善良和勇敢，坚强的老船夫形象刻画了出来，使读者读过这篇文章后，对一个勇敢、坚毅不顾生死去救人的老船夫的印象历久难忘。自然，在〈摆渡老人〉里，作者依旧用强调地方色彩的手法去描写这热带地区的河岸情形……

(7) 《飞向子午线》，1981年9月由马来西亚写作人(华文)协会出版，列为“作协文库“(第一辑)之八，内收入8篇小说:〈栖迟〉、〈抓一朵友谊〉、〈年假〉、〈火坑里外〉、〈从木蔻山归来〉、〈飞向子午线〉、〈现代武林客〉和〈抹拭心灵尘埃〉。这些作品是作者在1962年至1979年之间写成的。新加坡写作人寒川在一篇评介文字中认为，这些作品，反映面是相当广

阔的。〈栖迟〉写一位在乡村长大的少女到城市谋生后，发觉那里的人情险恶，处处充满陷阱，终于毅然地走回山村。〈抓一朵友谊〉写在寂静的山村里，自不了解而至互相珍惜的真诚友谊。〈年假〉则对人性的虚伪给予无情的鞭策。〈火坑里外〉写一位纯情的少女跌落火坑的经过，〈从木蔻山归来〉写家庭教育的重要性。〈飞向子午线〉写男主角为了爱情，为了一个了解他的女孩子，终于放弃飞向子午线留学加拿大的机会。〈现代武林客〉写武侠电视剧，武侠小说，武侠电影浪费一个人的时间，以及误导孩子的罪恶。〈抹拭心灵尘埃〉写年轻男女的恋爱，道出了内在美的可爱。总而言之，这8篇作品在内容上仍然保持作者过去的特色，那就是遵循着现实主义的路线走，而在遣词用字方面，则朴素无华，浅俗易懂！〈抓朵友谊〉与〈抹拭心灵尘埃〉都指示着朝向这种向上向善的人生道路前进，充满着积极与健康的人生观。〈从木蔻山归来〉，作者为了强调学校教育的重要性，不惜安排小学生程西礼也步入吸毒的恶习，而警诫世人勿一失足成千古恨，害己又害人，这种劝勉的力量溢于文字，颇教人警惕！〈现代武林客〉，作者讽刺了武侠迷辜士扬的无力自保，受人打劫奈何不得；以及刻意安排同屋的两个小孩子因比试木剑而受伤；及同房好友苏伯壮的参加擂台赛，不幸被高手踏断右脚等等，不外严厉指责武侠小说，武侠电视剧与武侠影片的害人不浅。上述两篇小说的情节安排。

一连串不幸事件的发生，似乎显得太不可能，说服力也就大大降低了

(8) 《黄梨成熟时》，1984年8月由新加坡七洋出版社出版。本书获得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暨雪兰莪福建会馆“文学出版基金”1983年度组优秀奖，并由该基金资助出版，列为“大马福联会福建会馆资助丛书”之一。这部短篇小说集选收10篇作品：〈新代〉、〈金色的风铃〉、〈黑手摸暗路〉、〈笔友圈中〉、〈你再等下去〉、〈蓝天一片云〉、〈黄梨乡之恋〉、〈黄梨成熟时〉、〈梨镇风云〉和〈曙光升起的胶林〉。

(9) 《静静的文律河》，1986年1月由新加坡七洋出版社出版。本书由檳城州威省钟灵校友会文艺出版基金资助出版，内收9篇短篇小说：〈再见村长〉、〈打赌〉、〈暮路〉、〈海斗〉、〈精神门外〉、〈白鸽西飞〉、〈狗的天堂〉、〈霸王载妖姬〉和〈静静的文律河〉。

(10) 《城乡回旋曲》，1991年10月由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出版，列为“90年代马华文学丛书”之五，内收8篇短篇小说：〈地下银会〉、〈尊卑之间〉、〈罪恶的代价〉、〈原野春雷〉、〈友族之花〉、〈最后一句话〉、〈童心魅影〉和〈城市回旋曲〉。这些作品勾勒出各族人民的部分精神风貌。

(11) 《浮生三部曲》，1991年1月由新亚出版社出版。本书获得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暨雪兰莪福建会馆“文学出版基

金1989年度小说组优秀奖，由该基金资助出版，列为“大马福联会暨雪福建会馆资助学术文艺丛书”之一。这部短篇小说集选收9篇作品：〈狱里狱外〉、〈紫浪血花溅〉、〈勇敢的姑娘〉、〈张开黑伞〉、〈终曲悠扬〉、〈鞭影〉、〈三记拳头〉、〈西归又南飞〉和〈浮生三部曲〉。这些小说探究人生的无常，忧愁和不幸的现象并表达了60、70和80年代现实生活的感受。

(12) 《笑傲山野》，1994年5月由书辉出版社出版。本书获得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暨雪兰莪福建会馆“文学出版基金”1992年度小说组优秀奖，并由该基金资助出版，列为“大马福联会暨雪福建会馆资助学术文艺丛书”。本书收集10篇短篇小说：〈没有节拍的舞步〉、〈孽代〉、〈掠夺者〉、〈都市梦〉、〈病态历程〉、〈笑傲山野〉、〈火的葬礼〉、〈属于东方的〉、〈泪光映情花〉和〈在文艺的回归线上〉。这些作品从多个阶层生活中挖掘题材，塑造出好些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描绘中下层卑微小人物和地方生活风习。

(13) 《无根的花木》，1995年12月由乌鲁冷岳兴安会馆出版，列为“德麟文丛〔第一辑第9种〕”，内收11篇小说：〈回念曲〉、〈孤佬汉〉、〈团聚之前〉、〈无根的花木〉、〈绝望边缘〉、〈爱窠的悲喜剧〉、〈读报良宵〉、〈头手和女书记〉、〈金半仙的桃花劫〉、〈城楼迷雾〉、〈街边亲人〉，

写于1963年至1985年，书末有〈《后记》—不幸与挣扎的一群〉。

(14)《世间情》，1998年5月由乌鲁冷岳兴安会馆出版，列为“德麟文丛第3辑”，内收18篇爱情短篇小说：〈再回头〉、〈爱的闪光〉、〈心底秘密〉、〈心原上的春天〉、〈野火与包袱〉、〈两个人的事〉、〈爱章四重奏〉、〈投林鸟〉、〈心堤情澜〉、〈玫瑰花香飘过〉、〈夜雨迷茫〉、〈番薯花恋歌〉、〈退潮的沙滩上〉、〈谁个真心到底〉、〈十字架上的幽情〉、〈情网上贩婴〉、〈幸福的铸炼者〉、〈爱情树开花〉。由邱新民教授写序〈国风的启示〉，书末有作者后记。

梦平已经出版的长篇小说是《迟开的槟榔花》，1975年7月由柔佛州麻坡今天出版企业公司出版，列为“今天文丛”之三。这部于1963年8月21日完稿，1971年1月12日修正的作品，是以第一人称的手法来写的，书内的“我”，即“宇伟”，好像一根红线地贯穿着。但是，他并不是主角。作者安排他只是一个小学生，真正的主角是宇伟的表兄弟黄贵清等人。小说的背景是在50年代中期，在马来半岛南方的一个荒村里，杂居着华、巫、印各民族。这里出产不少的槟榔，所以有“巴列槟榔”的地名。住在这里的人大多是勤劳、朴素和贫困的。他们和睦相处。没有猜忌，只有合作，没有成见，只有谅解。一路走来，各族都能守望相助，共同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他们和其他

人民团结起来，向英殖民地政府争取独立和自主。可是，由于殖民地时代遗留给各族之间的鸿沟，尚需弥补的时候，偏偏又有三几个别有居心的小商人，例如胡南夫妇，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唆使他人放风声，制造谣言，说排华的事件将在乡村地区发生，如让那些胆小的人赶快出卖土地，以便从中以廉价收购起来。男女之间的爱情，尤其是不同民族男女之间的纯洁爱情，也受到这一小部分人蓄意破坏，几乎引起种族之间的误会和吵架，耶谷与紫瑛，黄贵清与玛莉安的爱情便在独立建国的大前提下忍痛放弃了，有志向和有理想的男主角当兵去了，作者对马来亚独立的争取或建国的过程，以及当年首领发表的嘉言懿行，作出了适当的表达。作者也通过小说人物的言行，把各族人民在独立前蜕变中的思想与感情表露无遗。

另一部内收长、中、短篇小说的《马老文集》，于1995年9月由中国鹭江出版社出版。内容包括长篇小说〈迟开的槟榔花〉，中篇小说〈黄梨成熟时〉和3个短篇小说：〈第一流猎手〉，〈洪水浩劫〉和〈摆渡老人〉。

梦平的小说，一般是沿着现实主义的路线而行的，他平时注重收集各种各样的资料，作为写小说时之用，因此他的题材多样化，笔触也比较广阔，不限于青年男女的爱情和村镇里的小人小事。他也为其他的阶层社会及三大族群塑下多面的浮雕他的构思布局颇为巧异，具有坚朗朴素的风格和撼人的震荡力。他

有时采用不少的旧词常句，字里行间有时也有文言的句子，所以，有时他的文字是不够纯净的。他在他的短篇小说集〈飞向子午线〉代后记〈端所触及的〉中说：“……·我似乎缺少了创新精神，不能通过艺术手法将现实生活及事物浓缩在这部集子里，由于过分关切现实的社会意识，很少象征的描写，所以未能把一些说教意味隐晦起来，他似乎发觉了自己的短处，他有这个自知之明，真是难得，希望他能即刻采取行动，消除这个缺点。他小说中的人物大多是平凡的，为大家所熟悉，但是他能够描写这些人物的不平凡一面，光可以说是相当锐利。除此之外，出现在他小说中的男女，有好多个在恋爱时都是没有办法长相守的，往往是女方抑或男方背弃而离异，造成了悲剧。

（三）散文集

自50年代末，梦平曾以江汛、夏洛、华驹、帖木芒和祝贺等笔名发表了一些散文，刊于香港的〈当代文艺〉、新加坡的〈新加坡文艺〉、〈新加坡月刊〉和〈文学半年刊〉以及马来西亚的报刊，其中多篇作品曾经被选入文学大系、选集和教科书，有的荣获文学奖。到目前为止，梦平出版了一部散文集《绿化大地》。

《绿化大地》，1991年由新加坡新亚出版私人有限公司出版，列为“新亚马华文学丛书”之6，内收27篇抒情散文和游

记。这些充满生活气息的作品古朴雅淡，不仅写下早年的旧梦、年轻的情怀以及当时的理想、愿望和憧憬，同时描绘其他东协国家的风土民情。

(四) 论文集

除了小说、散文和儿童文学等等体裁之外，梦平也写一些评论文字，其中几篇是文艺讲座、研讨会或讲习班上的演讲稿。他把这些评论文字、文艺短论和一些跟史料有关的文章编成论文集《马华文学之窗》。

《马华文学之窗》，1997年由新加坡新亚出版社出版，列为“当代马华文丛”第一种，内容分为3卷。卷一选收：《马华新文学运动的脉络》、《马华小说的特质与创作方向》、《68年来的马华小说风貌(1919-1987)》、《马华小说25年(1965-1989)、〈90年代前期马华小说丰采(1990~1995)〉》、《〈马华当代文学选。小说〉导论》、《〈蕉风〉扬起马华文学旗帜(1955-1993)》、《南马文苑的繁花硕果(1970~1991)》(附录《柔佛州6个团体一瞥》)。卷二和卷三选收一些文艺短论以及跟史料有关的文章。书后附有莺莺、施颖洲、马阳和潘亚暎评介梦平著作的文章。

(五) 儿童文学

梦平在创作小说之余，也写了不少的儿童文学，而编成书

出版的已经有14部：

(1) 《新马岛屿的故事》，1974年10月由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出版，列为“儿童读物佳作丛书”之一。本书曾经获得新加坡教育部主办的1973年—1974年儿童读物征文比赛书本组入选奖。在这部儿童文学中，作者以舅父的身分，写了一封长信给他的一对甥儿和甥女，向他们讲述新马12个岛屿的神话，传说和故事，这些岛屿是狮子城、龟屿、香蕉屿、龙岛、孕妇岛、漂流岛、邦咯岛、飞鱼岛、宝岛、金银岛、浮罗交怡以及象屿。

(2) 《小孩札记》，1976年5月由麻坡今天出版企业有限公司出版，列为“今天儿童教育丛书”之二。这部儿童小说集选收2篇作品，即《我跟他们不同》(女童札记)和《我又没有份》(男童札记)。前者曾於1971年9月发表于新加坡南洋商报文艺副刊《新年代》，后者曾于1973年2月发表于南洋商报副刊《小说天地》。这两篇小说描写了一个生活在富有家庭的女童与一个出身于贫苦环境中的男童，反映出他们迥然不同的生活背景和环境。

(3) 《开埠人的故事》，1977年10月由新山泰来出版社出版，列为“泰来儿童丛书”(年红主编)之五，内收7篇人物传记：《狮子城的建立》、《马六甲王国的开基》、《莱特与槟榔屿》、《莱佛士开埠新加坡》、《吉隆坡的开基者叶亚来》、《现代柔佛之父阿蒲咨加》和《砂劳越开国元首—布洛克》。

(4) 《马来西亚高原风光》，1977年10月由泰来出版社出版，列为“泰来儿童丛书”之六，内容介绍了马来西亚7个高原的风光。这些高原是云顶高原、美马高原、福隆港、金马苍、太平山升旗山、金山和中国寡妇山。

(5) 《犯罪的孩子》，1977年月10日由泰来出版社出版，列为“泰来儿童丛书”之七，内收2篇儿童小说：《犯罪的孩子》与《童恨》。前者原载于60年代初期的《荒原月刊》（鲁莽编）；后者曾以马戎为笔名，参加槟城《教与学月刊》于1964年主办的马来西亚全国短篇小说创作比赛，获得了公开组第10名特优级丙等奖，该刊主编萧遥天在评语中说，此篇刻画了子恨的深固，恨妈妈，因为她太悲悼爸爸，本篇是理性的小说，主旨在实施爱的教育，让背景的海来启示做人应该宽宏大量，多行恕道，化恨为爱，永得快乐。

(6) 《马来西亚巡礼》，1983年10月由新山长青贸易公司出版，列为“青少年丛书”之四。这部旅游风光专集可以列为一部地理科辅导读物，内容分为3辑：《西马西海岸》、《西马东海岸》和《东马沙砂》，作者扼要地描述全马各地主要的名胜地和景点，同时兼顾一些地方风情和特产的介绍，让读者，尤其是少年儿童对马来西亚的特色有进一步的了解。

(7) 《幸福的孩子》，1984年5月由新山长青贸易公司出版，列为“青少年丛书”之七，内收6篇短篇小说：《父与子》、《在海

边》、《猎人底话》、《幸福的孩子》、《风雨响雷》和《父亲的诺言》。

(8) 《小青树》，1993年由新加坡新亚出版社出版，列为“新亚少儿文学丛书”之一。这部中篇小说勾勒出一个新兴国家建国初期10年群体勇猛战斗的精神面貌，同时描绘了爱国人士艰辛的侧影。

(9) 《到山芭度假》，1993年由新亚出版社出版，列为“新亚少儿文学丛书”之三，内收14篇短篇小说。作者通过这些小说引导和启示少年儿童，加强他们的认识，约束自己的行为，建立健全平衡的心理，培养高尚的情操，以提升他们的品性。

(10) 《好日子会来》，1994年由新亚出版社出版，列为“新亚少儿文学丛书”之五，内收13篇少儿生活故事。

(11) 《新马山峦的故事》，1989年4月由新加坡胜友书局出版。本书通过32个山峦的神话、传统和故事，或多或少反映出古时候一般居民的思想、愿望和心理倾向以及当时人民的生活形态、风俗习惯和历史上的重要变迁。

(12) 《新马岛屿风光和传说》，以龙琦为笔名于1994年由新加坡新亚出版社出版，全书134页，内收25则描述新马岛屿风光的小品文和35则传说故事。部分故事是《新马岛屿的故事》的改写续篇。

(13) 《复活少年心》，1996年11月，新加坡新亚出版社出

版，内收10篇中、短篇小说。

(14)《窗外有蓝天》，1998年，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内收7篇儿童生活及教育的短篇小说。

(六) 生平事略

梦平、又署马苍、丘岷、邱子浩、帖木苍、夏洛、龙琦、晋逖、白蕉、芭桐、金驼、邱光哲、卡卷、南山谷、关山秋、江汛、邱洁能、黑琪、祝贺、苍子、马支纳、钟尚文、康怡、谢仕安、哥邦、马戎、晨起望、华驹、李乐汕、何怡生、丘瀛、古梨、梦春、冬崎、邱苍汛和邱智生等等；本名邱名崑（泯锷），乳名邱亚皎1940年8月21日生于柔佛州笨珍县文律的巴列岸冬村，祖籍广东省丰顺县汤南塔下新寨。他父亲以采槟榔为业，他幼时就必须协助工作，由于住家距离学校太远，他拖延到8岁才开始受教育，1953年毕业于文律的乐育总校，翌年进入龙引新文龙中华中学就读（当时是名作家黄润岳校长掌校）。1958年8月至12月，在峇株巴辖巴列加心励群学校执教，1959年在文律巴列西隆乐育第五分校担任校长职，同年3月初进入新山日间师训学院受训，1961年在新山淡杯丹柏学校实习一年后毕业，1962年在边佳兰头湾岛培正学校执教，1964年在北干那那育民二校执教长达23载。嗣后任职于笨珍乐山华文小学(副校长)、自1988年底开始长校于古来县亚逸文满万邦华文小学武吉

岑都柏图华小和江加埔来辅莱华小。他退休之后获得续聘，继续在华小任教约为4年，1964年12月19日，他与李素诤(舒贞)结婚，育有二男二女。自1967年直到今天，他先后兼任大马数家日报的通讯记者。1962年5月中，他在小说集《长堤》的自序中说：“……·在那四围疏落的槟榔园里，在那风雨斑剥的阔大门庭下，一切的荒漠自小便把我养成一个沉默寡欢的孩子——感谢故事书，一它是我感情上萦寄最深的友伴，它使我在真实上所欠缺的事物得到填补，它使我开了智慧的领域。……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实思想终于支配了我，我辨识了许多的真与假、实与虚……从我那个时期起，我起始涉猎了一些中外文学著作，也在日常生活中多接触了一些人与事，更经验着生活的艰辛和沉重，在那里，我看到人生的画面，与实际生活的形象人与人之间交织着猜忌、歧异、矛盾、偏见……由于这种意识而形成了虚伪。于是，大多数的人都把虚伪做成崇拜的偶像，极端自私而见利忘义，整个社会的心理及形态也愈发畸形了、这期间，我曾梦想做一位美化人生的工作者，兼之在酷爱文学的思想鼓励下，我尝试着写作起来，……这时大约是在1955年，他开始以南山谷、邱亚皎和晨起望等等笔名在《世界儿童》、《世界少年》、《出版消息》和南方晚报副刊《绿洲》发表作品。”

1956年和1957年，他以小说《墓前》和《最难忘的一件事》

参加香港世界书局主办的第19次和第20次《世界儿童》东南亚区征文比赛，先后获得亚军和冠军，显露出了他在写作上的才华。不过，这两篇得奖作品没有发表。当时他用的是在校的学名：邱亚皎。他第一篇发表的短篇小说是写于1956年底的《沦落》。这篇作品是于1957年2月刊于《蕉风》半月刊第31期，笔名是江汛，当时年约16岁。

1958年下半年，他以小说《弃婴》参加学生周报征文比赛。在高中组中得到第7名。这篇作品曾在学生周报发表，不久被收入学生周报社出版的征文比赛优胜作品选集。后来，他改写《弃婴》，易题为《弃妹》，收入小说集《长堤》。

1959年，他进入日间师训学院受训至1961年。在小学实习期间，他更勤于创作。他写了12万字的短篇小说，但是没有寄出发表，后来大部分收入小说集《看见风的人》和《长堤》2书里。

1961年起，他认真从事创作，作品散见于中国报副刊《展望》、《学生周报》、《蕉风月刊》、《新潮月刊》、《荒原月刊》、《海天月刊》、《学源》以及《新潮》季刊等等。

1962年至1963年，他被调到边佳兰任教，这时，他的阅读力和创作欲最旺盛，视文学为第二生命。

60年代末期，他热心于文学活动，曾于1969年担任南马文艺研究会首届正秘书。后来连任4届副会长。1980年，他被选为

马来西亚写作人（华文）协会第2届理事会副联络主任兼《写作人》季刊编辑。1982年，他继续被选为作协理事。1996年，他被选为作协理事、作协柔佛州联委会副主席和马来西亚儒商联谊会副会长。

1969年，他以帖木卷为笔名，以《贝壳之歌》参加新明日报主办的第2届短篇小说创作比赛，获得了入选奖，后来，他把这篇小说选入他的其中一部小说集，并且以这篇小说的题目作为书名。同年，他以马卷为笔名，以《第一支恋曲》参加香港《当代文艺》月刊举办的《初恋》征文比赛，获得了第3名。

1970年1月，他以丘岷为笔名，以《山村儿女》参加马来西亚广播电台主办的广播剧创作比赛，得到了入选奖。

1971年10月，他以丘岷为笔名，以短篇小说《娘惹妹》参加香港《文艺世界》举办的《青年征文比赛》，获得了入选奖。

1972年，他以《乡下女》参加马来西亚家庭计划局主办的中文广播剧征文比赛，得到了入选奖。

1974年，他以《新马岛屿的故事》获得新加坡教育部主办的1973年至1974年儿童读物征文比赛书本组入选奖。他也以晋逖为笔名，以《猎人底话》参加上述比赛文章组，获得了第2名。

1975年，他以《胡姬与我》获得了新加坡教育部、华文中学教师会，华校教师总会，教育出版社联合主办的“新加坡建国

十年学生读物征文暨作文比赛”单篇组入选奖。

同年，他以小说集《不碎的海浪》获得了雪兰莪潮州八邑会馆第2届学术及文艺出版基金。

1976年，他以小说集《贝壳之歌》获得了雪兰莪中华大会堂第一届文艺学术出版基金。

1977年，他以小说集《山鹰》获得了马来西亚福联会暨雪兰莪福建会馆出版基金。

1979年，他以散文《森林与沙漠》获得了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第2届文学奖中的散文奖。

1982年，他以小说《海斗》跟另外一位写作人吴维凉（作品是〈结局〉）分享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第4届文学奖中的小说奖。

1984年，他以小说集《黄梨成熟时》获得了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雪兰莪福建会馆“文学出版基金”。

1985年，他以小说集《静静的文律河》，荣获北马威省钟灵校友会文艺出版基金。

梦平的作品，除了收入自己的单行本以外，也被选入其他的集子，例如：

1971年3月，《第一支恋曲》收入《初恋》上辑（香港高原出版社），

1972年3月，《蛆蚀》选入苗秀编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

小说二集(新加坡教育出版社),

1972年5月20日,《归船上》选入赵戎编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散文二集(教育出版社),

1973年10月,《摆渡老人》选入《星马小说佳作选集》(教育出版社),

1974年6月,儿童文学作品《猎人底话》,收入合集《美丽的心》(教育出版社),

1974年12月,以邱子浩为笔名的《漫谈南马文艺界》和记录稿《我们对马华文坛的看法》,选人赵戎编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史料(教育出版社),

1976年3月,以晋逖为笔名的散文《胡姬与我》选入《建国十年征文佳作选集》(教育与出版社),

1977年,《摆渡老人》由DING CHOO MING翻译成为马来西亚文,选入《马来西亚短篇小说选集》(KOLEKSI CERPEN-CERPEN MALAYSIA)。

1979年9月,散文《新山海边》收入合集《礼篮》(新山中华公会文艺丛书园),

1980年,《木寇山归来》选入田流编的《新马小说选集》(新加坡大地文化出版事业公司),

1980年10月,散文《我在山芭里长大》选入马汉编的《记得当年年纪小》(新山长青贸易公司),

1981年，他与庄延波合作的论文《如何推广儿童文学》编入《文学研讨会论文集》（大马华人文化协会），

1982年9月，短篇小说《海斗》收入《写作人小说选》（新加坡世界书局），

1984年12月，短篇小说《三记拳头》收入《1983年马华小说选》（新山长青贸易公司），

1984年7月，短篇小说《静静的文律河》选入《马华当代小说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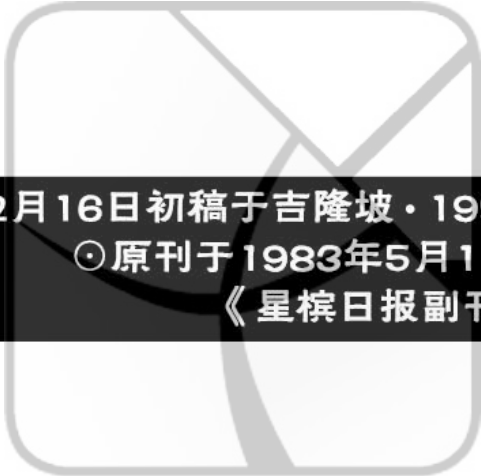
1985年3月，他的3篇散文作品被选入《马华当代散文选》。

梦平的文学创作是以短篇小说为主，自从他开始握起笔杆写作以来，大约写了2百篇以上的短篇小说，先后以各种各样的笔名，发表于南洋商报的文艺副刊《文风》（杏影编）、《青年文艺》、《小说天地》（谢克编），星洲日报的文艺副刊《青年园地》（李文学编）和《文艺春秋》（甄供编）以及新加坡和香港的文艺刊物等等。目前，他仍然乐此不疲，对短篇小说创作的热诚，精神实在可嘉。从1976年2月至1985年12月，他在《新加坡月刊》（黎达村主编）每期发表一篇大约8千字的短篇小说。

除此之外，他曾以1975年在新明日报写了2百80多则的《读报随笔》（1975年）；他以邱光哲、邱仓汛、邱名岑、谢仕安、白蕉、丘瀛、邱洁能、马支纳、李乡谷和古梨、古逸等等笔名在各报写了1百60多篇的特写和专论。在马来西亚广播电

台新山分台以特约撰稿员的身分（1969至1972年）写了2百篇有关马华文学、电影、歌剧以及人生修养的文章，作为广播之用。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他以丘岷为笔名，撰写《文学在马来西亚》25篇讲稿，主要介绍和探讨当地华文文学的发展、现状和难题等等，由1971年12月3日播至翌年5月26日。

1981年初,他受邀编选了《马华当代文学选·小说部分》，共收1960至1979年大马50位小说家的佳作，40余万言。



1983年2月16日初稿于吉隆坡·1997年8月8日修订
◎原刊于1983年5月1日、15及19日。
《星报副刊〈文艺公园〉》

马崙的10部文史资料和评论集 (节选)



(1979—2016)

在马华文学界，马崙是位资深的知名度甚高的小说作家兼马华文学史料研究者，原名邱名崙，常用梦平、马崙(仑)、丘岷、芭桐、龙琦、帖木崙、晋逖、金驼、邱子浩等笔名，祖籍广东省丰顺埔寨镇塔下新寨村，1940年8月21日诞生于佛州笨珍县文律埠巴列岸东。中学毕业于龙引新文龙中华中学（1958）；1961年新山日间师训学院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42载。退休后，更积极主持书辉出版社，已印行20本专著。

他曾任马华作家协会中央理事会副会长（2001~2007）以及马来西亚儒商联谊会副会长和副秘书长（2003~2008）。2007年4月16日荣誉入选大型国家传播史册《永载中华》（北京世界华文传媒年鉴社）。

马崙曾9次获得全马各社团颁发的“小说组出版基金奖”。2004年荣获第8届马华文学奖；2013年7月14日，则受到其母校（龙引新文龙中华中学）的表扬，颁发首届“黄润岳文学奖”；同年7月21日，在吉隆坡马华作协35周年感恩晚宴上，马崙又获颁“马华文坛长青奖”和“马华作协服务精神奖”。2014年12月

获颁亚细安（东盟）华文文学奖。2012年及2014年应邀为笨珍文艺协会主编《笨珍恋歌》及《印象笨珍》二合集。2013年9月受邀替新文龙及新邦令金文艺协会主编《新文龙新苑杂志》，至今已编到第3期。

他曾从多个文学角度作出努力,包括：(1) 自1961年杪至2014年，先后出版文学作品47种：18部中、短篇小说集、22部少儿文学作品、1部长篇小说、1部中篇小说、2部散文集和3部史料评论集。(2) 自从1977年开始搜集马新写作人、作家及文化人共5千多位的传略(1815~2010)，已出版的5部专集，即：(一)《马华写作人剪影》(1979)；(二)《新马华文作家群像》(1984)；(三)《新马文坛人物扫描》(1991)；(四)《新马华文文作者风采》(2000)；(五)《新马文人集影》(2010)；(3)为当前鲜有的马新民间故事搜撰者之一，已编写近一百则岛屿与山峦等的传奇故事，出版了《新马岛屿的故事》、《新马山峦的故事》和《新马岛屿风光与传说》等5部单行本；(4) 编选7部专集，主要的是《马华当代小说选，1960~1979》(1981)、《新马华文文学大系·中短篇小说集，1965-1996》(2002)、《柔华作家百人文集》(2008)等。

在马崙各种文学体裁的著作中，属于新马文学史料和评述集的计有：

- (1) 《马华写作人剪影》(1979)，220页
- (2) 《新马华文作家群像》(1984)，538页
- (3) 《新马文坛人物扫描》(1991)，542页

- (4) 《新马华文作者风采》 (2000) , 566页
 - (5) 《马华文学之窗》 (1997), 294页
 - (6) 《马华文艺脉搏》 (2002), 293页
 - (7) 《新马文人集影》 (2010), 506页
 - (8) 《东盟文艺长廊》 (2011), 328页
 - (9) 《柔华作家百人文集》 (2008) , 598页
 - (10) 《当代马新文人事迹》 (2016), 436页
- (马崙文史论述丛书 · 10部共4千3百21页)

(1) 《马华写作人剪影》

大约从1997年开始，马崙搜集不少的新马文学史料，试图为写作人或作家撰写生平传记。他的第一部文学史料著作《马华写作人剪影》于1979年7月由新山泰来出版社印行。

当年，诗人原甸还住在香港时，在评述马崙的《马华写作人剪影》一书时写道：“马崙兄以一己之力，搜罗马华作者达至二百人，或详或简地分述其生平、生活、动向、著作，其工作的毅力与治学的精神可嘉可佩。但也因此出现了一些行文方面的芜杂，若干作者，也许由于资料匮乏，因此真正与作者有关的文字反而少了，旁征博引的文字则嫌多了些，……马崙兄的用意诚不错，但我以为因此反而损坏了作为传记与辞典的严谨性。个人认为，作家辞典之类的书，只要客观地、集中地介绍和叙述作家的生平、著作、思想、文学活动，大体上便行

了。至于文字的或多或少，则全视这些内容的需要而定了。《剪影》一书，力求个个作者占一版的篇幅，形式上固然工整顺目，但似不必强求。

“马崙兄独立挑大梁、难之矣！也勇之矣！我们应去向他叫好！打气！闻知他的《剪影》继篇将问世，希望继篇能有更大更好的成绩。我曾去信马崙兄，向他提一个建议，即：可先由作者自己执笔拟一则小传，而后编者再结合各方面的资料增删之。这个意见，我迄今尚认为是较好的。”

除了本地的李锦宗和新加坡的原甸之外，先后评论过马崙的史料著作的马新和中国学者教授或写作人约有22位。他们包括曾圣提、连啸鸥、笔农、思采、王晖(高秀)、萧遥天、匡光照、邱新民、任雨农、萧村、钦鸿、张俭峰、陈剑晖、黄润岳、颜龙章、宋哲美、潘亚曦、杨松年、马阳、郑良树、唐林、云里风……，其中有7、8位是在大学任教的高级讲师、副教授及教授，他们对马崙的史料著作都给予肯定与好评。

马新写作人和作家的生涯原是寂寞低调的，可是一经过马崙简介其生平并刊登他们的相片，收录在他的几部史料著作里头，这么一来，文人在寂寞途中忽闻弦音；而马崙本身呢，他在出版这几部史料专著的落寞途中，也聆听到缕缕弦音！

(2) 《新马华文作家群像》

马崙的第2部文学史料专集——《新马华文作家群像》是于

1984年1月，在新加坡由风云出版社出版，列为“风云文史丛书”之一。

中国学者饮鸿在评述《新马华文作家群像》一书中写道：

“《群像》采用了随笔的写法，旁征博引，将作家的事迹和当时文坛的形势、社会的反响、以及作者自己的评论交织在一起，从而大大增扩了《群像》一书的容量。全书约五十五万字，详写了五百零五位作家，涉及的则达一千零三十八位，基本上囊括了新马地区所有的主要华文作家，真是洋洋大观，……当然，《群像》不是十全十美的，它也有一些不足处，例如，详写的五百余位作家中，有的材料过于匮乏，未足以立传，尽管作者用其他文字敷衍成篇，却终未能弥补内容的苍白；又如对作家们的评介，有的还缺乏分析态度，往往一味褒奖，给人以‘足赤’、‘完人’的印象，还有难于避免的某些资料不尽准确的毛病，等等。但是，作者以个人之微力，竟完成这样一项工程浩大、意义遥深的春秋大业，其功绩实足以垂之久远。而听说作者对此仍不满足，正鼓足干劲，在编写一部七十余万言、收录二千四百余人的巨著《新马文坛人物扫描》，其精神，其毅力，更值得文坛同人高山仰止了。”

(3) 《新马文坛人物扫描》

马崙的第三本文学史料专集《新马文坛人物扫描》是在1991年8月，由新山土姑来书辉出版社出版。……马崙的这部《

《新马文坛人物扫描》出版后，获得学术界相当的好评，比如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高级讲师杨松年博士便在1994年10月出版的《新华作家传略》一书中写道：“为肯定新马文学作者的贡献，新马文史研究者在六十年代开始撰写与整理新马文学作者的传略。新加坡赵戎的《马华文艺辞典》为大约七百多名的写作者写了小传，不过，叙述稍嫌简单，其中也有一些失误，马来西亚马崙在这方面的努力是令人激赏的，他先编写《马华写作者人剪影》，嗣后更编写了《新马文坛人物扫描》，后者所收集的文坛人物，有3千余位。《新马文坛人物扫描》中的文坛人物，虽然不完全是文艺界的作者，但大部分的文艺作者已在其中。这本书可说为新马文学作者的研究提供了强而有力的基础，马崙的努力实应给予赞扬。”

中国文评家暨海南师范学院陈剑晖教授在《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一书中写道：“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梦平不仅是马华文学界负盛誉的小说家，也是一个治学严谨的文学史家。如众所知，从1977年开始，他在创作小说的同时，又醉心于文史的搜集整理与研究，经过几载的溯本穷元，苦心经营，他终于在1979年和1984年分别出版了极具权威性的《马华写作者人剪影》和《新马华文作家群像》两书。尔后，他又再接再厉，辛勤搜集，在1991年出版了《新马文坛人物扫描》一书，这部著作洋洋500多页，对马华3200多位作家进行了扫描，其中既有成绩卓著的新马前驱文人，也有在报界、艺术界、学术界、书法界及

歌艺界供职的文学作者；即使是过去南来的中国作家或艺术从业员，只要有文章发表于新马报刊，也给予它们应有的地位。总之，这是一部网罗宏富、虑周藻密、体例新颖、既有学术性又有史料性的总其大成的著作，它是马华文学的一次大检阅，是对70年来的马华创作实绩的肯定，也是对马华的文学传统的弘扬；而对于马华文学的研究来说，《新马文坛人物扫描》更是必不可少的参考书。在商业竞争空前激烈的情况下，梦平花了那么大的气力出版这样一本显然不能赚钱的书，其精神的确可钦可佩。”

香港的名学人宋哲美也在《星马人物志·第4集》一书中介绍星马文学家马翥时写道：“1977年，开始搜集并整理资料，编撰《马华写作人剪影》；1980年、1984年，出版两部作家传记专集，在中国、香港等地也很受读者欢迎，而成为研究星、马华文文艺学者的重要参考著作之一，他亦为星马文坛上首位出版作家传记专集的文史家。”

(4) 《新马华文作者风采》

马新作家小传专著《新马华文作者风采》于2000年5月由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在这本书籍中，从1875至2000年，凡在新马文学史上某一时期有过影响的写作人、诗人和在当地的报社创办人、文艺编辑、报人、记者、通讯员、学人、文人，乃至在戏剧界、艺术界、书画界及歌艺界有一定表现，且能握笔

为文的文化界人士，均在收录之列本书的编撰，旨在提供比较正确可靠的资料，可成为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和文学艺术工作者使用的工具书。

在1991年8月出版的《新马文坛人物扫描》，大约简介3.223位，而本书所介绍的共为2、948位，后者为了超越前者、重塑新形象、故而力图另辟途径挖掘新秀、虽说本书是《新马文坛人物扫描》的续篇，然而，在《新马华文作者风采》中被简介的作者中，仅有860余位是《扫描》一书的重写者。简言之、新出版的《新马华文作者风采》简介了2千零30余位新人，即《扫描》所来介绍的作者，占70.69%。

武汉古远清教授则赞誉马崙“是扎扎实实从事学术建设的奠基工程、像这册《新马华文作者风采》，读书界是一个福音;对研究马华文学的工作者、则如雪中送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者案头必备的工具书。”

(5) 《马华文学之窗》

马崙的第5部史料专集《马华文学之窗》是于1997年5月由新加坡新亚出版社出版。这部专集跟前面所评述的4部专集大有不同、收录在书中的仅有《〈新马文坛人物扫描〉修订综述》、修正增补78位作家的新资料。因此，《马华文学之窗》可说是一部文学史料评论集。

替马斋这部《马华文学之窗》写序文的云里风的一些论点

或看法，值得马崙参考。云里风这么写道：“觉得他（指马崙）对马华文学的评论，持平公允，深入浅出，绝非无的放矢之作、由于他对马华文学有透彻的认识，所以写起评论，得心应手，尤其是《马华当代文学选--小说导论》及《蕉风起马华文学旗帜》等篇，都是很有见地的力作，不过，他似乎是本着‘以和为贵’与‘息事宁人’的宗旨，所以文章委婉、敦厚，缺乏不怕忌讳的无畏精神。我认为一位严正无私的评论家，在下笔时不应有太多的顾虑，只要认定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不妨直抒胸臆，这样才能鞭辟入里，达到评介的真正效果。还有一点，本书中《68年来的马华小说风貌（1919-1987）》和《马华小说 25年（1965~1989）》，容连篇累牍，颇有重复之嫌。”

(6) 《马华文艺脉搏》

史料论集《马华文艺脉搏》于2002年8月15日由吉隆坡嘉阳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列为“嘉阳文丛”之一。本书与1997年问世的《马华文学之窗》是姐妹篇，内容广泛，分为4辑。第一辑<文路履痕> 涉及的马新作家和南来作家计有谭云山、张天白、苗秀、赵戎、原上草、林潮、萧村、彭松涛、颜龙章、刘子政、云里风、马汉、陈雪风、何乃健和晓帆等人。第2辑<文楼絮语> 宣示作者对马华文学、马华作家和作品以及文艺副刊和马华文学奖的深入看法和严正评议。第3辑<文苑逸事> 提及有关马华作家梁园和柔佛州作家以及中国南来作家和归侨作家，其

中包括刘少卿、郭华、杜边和普洛等人。第4辑<文航四海>主要探讨2000年11月5日至10日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世界华文作家协会第4届会员代表大会”和同年同月24日至27日在中国广东汕头举办的“第11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暨第2届海内外潮人作家作品国际研讨会”。

(7) 《新马文人集影》

图典史料集《新马文人集影》于2010年6月由新山书辉社出版。

这部图片集所收集的近代、现代和当代大约3473帧图影是马斋的文艺史料工程之延续汇编。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会务顾问云里风在《序》中指出：“读者们不但可以从本书所刊出的生活照片中，看到了有关作家的丰采，也可以了解他们平素的生活及活动概况，更可以从其中领略到从1815年至今近2个世纪的漫长时光隧道中新马华文作家们的生活片段及文学界的发展轨迹。这本书出版的真正意义和价值，即在于此。研究马华文学的中国作家钦鸿在《序》中强调：“该书秉承作者一直以来资料扎实可靠、治学严谨踏实的作风，而又有新的开拓，不但将收集的范围进一步拓宽(从1815至2010年)，而且为适应在当今读图时代的要求，特意配以大量作者的生活图照，特别是增加了许多归侨作家的生活图片。这些照片既生动地展现了不同时期各个作者的精神风

貌，并由于作者对一些合影尽量分别注明人名和拍摄时间，有的还介绍照片所反映的文学活动的相关情况，这便大大提高该书的可读性和史料价值，也无疑大大丰富了该书的内涵。”

对于这部以文人图像为主的本土文艺史料专著，马汉给《新马文人集影》的评介特别强调：“书中所收录的照片，是从1815年始，一直到2010年为止，约195年。这本称‘替文人说历史’的书典，分为7个篇章。我们可以在这个专辑中的第一页看到世界第一份中文报《察俗每月统记传》和梁发代表著《劝世言》的图像。除了其创办人梁发照片，同时也可以看到200年前的8位文人前辈的照片。至于二战前后(1931-1944)、战后20年(1945-1964)、新马分家后(1965-1997)、跨世纪前后6年(1994-2005)、21世纪一新纪元初期老中青(2004-2010)，总共有片3473帧，包括了2382位文人(据人名424索引数据)的相片，并且还有767位文人的生平简介及607署名的对照表。”

(8) 《东盟文艺长廊》

史料论集《东盟文艺长廊》于2011年9月由新山书辉出版社出版，是《马华文学之窗》和《马华文艺脉搏》的姐妹篇。全书共分6辑。

第一辑<东盟长廊>收集作者多次出席国外举行的亚细安文艺营、亚洲华文作家会议和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所提呈的论文抑或宣读的讲稿以及会议之后所撰写的特别报道，传

达作者对于东盟和亚洲华文文学等等地区的观察和思考。

第2辑<文林忆旧>触及1928年至2011年之间的马新作家和南来作家，其中包括许杰、徐訏、赵戎、萧遥天、黄润岳、方北方、晴川和符气南等人。马崙在这些文章中提供了不少的第一手资料，对于新马文学的研究者甚有参考的便利；对于喜爱和关注新马文学的读者，这是进一步了解的其中一种管道。

第3辑<群英访谈>是新马作家的访问记，其中包括李庭辉、高秀、田农、莫顺生（潇枫）、苏清强、继程法师和林过。马崙对于这些著名作家的生活历程和作品，都有详细的记录。

第4辑<文苑序语>收集马崙为马新作家著作所写的序文，涉及的作家计有艾芸、李寿章、古寅、庄延波、华山、邱少华、蔡家茂、马汉和郑锦等人。在这些序文中，马崙对于有关的著作都有或多或少的评述，协助读者深一层了解这些著作。

第5辑<文滩拾贝>所收集的文章也跟马新作家的著作有关，涉及的作家和诗人是王一桃、晓帆、戴小华、秦淮、梁志庆、旭阳、陈美枫、林华和莎琳。

第6辑<文海涟漪>的诗文内容多样化，有的记录中国作家在新山畅谈创作艰辛的历程，有的论及马华文学，有的叙述陈香梅会见记，也有以汉俳写的游记。

在这部史料论集的篇章中，马崙认为，马新华文文学已经开始步出本土，跨越亚细安区域。在世界华文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

(9) 《柔华作家百人文集》

合集《柔华作家百人文集》于2008年10月由柔佛丰顺会馆出版。这部文集实际上是汇集了223位约83年间(1926~2008)柔佛州华文写作者及诗人的各类作品,全书约60万言,都附刊作者照片及生平简介。这部罕见的文集或许不能算是文学水准很高的合集,不过,它具备了丰盈的当代的本土人文环境的勾勒描绘,使人不仅有重温史实的情怀,而且让人恢复了青色年代的锐气与刚健,触摸了独立建国的脉搏,闻见了时代的气息。

前新加坡文艺协会会长骆明认为:“我们觉得这样一部书,不只有史料的参考价值,也可以从这里知道新马两地的人们在文学发展过程中是互相交流的,息息相关的。这又是另一部南来作家的耕耘与播种的文史巨构。无疑地,这也等于是树立了另一块里程碑。根据我们的了解,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做这件以州属来发扬当地文艺的这类工作。马崙应该是第一个尝试者。我们希望,像这类的工作,以后还有人会去做,去扩大,因为那对本土文学,对人文社会都是有用的,贡献也很大的。”

南方学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所长郑良树教授指出,马崙“是资深的作家,鉴赏力甚高,他以‘求精’的尺寸选编了柔佛州两百多位作家的作品,完成一部60多万字的选集,该是一部可以传世的大著,勋业彪炳,令人鼓舞。”

由此探究,选编和出版这部合集的意义,可见一斑。

(10) 《当代马新文人事迹》

排列在第10部的《当代马新文人事迹》，是于今年(2016)9月出版的，全书440页，共分为6辑：《文林乔木》(31篇)、《文人韵事》(24篇)、《文星逝影222》(以汉俳格式追念2百22位马新离世文人，包括归侨或返华作家)、《瞻顾崑崙》(8篇)、《笔牵文脉》(13篇)及《附录文荟》(4篇)。写序者乃担任过10年马华作协会长的云里风(陈春德局绅)；内文加插相关图照约235帧，所谓“一图胜千言”，或许会让您感觉到吧。他在各著作中安插了大量的作家图照，是马新文苑第一人。

马崙已从另一些角度彰显出本土华文作家的面谱，甚至述说他们不为人知的恋爱波折，而多是过去战乱年代留下的伤痕；甜美恋情渗入了苦涩味儿，多少影响了他们的创作生活吧？

作者曾隐言着他因眼疾已不可能再朝这方面奋笔下去了；我们倒希望他健康长在，有能耐再续文缘，祝福他！

2016年7月5日于雪兰莪州八打灵再也
节录自马仑2016年9月新著《当代马新文人事迹》

鲁白野写散文、写诗，也写小说，更以研究历史、搞方物志，对出版马来文方面的翻译作品，编纂马华辞典等方面，作出了贡献。

鲁白野原名李学敏，又名李华、李福民。客籍人，在怡保出生，笔名除署威北华之外，也常用楼文牧、越子耕、华希定、破冰等。1961年4月26日因高血压与心脏病在新加坡中央医院逝世，死时三十九岁。

他未曾受过高等教育，只在小学读过几年书，连中学都没有进过。他到过的地方不少，曾在金宝、槟城、马六甲等地居留，也曾在印尼各地过着流浪的生活。战后，他从棉兰搭船到椰加达，在回程途中，船在新加坡停泊两天，他上岸探访堂姑母后，竟就一直在新加坡定居了下来。

鲁白野先在新加坡的《益世报》与马来论坛报任职，后来转到《星洲日报》服务。他的文艺作品经常发表在当时姚紫主编的刊物〈文艺行列〉与文艺副刊〈绿洲〉，也在方修主编的“生活文丛”综合性刊物上发表了不少作品。他的散文常着一份颇为浓重的沉悒色彩，他的诗歌，也常写出个人的哀愁情

绪。

以鲁白野为笔名出版的著作计有：〈狮城散记〉、〈马来散记〉、〈马来散记续集〉等；以威北华为笔名出版的文艺集子有：《流星》小说集、〈春耕〉散文集、〈黎明前的行脚〉小说、诗歌和散文合集；以楼文牧为笔名编著的有：〈爱诗集〉。他除了主编《星洲日报》的《国语周刊》之外，也与阿都拉、胡辛合编，由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出版的《马来语月刊》，自己也翻译了不少文章，介绍了许多马来班顿以及分析了不少马来谚语等，为学习马来文的读者，提供了不少读物。

《狮城散记》在1953年9月由世界书局出版，内收56篇有关新加坡掌故的文章，对于新加坡的过去史迹有颇为完备的叙述，尤其难得的是，他以散文手法叙写，文笔轻松，富有趣味性。例如他书中的一篇〈华侨的庙〉的首段中写道：“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每到一个地方，就爱找寻中国人民的庙门前，我想像着从前，在那湮远的年代，我们的祖先是如何地历尽苦难，披星戴月跑到南洋来开垦。……”于是，他逐步地谈起了庙，介绍了历史的事迹。

《马来散记》在1954年10月由世界书局出版，内收二十六篇有关马来亚历史的文章：《马来散记续集》也同时推出，内收三十篇文章。两书的内容都很充实，叙述也很详尽，对各地历史沿革、名胜古迹、人物风俗、文学与商业等概况，都有介绍与考证。其中如〈柔佛剪影〉、〈古城札记〉、〈槟榔的

島〉、〈在吉打州独步〉等篇，简直是优美的小品散文呢！

《流星》短篇小说集是在1955年3月由新加坡南洋印刷社出版，内收：〈黑心桃〉、〈南中国海的波浪〉、〈南燕北雁〉、〈桥〉、〈一人的山〉、〈流星〉、〈歌女〉和〈蚤〉等十四个短篇。《春耕》散文集在1955年9月由友联图书公司出版，内收：〈早春〉、〈记忆底港〉、〈一条街的山城〉、〈毕业了农人〉、〈南方的河〉、〈茂物小住〉、〈高原短歌〉、〈乡闲小札〉、〈普罗米修士的苦痛〉、〈春天的潮〉等二十八篇散文。由于鲁北野是搞历史的，这些散文里也包含了不少珍贵的史实，不仅仅是描述生活与往事或地方游记。

《黎明前的行脚》小说、诗歌和散文合记在195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内容分为上下两辑，上辑收入九个短篇小说，下辑收入十九首诗歌和十一篇散文。这本集子里的作品，据作者在〈后记〉中说，是与自同时代的青春群像的描写，是自己年青时做的绮梦的录集，是人生起伏的流亡途中的生活感情的描写。上辑里所收集的几篇小说如〈负伤兵〉、〈战俘〉、〈暗流〉、〈兵同志〉等篇，都以印尼独立战争为写作背景，笔触朴素而真切，最为突出。下辑里所收集的诗歌如〈石狮子〉和〈十月感想〉，曾被收入《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主集诗歌中，其他如〈写给日里河的诗〉、〈潮〉、〈深海·更阔的海！〉、〈海婴〉等，都能唱出作者的心怀。〈十月感想〉的末二节这样的写着：

我爱听风暴中水手的嘶叫
及大海热恋船底的一支歌
春天是会来的
在黎明前我要伸直了腰

下辑里所收集的散文如〈我还年青〉、〈迟行莫〉、〈印尼印象〉、〈秋天寄简〉、〈黎明前的行脚〉等，写出了作者对人生的看法，但笔调是带着忧悒的色彩，节奏是缓慢的，常使有血有肉的作品，蒙上了一层淡淡的雾。

鲁白野更编纂过一本《实用马华大辞典》，由世界书局出版，以华文和英文解释与说明，这本辞典花了他五年的时间才告完成。

载自8-12-1989《南洋商报》

苗秀的生平简介



新加坡已故名作家苗秀，又署文之流、史进、夏凝霜、班毅、苗毅、闻人俊、军笳、贾村、卢军、夏盈、笠夫以及费朔等等，本名卢绍权，原籍广东省三水县，1920年生于新加坡，1980年9月10日病逝。他生长在一个贫苦的家庭，幼时在一间私立英文学校念书，下午回家，由他的交亲教他学习中文，自《三字经》起，读到成语和《论语》后，接着读陈蕴齐的传奇《燕山外》等等。八、九岁时，他有了阅读的能力，最初找来看的小说是《济公传》，以后读了《粉妆楼》、《七剑十三侠》、《绿野仙踪》、《西游记》、《封神榜》、《江湖奇侠传》与《英雄走国记》等等。这奠下了他的中文基础，使他后来成为一个没进过华校的中文作家。

他第一次接触到的新华文学是郭沫若的《我的幼年时代》，茅盾的《子夜》，丁玲的《母亲》，鲁迅译的《竖琴》，高尔基与契诃夫的小说以及其他新文学作品。

不久，他阅读了《星洲日报》的〈文艺周刊〉，《民国日报》的〈公共园地〉和《总汇报》的〈曝谷场〉等等。这是他接触马华文学的一个开始，引起了他对写作的兴趣。

1933年，他开始写作和投稿。他说：“……是生活在压迫着我，叫我透不过气，才促使我拿起笔来。我想用我的笔，为自己和别的苦难的人们传达一些心声与呻吟。……”

他最初的作品是摹仿冰心的《寄小读者》与周作人的《雨天的书》的格调，写了两篇短文，寄去《新国民日报》的《新国民杂志》和《星期美点》发表。他最先用的笔名是“苍言”。

以后，他写杂文和速写，发表于《新国民日报》的《新国民杂志》，《南洋商报》的《狮声》（连啸鸥主编）与《星洲日报》的《晨星》（郁达夫主编）等等。

1934年，他的第一部小说《生活铁蹄下的俘虏》，刊于大世界国货工业展览会的特刊（许金钟主编）上，描写一对青年男女由恋爱而结合，后来因为生活困苦而了解到单凭爱情不一定能够获得幸福。

三十年代末，由于投稿的关系，他认识了郁达夫，受到提拔和鼓励。他的另外一篇短篇小说《红呢外套》，发表在郁达夫主编的《晨光画报》（星洲日报印行）也受到赏识。以后，他也在《晨星》刊登了《浮渣》和《沦落人》等篇小说。

日军侵略星马期间，他和马华著名作家韦晕合作找到一辆三轮车，每天推一些火柴到小坡淡水河附近去叫卖。后来，他把这些经历写进他的中篇小说《年代和青春》。

1945年8月杪，日军投降，新加坡写作人于9月1日成立“九

一社”，后来改为“绿社”，他是成员之一。

同年10月15日，新加坡写作人筹组“星华写作人协会”，他被选为筹委之一。12月23日，这个协会正式成立，他被选为首届执委之一。“星华写作人协会”借华侨日报版位出版“写协”数十期，由他和辜石如主编。自紧急法令颁布之后，该会不复存在。

1946年，他与高云等人合编纯文艺刊物《赤道文阵》，出版了二期左右。

由于客观情势的需要，另有更多的写作人于1947年初组成“星华文艺协会”，他是成员之一。

1948年，他进入《星洲日报》当翻译，兼编文艺副刊〈晨星〉，同时开始创作第二部长篇小说《火浪》，分段在〈晨星〉发表。

1949年11月，由于他刊登了一篇指责市面上一些不负责任的成药的害人的杂文，触犯了老板的忌律，结果被令停编这个副刊。

五十年代上半年，他的作品散见于〈绿洲〉（姚紫主编），〈当世路〉（同上）、〈南洋月报〉、〈文艺行动〉与〈文艺报〉等等园地。

1956年7月22日，由〈文艺版〉、〈生活〉、〈汇流〉和〈人间〉四个出版社发柬邀集文艺写作人举行座谈会，当席议定筹组“文艺写作人协会”。他是发起人之一。该会曾召开几次

筹委会议，后因筹委主席冰梅被遣送出境，该会无形中自动解散。

1959年8月，新加坡文艺界人士筹组“马华作家协会”，他是成员之一。这个协会后因受到种种的阻挠而解散。

1967年10月30日，由新加坡著名报人兼作家李星可主催，在国家剧场召开作家座谈会，商议组织文艺团体，他被选为筹委之一，惟后来无下文。

同年二月，他与张金燕和于沫我等人合办文艺杂志《新野》。他是编委和撰稿人。这杂志出版了几期就停刊。

1970年，他被选为新加坡作家协会第一届主席之一，不过，这个协会后来没有活动。

同年，他被委任为“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编委之一，负责编辑“理论”和“小说二集”，同时与赵戎合编“戏剧”。

1971年，他因著作有功，获得了总统颁赠的公共服务的勋章。

同年7月，他辞去了华侨中学英文教师的职位，担任南洋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专教“文学概论”和“马华文学史”。

1977年10月，他被委为新加坡写作人协会会务顾问，直到他逝世为止。

1978年，他以长篇小说《残夜行》获得了新加坡全国书业发展理事会所颁发的小说组书籍奖。

1979年方患眼疾，后来一只眼睛失明，另外一只视线不

明，不能够出外工作，写作生涯也受到影响。他在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加坡文艺》（季刊）连载的长篇小说《初熟》和星洲日报副刊〈小说世界〉连载的长篇小说《蛹》不得不中断。

从此，他生活在贫病交迫中，虽然星马文艺界曾经在经济上作出一些援助，但是无济于事，他经于悒悒而终！



15-3-81

于1990年10月杪与世长辞的著名作家萧遥天，又署靛簧阅，原名公畏，1913年生于广东省潮阳县城一小康商人家庭，6岁进入里中私塾，翌年转到发祥学校，9岁又转到端本学校，肄业初等3年级。

他11岁时，换到四序学校，就读高小5年级。他的同桌同学是郑卓群。这位同学后来南来新马，成为著名的作家，笔名铁抗。

1926年，毕业于四序小学。翌年与铁抗一同进入县立五都中学接受初中教育。

这时期，他和铁抗的作文每星期都贴堂，刺激他们的创作欲和发表欲。他们向汕头的岭东民国报，大潮梅报和真言报投稿，时常获得发表。他写了不少的新诗和散文。

1929年，初中毕业之后，他和铁抗成立柿社，向大潮梅报借版出版《红柿周刊》。他们两人分别采用两三个笔名写稿，成为汕头市著名的文学副刊之一。

他后来前往上海读美专，最后在上海艺术大学毕业，获得文学系学士学位。

他曾任潮阳县立一中文高中文史教员共达6年。

1946年在汕头，应邀为潮州修志馆撰写《潮州戏剧音乐志》。

1950年，他南下香港。

1953年，他到槟城锤灵中学执教，教授高中华文和初中历史，后来升为华文主任。

1960年，他创办《教与学月刊》，13年后停刊。

1967年，他退休，结束了教书生涯，开始整理著述，从事书画筹募出版基金。



载自9-12-1990《新明日报》

悼吴鹤琴老师



吴鹤琴老师于3月21日晚上亥时，因患肠癌恶症，药石罔效，不幸逝世于吉隆坡中央医院。

我在各大报章上阅读到这则来得太过于突然的噩耗时，震惊不已，我沉痛地哀悼这一位一代教育家兼作家。

吴老师曾于1960年患肠癌症，病况严重，几濒于危，在檳城中央医院进行手术后，才转危为安。亲友莫不额首称庆。1965年4月13日，吴老师在亚罗士打参加他的一位同乡之女儿的出阁婚礼后，下午驾车回檳，不幸在牛崙五碑之处，遭遇离奇的车祸，坠于死亡谷，但是吴老师似获神助，车中全家大小安然无恙，汽车不久被见义勇为的人士扶起，车身也无损，真是一个大奇迹！因为据说，无论是谁坠下死亡谷，九死一生，难有生还，可是吴老师全家人吉人天相，死里逃生，亲友都认为吴老师屡次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寿比南山！然而，想不到4年后，吴老师因旧病复发，盖然与世长辞了。想起吴老师生前的一切，恍如昨日，虽然我们和吴老师相聚在一起的日子是充满欢乐和愉快的，现在回忆起来，却泪满盈眶了！

我认识吴老师，是先认识吴老师的大名，以后才真正的认

识吴老师本人。当我在小学最后一年时，开始阅读报纸。由于对于作文很有兴趣，时常翻阅副刊。在这些副刊中，除了常见到一些著名作家的作品之外，也时常拜读吴老师以白鹤为笔名所写的大作。虽然当时不能完全读懂和一一加以吸收，可是对于吴老师的才学极为景仰。以后，我在槟城钟灵中学升学，谢幼青老师介绍吴老师的诗集《苦难篇》给我们，不久，学校将吴老师的文集《文史札记》列为钟灵丛书出版，这些加强了我对吴老师的印象。当我高中毕业那一年，吴老师是我们的华文老师，我从吴老师的私淑学生，一跃成为吴老师直接教导之下的学生了。吴老师对人和气、亲切，授课时风趣，幽默，使我们每上吴老师的课时，如沐春风。在吴老师孜孜不倦的教导之下，我们的华文进步神速。

吴老师除了不遗余力地教授我们的华文之外，对于文艺写作，或多或少的给予指导；对于有兴趣写作的同学，大力的加以提拔。

当吴老师教我们华文时，当时暂时停止出版的《钟中校闻》复刊，学校当局委任吴老师为主编。除了增加原有的校园版位之外，吴老师特辟一版文艺副刊，定名为《钟风》，作为学校师生的写作园地。这使得《钟中校闻》耳目一新，俨然是一份小型的报章。

我爱好文艺，经常学写一些散文和诗歌，投稿《钟风》。吴老师没有给我失望，都给予发表，并且大大地鼓励我一番，

希望我再接再厉，精益求精。基于此，我以后着实努力于阅读和写作，至今还没有松懈下来。吴老师赐我的指导，我都一一接受了下来，时时加以学习。今天，我能以一支秃笔写出颇为通畅流利的文句，吴老师的功劳不可埋没。我对于文艺的兴趣和信心坚持不移，都是吴老师常常给我鼓励，精神上给我支持的结果。

吴老师在当时主编《钟中校闻》之外，也主编钟中华文学会在槟城星报借版出版的学术性副刊《墨林》。《墨林》是一个水准非常高的副刊，执笔者都是在钟灵中学执教的名作家。



今年初，吉隆坡新纪元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了魏萌的遗著《下场》，目的是要纪念这位已故砂劳越著名作家，同时打算把这部戏剧集的盈利的百分之二十，作为《魏萌纪念集》的出版基金。这种表扬已故作家的贡献的仁风，在这个人情淡薄如纸的社会，实在难得！

为了隆重起见，新纪元出版有限公司特邀副农业部长拿督李裕隆为《下场》销售礼和《魏萌纪念集》出版基金主持展开仪式。可惜该公司没有邀请魏萌遗孀出席观礼，诚是美中不足。

到目前为止，该公司似乎没有正式公布《魏萌纪念集》出版基金信托委员会的名单，也没有陆续报告该基金的活动，更没有透露《魏萌纪念集》的出版计划，这使那些关心魏萌的文友以及其他有关人士觉得有讳莫如深之感！

其实，在“新纪元丛书”主编汀上霜宣布成立《魏萌纪念集》出版基金之前，古晋一批文友准备出版《魏萌纪念文集》，总结魏萌在马华文坛上的贡献，并且表扬他的功绩。

最近听到的证实消息是《魏萌纪念文集》由古晋诗人田思

编辑，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以“拉让江畔诗人”吴岸为首的砂劳越华文作家协会已经决定拨款出版这部纪念文集，这的确是个好消息。

《魏萌纪念集》的内容分为六辑：〈魏萌短篇小说选〉、〈魏萌散文选〉、〈魏萌广播剧选〉、〈悼念文章〉（由吴岸、田思、梁放、田农、闰士、黄叶时、刘子政、孤叶执笔）、《魏萌年谱》（由李锦宗执笔）以及《魏萌手稿与生活照片》。

为了避免“叠床架屋”，新纪元出版有限公司和汀上霜应该停止出版《魏萌纪念集》的计划，把目前所筹募到的出版基金移交给魏萌遗孀，以便她出版魏萌尚未出版的著作，其中包括戏剧集《迟来的消息》。这岂不是更加有意义？

15-5-88新明日报《文艺天窗》

有关魏萌的简介



一月二十二日，阅读一则关于副农业部长拿督李裕隆为新纪元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戏剧集《下场》及筹募《魏萌纪念集》出版基金主持有关仪式的新闻，发觉它对砂劳越已故作家魏萌的简介如下：

“魏萌为砂劳越人，是我国杰出的平民文学作家，他不幸於前年在一宗车祸中丧生，当时才五十四岁。他曾著有《路》、《幻灭》、《养鸭人家》和今日面世的《下场》。”

这段简介不是很准确的，也有些误导性。这显示写这则新闻的人事先没有去设法了解跟这则新闻有关的作家，而且似乎没有翻阅当天推介的戏剧集《下场》。

这虽然是个小问题，但在“准确性”方面不可不注意。其实，上述戏剧集收集四出戏剧：《路》（广播话剧）、《幻灭》（广播剧）、《养鸡人家》（注：不是《养鸭人家》，广播剧）以及《下场》（独幕剧），而不是魏萌著有这四本著作。

魏萌的著作计有：

（一）《鲁素英》，短篇小说集，1958年7月由新加坡沙漠

出版社出版。

(二) 《女记者》，短篇小说集，1961年12月由香港艺美图公司出版。

(三) 《晨光照耀着山村》，中篇小说，1969年8月由新加坡新马出版社出版。

(四) 《红毛丹成熟的时候》，短篇小说集，1973年由新马出版印刷公司出版。

(五) 《狂风暴雨》短篇小说集，1973年5月由巴生风行出版社出版。

(六) 《闻人》，短篇小说集，1976年8月由吉隆坡国际文化企业公司出版。

(七) 《青春的痕迹》，散文集，1981年9月由马来西亚写作人（华文）协会出版。

(八) 《微波》，中篇小说集，1983年6月由古晋拉让出版社出版。

(九) 《迟暮》，短篇和中篇小说集，1985年8月15日由新加坡风出版社出版。

(十) 《魏萌小说选》，短篇和中篇小说集，1987年10月由大马福联会暨雪福福建会馆出版。

上述新闻称魏萌为“平民文学作家”，不知有何所指？异於“贵族文学作家”耶？

刘果因逝世

——喜爱翻译日本小说



槟城著名作家和翻译家刘果因已于1991年5月27日寿终正寝，终年87岁。

刘果因，家名刘勋鸿，学名刘仪宾，其他笔名是卫校金、松风等等，1904年生于广东梅县，县立师范毕业，曾在小学教书。

他是在21岁时开始接受新文化，曾跟嘉应才子李荐良在梅县城内李氏宗祠倡办“自己学围”，专授中国文学，不久，因受到县党部的功力而关闭。嗣后在旅潮镇海学校任职。他也先后出任汕头民报副刊编辑和十九路军机关报永春半周报主编。

不久，他东渡日本东京，在日本新闻学院攻读新闻学3年，1937年回国，曾在女子师范担任文史教师，并主编《女师学生》月刊。

他曾跟陈廉官组织“雪社”，出版《雪社月刊》。他负责文艺评论的编务。不久，这份月刊由于资金不足而停刊。

他初到马来亚时，就在吉隆坡马华日报工作，因新闻方针不合而辞职，较后前往金宝，当锡矿场书记，后升为经理。

战后，他先后在槟城福建女校（即现在的槟华女中）、麻坡中化中学、太平华联中学和槟城韩江中学等等学校执教，直到退休。他一生没有从事新闻工作，可说学非所用。

他著有各种著作，在文学方面，他出版了《历史与文学》、《刘果因诗文集》则尚未出版，在文学翻译方面，他所翻译的几乎都是日本小说，已经出版的，其中包括《姐姐》、《爱儿不死》、《李陵》和《秦准之月》等等。在介绍日本文学上，他作出了不少的贡献。



载自 11-8-1991 《新明日报》

最近去世的华籍马来文学评论家李德昌，又名李逸松，笔名Takusui Lie。1940年生于吡叻州打巴，1957年毕业于吉打州美农新国民小学，1960年毕业于双溪大年新民中学初中部，1963年毕业于檳城韩江中学高中部，1968年毕业于新加坡义安学院马来研究系，考获文学士学位。

本来他计划在义安学院毕业之后，工作两三年，才前往印尼攻读马来和印尼文学。当时，著名马来作家A·沙末·赛易(A·Samad Said)在一篇有关Takusui Lie的文章中表示深信，Takusui Lie在印尼深造后，将会把博士学位带回来，过后或许会为马来文坛写出一部真正能够反映马来西亚人民的精神面貌和悲欢的文学钜著。

可是，离开义安学院以后，他返回母校韩江中学担任马来文教师，过后又到锤灵独立中学执教。在1970年至1975年期间，他还到《星报》当国际新闻翻译。过了几年，他投身于商界，也参加政治工作，后来，他患上肾病，结果，他要到印尼深造的愿望没有实现，A·沙末·赛易对他的期望也落空了！这不但是他个人的损失，也是马来文坛的损失。如果他不做生

意，不参加政治和社会工作，在教余之暇，致力于他擅长的马来文文学评论，相信他在文学的成就和表现将更加辉煌，对马来文学的贡献更加可观。

他是在1971年1月22日跟邱月珍缔结良缘。邱女士是著名画家兼写作人邱瑞河的妹妹，也是诗人邱瑞茂（丘浪、浅丘）的姐姐。这门亲事在文坛一时传为佳话。



载自2-9-1990《新明日报》

不久之前，在报上读到李德昌于1990年7月17日在槟城与世长辞的消息。

在槟城州，很多人知道李德昌是一位木业商人，维益贸易有限公司和维洋贸易有限公司的董事。

也有好些人晓得李德昌曾经是槟城州民政党活跃的党员，曾任槟州民政党珑尾分部秘书，槟城州民政党政治局及选举局委员、槟城州民政党党讯翻译、槟岛市议员……。

也有人知道他生前曾任马来西亚肾脏护理协会主席、佛教日莲正宗会员、槟城小贩商业公会义务马来文秘书、会务顾问及名誉主席、东安会馆中文书、五福堂广州府会员、韩江校友会会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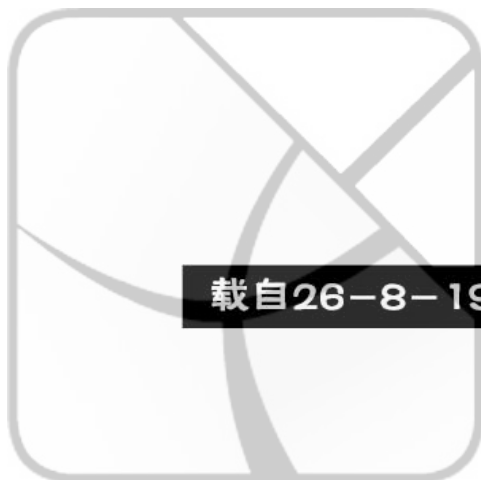
也有人晓得他曾经是大山脚日新独立中学、新加坡成人教育局、韩江中学和锺灵独立中学的马来文教员，有的是他的同事，有的是他的学生。

但是，很少人知道李德昌在六十年代是一位勤于以国语写作的作家，在当时的马来文坛相当有名气，可以说是跟当时的著名马来文学评论家雅哈雅·伊斯迈齐名。他用的笔名是李德

昌Takusui Lie。

在马华文艺界，也甚少人晓得李德昌，也不知道他就是Takusui Lie，遑论普通人士了。

1971年1月1日，纪岳在《星槟日报》新年特刊发表〈马华翻译文学二十年〉，就曾经把Takusui Lie误为李锦宗，摆了一个乌龙。过后，该报副刊〈莲花河〉的专栏〈河边小语〉刊出〈此李不同彼李〉、〈李锦宗的澄清〉和〈解铃还须系铃人〉来澄清这件事。



载自26-8-1990《新明日报》

马华小说家及诗人貂问湄逝世



马华文坛早期著名小说家及诗人貂问湄已于1984年3月16日在八打灵再也逝世，终年64岁。在去世之前几年，也患上了半身不遂的病症。

貂问湄，又署吴冰、鲁彬、周章、李音以及司南马牧丁等等，本名吴谦裕，原籍福建，1920年生于彭亨州，吉隆坡尊孔中学初中毕业，战后在新闻界服务了一段时期，1946年担任吉隆坡蕉赖九支华文小学校长，1978年杪退休，前后在这间小学担任三十二年的校长。1978年9月底，一批文学及艺术工作者筹组“马来西亚文艺协会”，他被选为筹委会的副主席，后来由于注册的问题，这个协会未能正式成立。

据说，貂问湄这个笔名本来是鲁彬的哥哥西玲的笔名。西玲一度使用这个笔名发表了一些小说和素描。后来，鲁彬使用这个笔名来写小说，宜到他停止写作为止。目前文坛所提到的貂问湄是指鲁彬，而不是西玲，因为鲁彬援用这个笔名时，西玲已经离开这里。

貂问湄从十多岁起就开始写作。他是抗战文学运动时期（1937年至1942年）的诗人，常以吴冰为笔名写诗，与当时的诗

人清齋齐名。

从1937年起，他以真实姓名和其他笔名在星马各报副刊写了各种文艺体裁的作品。

他先后在《南洋商报》〈狮声〉（流浪和张楚琨先后编辑），《星洲日报》的〈晨星〉（林健安编辑），吉隆坡出版的《新国民日报》的〈前哨〉（陈子遗和张晓光等人先后编辑）发表作品。

他也在新加坡出版的《新国民日报》的〈新光〉（李润湖编辑）写稿，大部份以真名发表作品，其中包括教育小说《野孩子》，反映芦沟桥血战以后各地华人的救亡活动的作品〈太平洋的战事〉以及诗歌〈给〉等等。

他是当时吉隆坡诗歌团体〈澎湃社〉的社员。1939年4月，〈澎湃〉诗刊向《马华日报》的〈前哨〉借版出版，大约每两个星期出版一次，相信他有好些作品在这个副刊刊出。

1941年初，《中马文艺》创刊，最初中他和清才合编，后来由李蕴明主编，西玲，延平和清才等人助编，年杪停刊，共出五期。

战后，他仍然辛勤创作，而且表现很好，他这时的诗作形成了清新和朴素的风格。

1953年12月《马华小说选集》选收了他以吴冰为笔名发表的〈马路英雄〉。

1957年2月，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小鬼春秋〉由文汇

出版社出版，列为“热带文艺丛书”第一种，内取十篇作品：
〈里猫〉、〈钱先生底事业〉、〈地头蛇〉、〈第一号文人〉、
〈镇上新闻〉、〈出路〉、〈无名凶手〉、〈陷阱〉、〈老余〉和〈小鬼春秋〉。这些在1953年8月至1954年4月之间写成的小说所叙写的人物都是百孔千疮的社会孕育下来的妖孽胎儿。通过作者的描述，多多少少是可能给读者获取一个不算陌生的轮廓和了解。书中有出卖灵魂的木村太太，滚红滚绿喊打喊杀的呆代蠢虫！还有文丑如老汪，特殊阶级一手提携起来的若干小丑……，欺诈诡谲，到处是一片可怕的阴影，虽然〈老余〉是比较可亲的一位，作者仍然要提出难言的控诉。偃者在〈后记〉中说：好像有人这样建议过：“当前马华文艺工作者应多多发掘富有积极意义而又属于光明面的重要题材……”，我还是把经常接触到的一类可憎人物作一番了解后，把自己有点近于愤懑的情绪抒发在纸上了。校完本书最后一个字，虽然发觉到好几篇东西不够尽情暴露，事实上也挪不出时间再来一次修改了。诸如〈第一号文人〉，这一篇原是1953年10月间写成的，留在现在来看，难免便宜了老汪。（由于更多的事实和材料，我没有好好地把它当作一份厚礼赠送给姓汪的。）〈镇上新闻〉在某报定期刊上发表后，曾闹起一场小风波，这里笔者有需要再特别声明的是该篇所叙写的主角，我没有意思中伤或影射任何一位人士。这是通过几椿不尽同的事实给连串起来的一个作想人物而已。

1958年6月，他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腐蚀》由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列为“新马文艺丛书”第一集第十一种，内收四篇小说：〈读书问题〉、〈面包〉、《腐蚀》和〈乌鸦〉。〈读书问题〉描写英校出身的梁先生反对让孩子念华文。他认为华校毕业出来的学生没有出路。华校出身且在华校任教的梁太太认为受英文教育的只懂得物质上的享受，因而不赞成送孩子进入英校。夫妇俩都坚持自己的意见。梁先生决定去找那位在华文报当记者的妻舅老二和另一位担任通译员的妹婿凌学文，征求他们的意见。老二认为文字本身没有是非强弱之分，英文在马来亚吃香是政治环境造成的，马来亚独立之后，英文的用场可能逐渐减少，华文即使争取不到官方语文的地位，在华人社会自有本身的地位和价值。凌学文同意老二的看法。梁先生跟他们交换了意见以后，不像以前那么固执了。他要求太太接受大女儿安娜的建议，让阿光和阿荣，一个念英校，一个念华校，可是太太不答应。因此非送他进入英校不可。梁太太说，念华校也可攻读医科，有很多医生是华校出身的，为了证明她的话是有根据的，还举出几个华校毕业的医生作为例子。梁先生无话可说，于是，阿光和阿荣由梁太太带去华校报名。〈面包〉描写益旺板厂的老板为了要省下一笔花红，害怕管理账目的阿黄把赚钱的事讲出去，便请阿黄另谋高就。阿黄的远房兄弟黄顺民知道他失业，要介绍他到一间工厂去做事。在缸的米只能捱上三天的阿黄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是，当他

知道黄顺民要介绍他去的那间工厂闹过工潮，由于不愿去做对不起工友们的事，没有接受这份待遇不错的工作。不久，他的妻子接到岳父的来信，要他们回到内地去跟他过着清茶谈饭的日子，阿黄觉得与其在这个即使想要出卖自己的劳力去换取一块最廉价的面包也没有机会的地方活受罪，不如回到内地去割树胶。几天后，阿黄便带着妻儿，搭上彭亨邮车公司的小型罗厘，在崎岖的道上前进。主题篇〈腐蚀〉描写辜铁宜为了要争取一些选票，以便掌握XX会馆的领导权和替筹备竞选市议员的儿子辜天福打气，利用大老婆的生日，设宴款待所有的亲友。他的钱没有白花，XX会馆改选的结果，代表他的集团果然占了优势。不幸的是，他的公子却落选了。辜天福本来对政治没有兴趣。他参加竞选的目的，不过是想要他的父亲拿出一笔钱来给他松一松，虽然落选，对他并没有什么影响。辜铁宜的看法却不同，花了两万块钱是小事，声誉最要紧，于是，他决定送天福到美国去研究工程，免得呆在家里一事无成。

花了三千元买来一张剑桥九号文凭的辜天福，在长年是夏的岛国，实在也住腻了，听到父亲要送他去美国，想到有机会跟高个子的美国小姐们接近，高兴极了。辜天福在美国还不到一年，他的父亲输去了一座上百万的不动产，接踵而来的是，接养在X地要小报经理唐小伙子钉她的梢的那位红脾舞孀，不但给唐小子钉牢了，而且闹出了天大的笑话。《乌鸦》描写“祝寿会”主席辜大爷得悉周时安去参加一项为贸易考察团洗尘的

宴会时，感到非常不满，不再把周时安列入XX会馆职员的名单上。被人称为《乌鸦》的周时安知道这是因为他跟辜大爷的死对头张达通太过接近的原因。他非常懊悔，否则就不会跟着张达通他们买空卖空，输去了一座房子，也致于在XX会馆的改选中连“候补委员”也捞不到。他不是不知道辜大爷这一派是开罪不得的，而是要玩弄他的两面政策，现在才明白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他在那个沦陷时期被他诬害的宗亲跟黄脸婆养的孩子大平身上找到了一个好主意：在辜大爷的儿子辜天福还没有前往美国之前，抢先了把大平送到台湾去攻读政治学。周时安又有机会，更有好听的说辞在辜大爷这一夥人的面前再一次卖弄他的两面讨好的政策了。这部小说集中的“读书问题”，曾经被作者选为另外一部小说集的书名，同时列为文汇出版的“热带文艺丛书”第四种，可是后来没有出版。有人推测这部小说集《腐蚀》是另外一部小说集《读书问题》的前身。

1959年9月，貂问湄的第三部短篇小说集《金马梭胶园》由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列为“新马文艺丛书”第二集第七种，内收二篇作品，即〈金马梭胶园〉以及〈万福山〉。作者在〈后记〉中指出，收在这本集子里的两篇短篇小说是根据他从尘封的记忆中搜索回来的旧事闻而写成的。后来，他自己觉得写来太过草率，叙述多过人物的描写，如果当时把它们写成两个中篇的话，也许会好一点。

1960年6月，他的第一部诗集《号角》是以鲁彬的笔名由

青年书局出版，列为“新马文艺丛书”第三集第六种。本来，这部诗集打算由文汇出版社出版，当时已经列入“热带文艺丛书”第三种，后来没有出版。这集子选收五十二首诗歌：〈号角〉（代序）、〈遥寄〉、〈花圈〉、〈夜行〉、〈海的礼赞〉、〈年轻的梦〉、〈未名草〉、〈城外之音〉、〈村声〉、〈种菜人家〉、〈彭亨河畔〉、〈某夜〉、〈短笺〉、〈家〉、〈自白〉、〈拾遗〉、〈李家小牛〉、〈报童〉、〈擦皮鞋的孩〉、〈字花〉、〈典当门前〉、〈贫民窟〉、〈迫迁〉、〈夜底城市〉、〈黑米〉、〈卖唱〉、〈神女〉、〈乞妇〉、〈马场小景〉、〈舞女〉、〈周末〉、〈日历〉、〈寄语〉、〈繁星〉、〈时代〉、〈灯前〉、〈向远方〉、〈天使〉、〈绅士〉、〈路〉、〈讴歌〉、〈白太阳〉、〈赠言〉、〈追求〉、〈原野之歌〉、〈街头一瞥〉、〈舞场巡礼〉、〈学堂先生〉、〈水泥工人〉、〈阿狗的爸〉、〈汤杯〉、〈两只白鸽〉。“十五年来的马华诗歌”一文指出，在《号角》集中的好多作品，实际上，正是作者因为胸间郁结有太多的苦闷，企图揭露丑恶的现实，即有所感受和所为而写的。在这类作品中，他很含蓄地反映着当时的社会面貌，描绘了一些现实生活的图画。好像〈遥寄〉、〈花圈〉、〈村声〉、〈种菜人家〉、〈报童〉、〈擦皮鞋的孩子〉、〈字花〉、〈神女〉、〈迫迁〉等，都是具有一定积极的现实意义的作品。他的表现手法的特点是：平淡自然，在语言的运用上，一点也不刻意修

饰。然而，却在平淡自然，朴素无华的语言中有意味深长的含意，从而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现实与生活。〈村声〉是有代表性的一首。然而，他在诗作上的这些优点，用到某些诗作中，却变成了缺点，那便是在写一些生活体验不深刻的题材时，因为平淡而显得格外单调空泛。鲁彬先生的抒情短诗，虽然一样不追求语言的刻意修饰，而具有含蓄的特点。但是，情感却较热烈并且有微妙的想像力，好像〈海的礼赞〉。……其他如〈讴歌〉、〈路〉、〈赠言〉和〈青年的梦〉，也都是有很好的表现力和主题思想的作品。

1971年4月，貂问湄的诗歌〈给姐夫一个敬礼〉由方修选入《马华文学大系》诗集。

1972年3月，他的短篇小说〈金马梭胶园〉、〈小鬼春秋〉和〈出路〉由苗秀选入《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小说二集。苗秀在〈导论〉中说，貂问湄的小说风格，充斥着浓厚的写实精神，意在揭露社会的黑暗面，没有丝毫的诗人惯有的浪漫主义色彩，这是貂问湄异于威北华与骆起东西个的地方。但是他也有着跟威北华、骆起东西位相同的缺点，那就是他们写小说都缺乏组织力，结果，他们的小说在布局方面常常显得散慢。有功力的小小说家，在处理小说情节转化（Transition）方面，都有一套高超成熟的技巧。在中国旧有章回小说中，作者经常以叙述者的身份跳出来向读者交代，特别是在小说的情节发展到不得不转化的当口，作者常常要出来说什么“话分两头说”

，什么“按下这里不表，且说——”等等，用现代小说的眼光来看，这都是陈腐和笨拙的手法，貂问湄的小说便常有这种毛病。在〈金马梭胶园〉这个字数相当长的短篇里，貂问湄塑造了三美这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殖民地人民的形象〈金马梭胶园〉那样动人是少见的。可惜这个短篇结束得太快，显得草草了事的样子，这是美中不足的地方。

1973年2月15日，他的诗歌〈遥寄——给大歌〉、〈村声〉和〈种菜人家〉由周粲选入《新马华文文学大系》诗歌。田园在分〈种菜人家〉时说，这首诗是鲁彬1953年写的。当时马华诗坛正陷入低潮，有发表作品的大多趋向于吟风弄月，能像鲁彬那样循着踏实的文风，写出反映现实、富于生活气息的作品的，简直寥若晨星。……诗中塑造了一个鲜明的菜农形象——他辛勤、善良，但却摆脱不了贫困和受剥削的命运。……由于菜农被迫迁到新村，老远的菜园很难看守，瓜豆蔬菜难免被偷窃而造成巨大损失。有了丰富的收获，菜价特算不错，但经过菜贩的七除八扣，所得又那应付得了猛涨的物价？失望之余，菜农也想过转行，无奈看到自己流血、流汗、辛勤开垦的耕地，又舍不得离开菜园了——这又写出了菜农热爱劳动和土地的可贵品质。这首诗的内容之所以有深度，是因为它不但表现了菜农的优良品质，而且反映了他所面对的生活难和内心矛盾。这首诗的语言是浅白的，风格是朴素无华的。每一行诗句，都是随口说，随手拈来，毫无雕琢，推敲的痕迹，然而，

却如山间泉水，那么澄澈，清凉，那么诗意盎然。……这是一首自由诗——没有押韵，没有明显的基本节奏，连每个小节的分行也很悬殊（最多的有十一行，最少的只有两行），似乎在每句的节奏和每节的分行上，作者也不愿意留下人工的痕迹，完全是根据思想情感的发展，而自然地写下诗句和安排诗节。不过，太自由了，也会出现结构松散的毛病。

1977年，他的短篇小说〈小鬼春秋〉由Ding Choo Ming译成国语，收入马来亚大学出版社和西德一家出版社联合出版的短篇小说合集《马来西亚短编小说选集》（Koleksi Cerpen-Cerpen Malaysia）。

1979年5月，他的短篇小说〈老余〉由方修选入《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小说一集，这篇作品刻划了一个乐于助人，热心华人教育，发动三轮车工友为新加坡南洋大学义踏的正直青年的形象，题材倒也颇为新鲜。

9-5-1984/11-5-1984 《南洋商报》

吴锡的生平及作品



新加坡著名新闻工作者和文艺写作人吴锡，已于1979年4月18日，由于心脏病猝发而逝世，终年51岁。

吴锡，笔名洛夫，史斯，老锡和黑丑等等，原籍广东省潮安县，新加坡华侨中学毕业，五十年代中期左右，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初期任职于新报，1957年转入新加坡《星洲日报》服务。

1962年4月杪，他由《星洲日报》派出随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访问不结盟国家。他从新加坡出发，至缅甸和印度，经雅典，到阿联，由南斯拉夫到法兰克福，最后抵达英国。他到伦敦之后，随李光耀总理撰写通讯稿的任务告终，他转程巴黎，然后继续自西飞东，到美国，取道纽约，旧金山和火奴鲁鲁，到日本和香港，绕了地球一圈，回到了新加坡。他写了沿途的印象，和一些已经在《星洲日报》发表过的通讯稿，辑成一部游记，定名为《萍踪新语》，于1963年3月由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出版，为他这次环游世界的壮举，留下了一个记录。

《萍踪新语》收集的二十篇报导文字是：阿联人民和阿

斯旺大水坝，赞美尼罗河，从贝尔格勒看南斯拉夫，行色匆匆游巴黎，灰蒙蒙的城市——纽约，属于美国人的天堂——夏威夷，旧金山一日游，这就是东京，四忆人民的国都——新德里，白象之家——缅甸，重游香江，从伦敦的中国餐馆说起，英国人和俱乐部，伦敦杂碎，要钱的脸谱，漫谈旅游业，乐园内外人语——婆罗洲纪行之一，拉让江上人民的答案——婆罗洲纪行之二，经济的展望——婆罗洲纪行之三，今日的汶莱——婆罗洲纪行之四。在这些文章中，除了《婆罗洲纪行》写于1960年10月之外，其他大部份的文章是作者这次出国写成的，写作的日期是在1962年4月30日至7月29日之间。这些文章描写政治，社会和文化，也涉及名胜、风景、古迹和风光等等，由于作为当时新闻从业员，他的文字近于新闻特写形式：简括，扼要，明畅，笔调幽默，轻灵和活泼。黄思替本书写代序臬说，吴锡素来写稿很勤快，这次更表现了他的本领，沿途节目排得很密，白天有参观及记者招待会，晚上有应酬，但他仍然能挤出时间为报馆赶写通讯，甚至不借牺牲睡眠时间。虽然这样赶写出来的文章，但他的丰富观察力，加上他清新灵活的笔调，为很多读者所赞赏。

1970年9月初，他被派前往鲁沙卡采访不结盟国家高峰会议的新闻。

1972年，他应邀访问朝鲜。

1973年，鹤被升为助理总编辑，1975年被升为副总编辑。这一年，他随新加坡外交部长率领的新加坡访华友好代表团前往中国访问。回国后他把这些通讯文字和1972年的朝鲜及中国纪行文字，编成《迢迢万里行》一书，于1976年4月由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出版。

《迢迢万里行》共收26篇文章，提供了中朝两国现况的一个轮廓。这些文章是：〈为什么要迢迢万里行？〉、〈踏出国门的第一天〉、〈从香港到广州〉、〈佛山半日游〉、〈最漫长的一天〉、〈北京鸭和万里长城〉、〈听到和看到的中国一些进步〉、〈从颐和园谈到妖怪洞〉、〈上海滩上的三个半天〉、〈苏州园林与苏绣〉、〈迢迢万里行对新中都有好处〉、〈北行之外一章〉、〈北行途中〉、〈抵达朝鲜国都不壤〉、〈黄海钢铁厂〉、〈只参观了个表面〉、〈我到了板门店〉、〈成长中的下一〉、〈朝鲜成功秘诀〉、〈朝鲜的南北和〉、〈再度夜过山海关〉、〈从平壤到北京〉、〈北大不再是填鸭场〉、〈中国的出土文物〉、〈看到听到和想到〉、〈无孔不入的日本〉。林宪光在一篇读后感的文字中说，作者以生动流畅之文笔，描述始末，以新加坡人的眼光及感触，对所见的，所听见的，所遇到的事物作一番细腻动人，有人情味及透视性的描述。一开笔以〈为什么要迢迢万里行？〉为题，阐明了友好代表团访华的前因后果，矫正了一般人对此行的臆测与

偏见。文字上更义正辞严地澄清了政府的立场，把友好访问与建立邦交的界线划清楚，同时指出，新、中两国人民间关系。作者借一个火车站今昔的比较，描述中国在各方面的进步，同时写出民间艺术的发扬光大，如佛山石湾美术陶制厂的陶器。在北京以吃烤鸭来与新加坡吃烤鸭作一比较，同时描述填鸭的过程，及烤鸭的讲究火候及燃料。此外，游万里长城及故宫名胜，有关听到和看到的中国一些进步情形，更令人向往不已。还有，在荣宝斋的名画售价及工艺玉石产品的高价，更显示中国的宝藏是取之不竭的。作者在多方面将中国人民的生活及人民在服务态度初面的客气、诚恳与新加坡年轻人的生活及工作态度，作一比较。此外，如家庭计划，统一语言的问题，都是有共同点，作者把在旅店中，从女接线员接线，所用的数目字引的例子是十分现成而又风趣的。在苏杭一带的描述，也是令人向往的，而对地方的掌故，民间故事等，也在在显出中国文化之渊源深厚。作者在香港、日本、台湾的遭遇，也可以算是新加坡人对在国外的典型感受。作者对朝鲜的描述也是很细腻的，把生活的一切作一比较，同时指出人民的意愿，对日本人无孔不入的经商方法，平壤与中国的关系，都有令人向往深思的描述。……

新加坡星洲日报改组为公众公司时，他一度被委任为执行董事，为期至1978年8月止。

1978年杪，他升任该报代总编辑，直到他逝世为止。

他逝世前几年，曾为该报撰写社论。在星洲日报之外，他是教育出版社文艺作品编审咨询委员会委员之一。

在文艺创作方面，吴锡写了不少的短篇小说，对马华文坛多少作出了一些的贡献。

他早在50年代初期，就在新报的文艺副刊“新园”以及“行动周刊”等等报刊，以老锡、洛夫和黑丑等等笔名，发表了很多的短篇小说。他的小说是以反映城市生活见称，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不过也有一些缺点出现。他这些作品揭露和抨击一些小市民，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丑恶嘴脸，比如〈图穷匕现〉、〈问医记〉、〈玛丽小姐〉、〈升了官的朋友〉等，在描写和暴露城市生活方面有一定的成熟。短篇〈火坑边缘〉大约是企图暴露按摩院的内幕，然而没有取得效果，反而起着坏的影响。……处理作品的题材是不妥当的，表现的仅是事物的表面现象，并没有深入事物的本质，像〈升了官的朋友〉……对有关主题的人物并不深入刻划，好像〈升了官的朋友〉的洪子明，〈问医记〉的杨医生等。……〈玛丽小姐〉却大大地介绍作者跟太太如何恩爱……〈升了官的朋友〉在前段大大地介绍了自己的健康进展……他常以第一人称来写作，限制了对小人物的深入，对主题的刻划。……〈火坑边缘〉除了作者的思想缺点外，一方面也是机械地运用第一人称的结

果。……（见辛默的从〈火坑边缘〉谈起）他时常把生活的片段，化零为整，刻划描绘人生世故出来。他的〈我家的壁钟〉，由头至尾，都是说〈钟的向后跑〉的〈有趣事件〉，主题可说有说无，因为作者没有明显烘托出来。这主题应该是表〈时间的重要性与前进必然性〉，但是在全文里面，作者没有只字提及上述问题。相反地，却说了一大堆闲话。……（见土里根的〈中庸之道及其他〉）。他在行动周刊发表的短篇小说尚有〈她醒过来〉、〈新加坡不是一天建起来的〉、〈半空抛下来的烦恼〉、〈丹美娜海演的故事〉……，其中不少写得类似〈幽默小说〉，由于一些处理不当，有写作态度不严肃之嫌。

他最近几年写的短篇小说，似乎寥若晨星。

1976年，他应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文艺刊物〈新加坡文艺〉之邀，写了两篇小说〈祸从天降〉和〈汽车挡灾〉。1977年，他在〈新加坡文艺〉只发表一篇小说〈鱼跳楼了〉。这些小说，写得不似以前那么粗糙，内容不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而且写得颇为深刻和含蓄。他仍然保持着他的幽默作风。〈汽车挡灾〉描写一个被商场上的朋友拉进去大酒楼的〈老实人〉，由于惊闻在那儿“搵食”的红牌歌星，每日的薪金竟然多达美金一千五百元，因而感慨万千，写了一篇什么，投寄去某某杂志上。想不到，这篇文章竟然闯了祸，那些被影射了的人物，因而找上门来，“老实人”虽然“紧闭门户”，“严居不出”

，然而那部跟了他两年的“老爷车”，却是“四条腿都软了”，车身前后左右，都被人用钉子之类的东西，划上了乱七八糟的花纹，成了“挡灾”的废物了！这篇作品善用比较的手法，来反映这个社会，写来笔调轻松，开始和结束都不落俗套，内容所触及的，虽然是社会片断，但是通过作者老练的文字，则不显得平凡乏味，最重要的是，作者心里所要说的，恐怕不是〈汽车挡灾〉这么简单的吧！〈祸从天降〉也写得相当吸引人，虽然它表现的也是社会生活的片断，然而它的包涵面阔大，常令人因情节而联想起许多其他的构思。



遗憾夙愿实现一半

新加坡资深作家李汝琳，由于患上脑癌，药石罔效，于3月17日与世长辞，终年87岁。从此，新华文坛又损失了另外一位老作家。

李汝琳生前有一个夙愿，就是编印4部集子，每部大约20万字，以总结他在新加坡30多年所写的作品。他要从零开始，另作起点，只专心创作长篇小说。

这4部比较短篇代表性的集子是《李汝琳中篇小说集》、《李汝琳创作集》、《旋涡》以及《李汝琳短篇小说集》。

《李汝琳中篇小说集》选收4篇中篇小说，已于1986年由香港南方书局出版。

《李汝琳创作集》是作者从4部诗集《惜作集》、《再生集》、《叩门》和《金与沙》，两部散文集《艰险的行程》、《消夜集》和另外一部尚未出版的散文集以及独幕剧集《喜逢》中选出一半满意的作品编成。这部创作集已于1987年3月由南方书屋出版。

《旋涡》是作者唯一已经出版的长篇小说。他是于1962年

12月由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列为他编的“南方文丛”之一。这部长达20万字的巨著，是以印度华人社会作为背景，情节相当复杂，人物众多，场面也相当广阔。作者已经表示要修订这部长篇小说，以新的面目再版。

《李汝琳短篇小说集》是从作者已经出版的两部短篇小说集《新贵》和《漂浮》中选编而成。他对其中数篇小说有系念之情。

在这4本集子中，只有前两部已经面世，李汝琳的夙愿只实现一半。他的家人或他生前担任会务顾问的新加坡作家协会或锡山艺术中心应该设法出版后两部集子，以完成兑现他的夙愿，来安慰他在天之灵。



12-5-91 “文坛内外”

黄笃修已于1978年10月20日在新加坡逝世，终年六十九岁。

他不但是香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地著名工业家，而且是个颇为人所知的写作人。他是以写游记出名。他的游记大多是他出国时，在旅店里，飞机上抑或火车中，利用零碎的时间，随时随地写成的。他共出版了四部这一方面的著作《东鳞西爪》、《游踪寄语》、《日本往何处去？》与《行隐集》。

由于从五十年代开始在新加坡从事商业和文化的活动，有人也把他列为马华文艺写作人之一。

黄笃修原籍福建厦门市鼓浪屿，出身自鹭岛望族，曾经肄业于北京燕京大学，毕业于广州岭南大学。

他在大学读书时代，曾经选辑平时日记成册，颇受当日许地山的激赏，答应替他写序，并且介绍书店代印。后来，许地山突然逝世，那时他也已入商场，出版日记的事情遂告中止。

日本侵略中国，厦门沦陷后，他夫妻在鼓浪屿英华书院教生物学。

他在陶化大同有限公司服务多达四十年，先后任过新加坡，马来西亚和香港的陶化大同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新加坡和

马来西亚的佐藤陶大工程私人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纽西兰奶品（星）私人有限公司董事长，夏鼓陶化大同公司要职，并历任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九龙华商会会长，新加坡厦门公会主席，新加坡食品厂商联合会名誉会长。1955年至1957年，1972年至1973年，担任新加坡南洋学会会长。

他的游记《游踪寄语》是在1954年7月15日出版，以日记的形式，记述他从新加坡到美国的见闻。他沿途逗留马尼拉和檀香山。他在美国三个多月期间，大部份的时间停留在好莱坞的罗安琪市及纽约。他也在芝加哥、华盛顿、尼加拉瀑布、旧金山以及三类重要工业城市逗留一些时日。他在纽约渡过感恩节，在罗省渡过圣诞节和除夕。这部游记曾在香港的华侨日报和新加坡的中兴日报发表。马鉴、曹聚仁、连士升、李微尘、陆海安和陈梦因都为本书写序。马鉴说：黄笃修在日记中，处处留意美国科学的发展和华侨的生活。曹聚仁说：他（黄笃修）所看到的乃是韩战初停，火药味依然弥漫着的新大陆。连士升说：他（黄笃修）能欣赏美国工业的特长，他能看出美国社会的毛病，在行文上，他随时流露着率直的态度，幽默的笔调，畅达的文字。李微尘说：黄先生在旅途中，记述他日常所见闻，和他的一些感想，文笔尤特别轻松，叙事也特别的有风趣。陆海安说：他的写作技巧，当然比不上职业作家，但却自有他的更大好处：

（一）他没有雕琢，只老老实实把见闻的影象反映出来。

(二) 他所有见闻，以华侨的观点来看游踪所至而接触到的问题。

(三) 华侨今天所处的境地的描述，用不着多作修饰，笔锋下自然带有亲切的感情，说得娓娓动人，如话家常。

由于他此行留在美国的时间较长，本书大部份也是描述美国情形的：

(一) 美国人生活紧张，从朝到晚，忙个不了，实在是勤劳的在工作；

(二) 美国今天已进入紧张的备战状态中。

《日本到何处去？》于1969年由新加坡南洋学会出版，列为南洋学会丛书之一。这是作者游历日本之后的记游作品。他在日本逗留的时间虽然短暂，但是他对日本社会民情的记述，是相当深入和透澈的。本书书前有林语堂及星港名流的序文，内容可分为三部份。首部分是作者对日本的观感：〈日本到何处去？〉、〈东京变了〉、〈日本人与中国人〉、〈市中心的坟场〉、〈国民的训练〉、〈礼失而求诸野〉、〈日本途路的革命〉、〈帝国旧楼存亡的斗争〉……。次部分是谈到与作者事业有关的日本酱油业：〈日本酿造之考古〉、〈记茂本三郎社长及国中明博士，日本酱油酿造业剪影〉、〈续述日本酱造工业〉”。第三部分为四篇散文：〈仙台市的鲁迅纪念碑〉、〈日本的工资与物价〉、〈述度的礼貌〉、〈敌乎？友乎？〉……。

《行隐集》于1972年8月由香港湘涛出版社出版，列为南洋学会丛书之十四。这是作者对英国的观感，游历欧洲、法国、美国和日本等国时有感触而写的游宗颐、魏雅聆、林太乙、施祖贤、陈育崧写序，由曹聚仁、宋郁文、黎普佛、陆海安、朱振声，大方写跋和读后记。书内所收集的文章包括：〈丘园的传奇〉、〈三百万镑的名画〉、〈佬息镇旧地重游〉、〈枯木禅心沉百感〉、〈英国的情调〉、〈英国政局的欢喜冤家〉、〈冷战〉、〈从工运历史看码头大罢工〉、〈从码头〉、〈下议院的催泪弹〉、〈是开始改弦更张的时候了〉、〈在科学的进步中失掉了自己的人类〉、〈别矣伦敦〉、〈行不得也哥哥〉、〈美国青年看罗马〉、〈拉丁民族与女人〉、〈比京的旧梦〉、〈噢！加尔各答〉、〈日本的科技〉、〈原爆廿五周年的长崎市〉、〈伊斯兰教规与物质文明的影响看美国的社会〉、〈欧美国家的性解劬〉……。

15-2-1979 《星艺》

提起沈强，马来西亚半岛和沙巴州的文艺爱好者和读者，相信会感到陌生，因为他的作品大部份以上都在砂劳越州的报章文艺副刊以及当地的刊物发表，马来西亚半岛和沙巴州的报刊则罕见他的作品。

沈强已于1979年1月21日逝世，这不但是砂劳越文坛，也是整个马来西亚华文文坛的损失，因为我们失去了一个对文艺界多少有贡献的写作人和编辑人。他离世之前，曾经患上了高血压，一度不能够起身，过了一些时日，病况好转，可以学步，但是，他却溘然去世，令人感到突然。

沈强原名沈焕瑜，1937年4月9日生于古晋，受过华文中学教育。

他在六十年代主编过古晋中华日报的文艺副刊〈拓荒〉、〈椰风〉和〈文艺阵地〉时，邀请砂劳越著名小说写作人魏萌和诗歌和杂文写作人田柯（田农）等人助阵，使这个副刊成为当时一个有影响力的文艺副刊。

除此之外，他也曾经当过古晋论坛报的文艺副刊〈猫城文艺〉和古晋心声出版社出版的《心声月刊》编辑。（他是这个

出版社的主席)。

他写了很多作品，主要是杂文，其次是戏剧和论文等等。不过，这些作品没有出版成单行本。

他生前曾把他的杂文编成《微风细雨集》，但是没有出版。

他比较出名的戏剧是《我们都是一家》、《乡村儿女》、《人兽之间》以及《喜事重重》等等。



22-2-74 “湖滨公园”

新加坡青年写作人符气南已于1978年7月初，由于肾病恶化逝世！

在新加坡华文文坛，符气南虽然不是一个很有名气和有份量的写作人，不过，他写得很勤，除了散文之外，他也写小说和诗歌，经常投到报章特刊和刊物发表。

符气南，笔名符剑和竹付等，原籍广东省文昌县，1944年出生，中学毕业之后，任职于新加坡大东方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他在中学时期就喜欢写作，时常投邮香港的《世界少年》。之后，他的作品散见于《星洲日报》副刊〈星云〉（林健安主编），〈青年园地〉（李文学主编），《南洋商报》的〈新年代〉和〈小说天地〉，有几篇散文尝试以周围一些事物来反映某些现实的问题，例如第二辑中的〈平凡的人〉、〈梦〉和〈胶林，歌声，思念〉虽然写得很浮泛，但是多少带点现实性。

1972年4月，他的第二部散文集《幸福的期待》，由新加坡新文艺生活企业公司出版，内收二十九篇散文：〈生活，歌

唱〉、〈不幸的人〉、〈灾祸〉、〈在建筑工场上〉、〈风雨中的裕廊〉、〈花月佳期〉、〈生命之歌〉、〈前面的路〉、〈向生活欢笑〉、〈罗敏申路的早晨〉、〈红土路上的黄昏〉、〈十字街头〉、〈风烛残年〉、〈咀〉、〈眼睛〉、〈战火〉、〈高〉、〈潮起，潮落〉、〈往事〉、〈幸福的期待〉、〈生活的担子〉、〈一件小事〉、〈陋巷〉、〈MW先生〉、〈生命里的悲剧由星洲到古城〉、〈柔佛的土地上〉、〈海上游迹〉、〈窗前琐记〉。这些散文写了一些普通的观众，但是无奇，表面，老生长谈，所写的景物和游记，也都是平凡之作。他的散文曾经被文艺界评为内容贫乏，鼓励他多写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他颇能接受，同时以严肃的态度，从生活中吸取题材。他写出的这些作品，虽然还不能够深入反映一般生活，但是已有现实的色彩，不再是风花雪月了。他把一些事件，感触和见面加以描写，便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一件小事〉和〈MW先生〉等等。

符气南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是《蚕》，1976年9月由新加坡华文中学教师公会出版，列为中教文艺丛书（叶昆灿主编）之一。这部厚达八十二页的集子，选收了十篇小说：〈为什么要回家〉、〈十年风雨〉、〈她在烟雾中〉、〈蚕〉、〈大雨过后〉、〈开始与结束〉、〈两百个日子〉、〈为了买车〉、〈遇〉、〈高攀〉。这些作品一般上描写大都市里小市民的故事。

事。作者在后记中说：“……1971年，在谢克兄的鼓励下，我竟然写起了小说来，而且后来越写越勤。收到这个集子里的就是那个时候的作品……。”

载自1979年1月《星槟日报》



马华青年作家梁园于1973年11月4日晚上11时45分，在《新明日报》值勤完毕之后，乘同事威士霸回家途中，突遭两名歹徒伏袭，脑部重伤，昏迷不治，逝世于马大医院。消息在各报刊出，惊动整个马华文坛！

梁园原名黄尧高，其他笔名为黄原、黄元、鲁天、小谷、梁过、黄建、桂闽……，原籍广西容县，约于1935年生于霹雳州江沙。受完小学教育，前往太平华联中学升学。离校之后，曾在吡叻乌鲁十八丁华联小学担任临时教员，在吉辇培英小学担任临时校长。约于1965年，前往居林经营海天书局。1970年11月杪结束海天书局的业务，南下八打灵再也，担任新明日报电讯组翻译，约于两年后，升任助理编辑。

梁园在校时期，就对文学有浓厚的兴趣，开始学习写作，离校以后，积极于文学创作，同时参加文艺活动。1964年，他参加海天出版社，曾任该社主编与社长，编过《海天月刊》与《海天副刊》。

梁园是以创作小说在马华文坛崭露头角，不过，他也写散文、杂文、短论、诗歌、文艺理论、随笔什感与妇女文章

等等。这些作品散见于《蕉风》、《学生周报》、《教与学月刊》、《当代文艺》、《海天》、《新潮》、《荒原》、《妇女》、《星洲日报》的〈青年园地〉（叶世芙与李文学主编）、《新明日报》的〈青园〉（林福利主编）与〈新风〉（姚紫主编）、《星槟日报》的〈星艺〉与〈莲花河〉、《光华日报》的〈青年文艺〉、《马来亚通报》的〈晨钟〉与〈通道〉……。

梁园在六十年代出版过四部文艺著作，即：以小谷为笔名出版的《山居寄简》，以梁园为笔名出版的《喜事》、《鬼湖的故事》与《黄与白》。

《山居寄简》，于1962年8月初由香港艺美图书公司出版，被列为“南洋青年文学创作丛书”，内收四十一篇书简，其中大半曾在《星洲日报》的〈青年园地〉（叶世芙主编）发表。该书为卅二开本，定价港币一元五角。

《喜事》，于1962年9月由新绿出版社出版。这部厚达一百零九页的短篇小说集，选收十六篇短篇小说：〈喜事〉、〈年〉、〈阿敏娜〉、〈沙盖的爱情故事〉、〈卖田地〉、〈月亮光〉、〈卖冰水的姑娘〉、〈春联〉、〈人间天堂〉、〈离婚〉、〈三个歌王和三个歌后〉、〈牢骚〉、〈传统〉、〈过桥〉、〈鸟语花香〉、〈勒索〉。

《鬼湖的故事》，于1962年11月由香港东方文学社出版，被列为“文学丛刊”之一。这部中篇小说描写华巫两族两代青

年男女的恋爱故事。此书厚达一百八十八页。

《黄与白》，于1966年6月由居林海天出版社出版。这部短篇小说集，卅二开本，全书一百廿二页，除了〈序〉之外，内收四篇短篇小说；〈甘榜的悲剧〉、〈百字票〉、〈黄与白〉、〈皆大欢喜〉。

梁园尚未出版的著作计有〈崩溃〉、〈自由与枷锁〉、〈广西人〉、〈天网〉等等。



1973年

新马著名的美术工作者，漫画家兼写作人歹羊，已于1977年10月17日，在新加坡逝世，终年六十三。

歹羊，又署TY，原名杨文颖，从事艺术的工作多达几十年，但他的图，文与字总是显得那么年轻，这是因为他能够追求新，创造新的缘故。

他在新加坡《南洋商报》任职，副刊的版头都由他设计，他也为该报画了不少的世界著名人物绘像，线条简洁，栩栩如生。

他曾经在〈商余〉版发表不少的漫画和一系列有关禅师故事的短文，都富有哲理，令人读了，回味无穷。

他也为一些刊物画漫画，如“知识天地”同时经常协助文友设计书籍封面。他所设计的封面，好像他的漫画一样简洁有力，图案简单，但并不单调，显得朴实大方，极富吸引力，同时又很贴题。因此，在他的晚年，越来越多的写作人，都喜欢请他设计封面。我在接获他逝世的噩耗之后，见到他最新设计的书籍封面，是新加坡女作者蓝玉著的散文集《西窗晨语》（1977年9月由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出版）。这可能是他最后的封

面设计作品。

他为副刊版头和封面设计所写的美术字体具有图案美，跟他所设计的图案配合得天衣无缝，水乳交融。他这种独有的特色，已经成为他美术作品的“商标”。许多人一见到他的美术作品，不需要查问，就知道出自他的手笔。

他后期在龙年以龙为体裁所画的漫画，在文化界最脍炙人口。这种曲高和寡的漫画，含有高度的哲理，并不是普通漫画读者所能够欣赏的。因此，他生前出版的一部漫画集，并不像普通漫画集那么畅销。

他除了出版过一部漫画集之外，也曾于1972年出版一部结集《点·线随笔》。这部由八打旻再也蕉风出版社出版的结集，里面所收集的文字，曾经在《南洋商报》的美术版连载。这些作品是他在1970年至1971年之间，陆陆续续写下的艺术随笔与杂感。这几百则文章，共有十多万字。由于作者从事艺术工作数十年，对其中的甘苦，有深刻的体会，故写来隽永深沉，发人深省。虽然这些文字谈的是艺术，却含有丰富的人生哲理在内。

24-10-1977

中国报在11月19日报导，报坛耆宿，名政论家，前新加坡总理公署新闻秘书李微尘已于十八日（星期五）逝世，享年积润七十有八。

他是从1966年初开始担任总理公署新闻秘书，前后十年。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先生在悼词中说：李微尘对讲华语社会与英语社会都深切了解。他帮助总理向人民传达政府的政策。在当时的情况，这是极其艰苦又棘手的工作，因为当时讲华语和讲英语两个社会的意识歧异，是比今天明显得多，尖锐得多。总理感激他对政府及总理的效忠及有效率的服务。

李微尘原籍广东省中山县，原名李惟诚，1903年生于美国檀香山，是个有美国国籍的人，但是在五十年代初或四十年代末，未知何故，放弃美国国籍，甘自选择做了没有国籍的人。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之后，进入研究院深造，专攻历史与政治。从那个时候起，便在美国报章写稿，开始同新闻界联系。1931年前赴中国。大约在1945年9月至1946年12月赴东北时止，他曾在京滬路局任职，中国抗战期间及战后，他在香港从事新闻出版的工作，同时跟一些文友创办创垦出版社，出版《

热风》半月刊。

1956年，他应新加坡南洋商报报业社李玉荣的邀约，从香港前往新加坡，协助李玉荣筹办另外一家报纸。当时有一些刊物报称，李微尘重新改革南洋商报的编辑部，致使编辑部人员为了饭碗问题而引起恐慌。他曾否认这宗事件，他说，他只是协助筹办另外一家报纸，完全跟南洋商报没有关系。他又说，如果勉强说有关系，那就只因南洋商报也是属于南洋报业社系统下的一家报纸而已，不过，后来李微尘担任南洋商报总编辑却是事实。

他也主持过新加坡电视广播新闻部门。

1966年初，他出任总理公署新闻秘书，1975年退休。

1969年，他获得新加坡国家行政功绩金章。

他在香港时，一直强调自己是异端者。他说：“惟有异端者才敢于说真话，因为在任何政权之下，真话就等于异端。”他写有关政论的文章时，批评美国和台湾，批评中国。他们创办的《热风半月刊》，也刊登这类作品，因此，曾经被套上“统战”的帽子。针对这项指责，他表明：“我所写的文字……对自己忠实，我只能说出我心中的话。……而《热风》。什么都谈，有时也谈到政治，但它不是一个纯粹政治性的刊物，《热风》的作家们，也没有成立任何性质的组织，因此，它不可能有一套有体系的理论。”他又说：“《热风》还是一个能容纳不同的思想，意见，主张和理想的这章的刊物；它绝对不是

待何政党的言论机关；它也永远不会堕落而至于去任何政党的喇叭筒；它向来未尝派出代表参加过任何党派的任何集会，也永不会派出代表参加任何的政治活动；《热风》将永久是一个不凑热闹的甘于寂寞的孤立的刊物。”由此看来，难怪有指李微尘是以第势力搞政治的人。实际上，他是个有党派的人物，而且他搞政治很为人所注意，善评恶评很多。有人认为，他的人格孤介独立，是不配搞政治的。

在政论方面，他是个常识非常丰富，富于逻辑感与人情感的人。他也有幽默感，但是，神秘感似乎较弱。弱于神秘感的人，直觉往往逊于推理，因此，他的文笔严谨有余，平稳缜密，可是缺少异峰凸起之笔。



29-11-77 “湖滨公园”

麻坡早期作家薄丝



知道麻坡早期作家薄丝的人，似乎寥若晨星。能够深一层提供有关薄丝史料的人，至今依然没有遇上。

如果以一般的角度来看，薄丝这个名字可以说是属于一个女性的，姓薄名丝；假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笔名颇为奇特，薄薄的丝绸，只有作者才能知道它的含意。其实，这个笔名是“博士”的谐音，作者少年时希望以后能够成为博士，但是这个梦想没有如愿以偿。

在现有的文学史料中，写到薄丝的，只有方修和杨松年。

方修1963年12月由新加坡世界书局出版的《马华新文学史稿》中卷写到《狮声》时，提到的作者群，其中包括薄丝在内。他说：1934年，在《狮声》与编者李铁民“同在该刊发表文章而比较活跃的作者，有何曼倩、梁志生、梅薄丝、李君侠等。这些作者的特卓是相当笔健，很多琐碎烦屑的问题，都能够发挥得酣畅淋漓，但却缺乏李氏那种关注国家、民族、社会以至国际大事的痼疾在抱、悲天悯人的旷大胸怀。”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方修在《马华新文学大系》中没有选收薄丝的作品。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目前难得一见薄丝的作品。新加坡

国家图书馆可能藏有《狮声》显微片，或许可以找到他的作品。

杨松年在1990年8月由新加坡同安会馆出版的《南洋商报副刊狮声研究》中，谈到薄丝的文字较多：“薄丝，姓梅，其他情况不详，也是《狮声》副刊一位相当活跃的作者。笔名另署梅、梅君等。在李铁民编辑《狮声》的前一阶段，已开始为这副刊写稿，共有5篇作品：〈漫写〉（散文）、〈婚夜的月〉（诗）、〈痴心女子负心汉〉（散文）、〈弱女哀音〉（散文）、〈游艺会记〉（散文）。在连啸鸥代编时期，作品渐多，也多是随笔，计有：〈从饭桶说起〉、〈漫记〉、〈卓君的悲哀〉、〈狂鸣〉、〈不要气馁，女人〉、〈青年病〉等，另有两首诗：〈失望中〉、〈给她〉。李氏回星接回编务后，薄丝就少交稿予李氏，只见有一篇散文〈九一八前夕的麻坡〉出现而已。……”1935年1月13日，李紫凤拈编《狮声》之后，薄丝写得最勤，发表86篇散文，16篇翻译作品，1篇短篇小说〈简单的生活〉，1篇戏剧〈家与国〉和1篇论文〈如何改革中国文字〉。1936年2月，《南洋商报·狮声》（李紫凤编）跟《星中日报·星火》（胡君苹编）笔战，他在《狮声》撰写〈近视的文艺批评家〉和〈应有自知之明〉参战，抨击《星火》作者李润湖。李天游编辑时期，刊出薄丝的杂感〈谈忙〉、〈硬干〉、〈吉路日窄〉和〈泽及一万〉以及翻译小说〈三办士的银币〉和〈俘虏越狱记〉。戴隐郎编辑时期，薄丝似乎没有作品刊登了。

薄丝在中学时期就开始写作，在什么报章副刊抑或文学刊物投稿，目前不得而知。他在《狮声》刊出作品时期，是否有作品同时在其他地方刊登，仍然找不到有关资料。他在《狮声》以后，作品在何处发表，也还没有查到。希望知情人士提供有关史料，使有兴趣的读者和马华文学研究者能够进一步了解这一位早期作家。

根据所查询的资料，薄丝原名梅锡祥，生于广东台山，幼年南来柔佛州麻坡，在中华小学插班念三或四年级。中华中学初中毕业后进入当地一所英文中学，插班念8号班。有一天，他打篮球时跌倒，脚骨折断，前往新加坡寻找铁打医生治疗，弃读9号班，在他父亲合股经营的当店帮忙。在香港念一年的中医，回国后到吡叻州怡保挂牌当中医师。约1948年曾在中化小学教书。过后又前往怡保谋生。后来患有肺病，1950年代在怡保与世长辞。

2017年3月3日刊于《南洋商报·商余》

王万才青年文学奖得奖者 麦秀的生平及其作品



南马文艺研究会会长年红于今年11月20日宣布，来自槟城的麦秀，以中篇小说《海葬》获得王万才青年文学奖。奖金1千元正。

《海葬》曾经在光华日报副刊新风版上连载，全文大约两万多字，以渔村为背景，描述一个中等家庭的破落，同时刻画一个私生子的内心痛苦与挣扎。

评判李禄祥（南洋商报主笔）说，这篇作品“颇能刻画现实人物性格”。另一位评判韦晕（新马著名小说家）说，这篇小说“技巧纯熟，对被旧社会遗弃的人，颇有深入的描写”。

麦秀，又署纪康、艾玲与小康等等。原名郑文水，原籍福建晋江，1944年生于槟城，1963年毕业于韩江中学之后，担任《教与学月刊》助编，然后改在教育出版社任职。

他在中学时代就开始写作，他最先写诗，后来转向小说创作，并写散文和杂文，至今不停创作。他已经写下10多首诗歌，一百多篇短篇小说，一篇中篇小说，五、六十篇散文和杂文。他正在创作一部长篇小说，暂名为《茧》，描述一个对爱

情充满着美丽理想的少女的一生遭遇，而爱情往往是有变化的，结果事与愿违，美梦破碎了，而自暴自弃的走上堕落之途，作茧自缚，下场凄惨。

麦秀的作品散见于南洋商报的《读者文艺》，星报的《星艺》，光华日报的《新风》等等。过去的作品发表于南洋商报北马增版文艺副刊《绿原》，焦风月刊，学生周报，银星诗刊，海天月刊，海天副刊，韩风等等。

1970年，他和李苍（李有成）、思采、归雁、梅淑贞、江振轩及慧君等人组织“犀牛出版社”，出版“犀牛丛书”与“大马文丛”。他是这个出版社的经理兼编委。在这之前，他是海天出版社社长。

1970年10月，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再见，斑马线》，由犀牛出版社出版，列为“犀牛丛书”第二钟，内收作者于1968年至1970年间写成的12篇短篇小说：《再见，斑马线》、《妹妹与佣人》、《修女》、《路》、《酒后》、《醒》、《离失》、《死水》、《菊的个性》、《枷》、《死的设计》、《漩》。

1976年9月，他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绝粮》由台湾国家出版社出版。列为“读书人丛刊”第28种，全书厚达240页，共10万多字，内收作者自1971年至1976年之间写成的短篇小说19篇：《困》、《球》、《堕落》、《剋星》、《绝粮》、《黑网》、《弃婴》、《哀荣》、《浪子》、《阴谋》、《救世》、《

明天》、《摩多车》、《渔舟唱晚》（又名望春风）、《跳楼的人》、《黑色年代》、《再见的时候》、《守望台的黄昏》、《乍暖还寒时候》。本书在出版之前，曾经三易其名，初名《望春风》，后改为《乍暖还寒时候》，临出版时，又易名为《绝粮》。《绝粮》是其中一篇短篇小说，描写时下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嗜毒。

1976年10月，他同归雁、梅淑贞、思采、江振轩和川谷合著散文集《犀牛散文选》，列为“犀牛书丛”第五种。本书收集他的10篇散文：《命运以外》、《寸寸心声》、《焚燃之夜》、《悠然小筑》、《紫色的回忆》、《沙滩·船》、《哦！多巴湖》、《泛舟在多巴湖》、《刀》、《再见，三十一》。这些散文是作者在1971年至1976年之间写的。有人认为，麦秀的散文，跟本书其他作者比较，有更浓的五四阴影。

18-12-77 “湖滨公园”

槟城女写作人安安于1月3日在本报文艺副刊“沙洲”的《文人写真》栏介绍了《画政治漫画的“帅”女孩 - 默默》。

她在文章的开头说，“在中文写作圈子里，我知道有两位笔名默默的写作人，不过，一位是男士，一位是小姐。”

她介绍了默默小姐，现在让我介绍默默先生吧！

默默是砂捞越写作人，在古晋念中学时就开始写诗、散文和小说，不过，他比较喜欢写小说，毕业后转向广播剧的创作，由古晋广播电台播出。他到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戏剧系影剧组深造后，更偏向戏剧的写作，目前仍然在台湾以编导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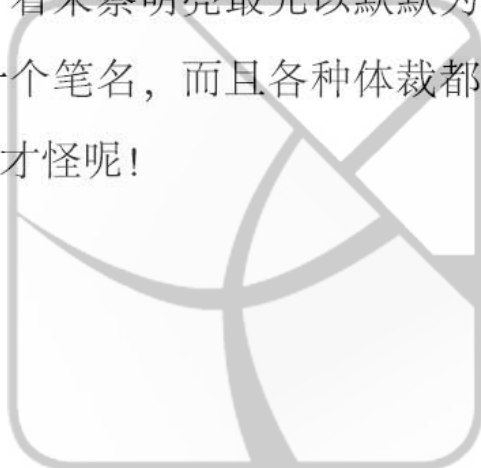
几年前，他接受本地一家报章访谈时说，“他搞场剧，为理想。他卖剧本，为生活。他在异国飘荡，因为祖国没有适合他生长的土壤，但他仍想回来！”读了他这段话，很为他感到无奈，也为他的际遇和我国的现况感到悲哀！

他以原名蔡明亮，在台湾戏剧界、电视圈和电影圈搞出名堂来了。电影《风车与火车》、《小逃犯》和《策马入林》的剧本是由他执笔的。其中的《小逃犯》曾于1984年在第29届在亚太影展上获得最佳编剧奖，但是，领奖时，蔡明亮的名字不见

了，只剩下导演张佩今一个人的名字。更令人气愤的是，他只领到台币2万元的剧本定金，以后的编剧费就追讨不到了！最少有台币10多万元的编剧费竟然成为他初入电影圈的“学费”！

默默曾把几出舞台剧剧本编程戏剧集《黑暗里一扇打不开的门》。这部戏剧集获得了马来西亚福联会暨雪兰莪福建会馆1985年度文学出版基金戏剧组优秀奖。不过至今尚未出版。

蔡明亮是大约在1973年以默默为笔名投稿古晋报章文艺副刊。槟城女写作人默默这个笔名，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在80年代出现。因此，看来蔡明亮最先以默默为笔名。假如他们两人仍然坚持使用一个笔名，而且各种体裁都写，读者和搞文学史的人不眼花头痛才怪呢！



刊于24-1-88新明周刊“文艺天窗”

去年八月中，应邀前往吉兰丹首府哥打峇鲁协助马来西亚潮州公会联合会主催，吉兰丹潮州会馆主办“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展”。当时，想到的其中一个问题是：吉兰丹有多少华文写作人？由于缺乏资料，所以没有特制“吉兰丹写作人”的专辑，现在谈起，仍然感到遗憾！

回来之後，我去注意吉兰丹写作人的资料，到目前为止，收获不多，这可能是这个州的写作人屈指可数。

吉兰丹似乎没有前辈写作人。一九六一年四月一日到哥打巴鲁中华学校担任校长的丁嘉树，应该是曾在太平华联中学当训育主任（或教务主任？）和高中华文教师的丁嘉树。他的笔名是丁森和丁丁，来自香港，作品曾在《当代文艺》等等刊物发表，共有多部著作。

六十年代中，常在星洲日报综合性副刊《星云》（林建安编）发表散文的水生，应该是地道的吉兰丹人。他已调往丁加奴执教，近年来似乎少写作，近况不详。

萧冰在一九七五年十月出版《萧冰短篇》（棕榈出版社）时，已在巴西布爹经商，目前定居该地，但已停止写作。他是

在柔佛东甲出生，在威省大山脚长大和受教育。现在算是吉兰丹人了。

七十年在马华诗坛崭露头角的左手人（圆心鸮）是于一九五零年在哥打巴鲁出生，当地中华独中毕业，后来迁往柔佛新山谋生。他初期在《学生周报》发表诗歌。一九八零年，人间出版社诗丛刊为他出版个人专辑，内收二十六首诗。目前他以原名黄远雄在新明日报《沙洲》和其他报刊发表诗作。

目前多产写作人之一的李国七也是吉兰丹人，在怡保翁姑奥玛工艺学院攻读修船机械工程，航海一段时期。

麦浪是在邦咯岛出生，不过在吉兰丹长大和受教育，曾在话望生布赖分校执教，也算是吉兰丹人了。他现在关丹执教。他的作品主要是散文和小说。

目前在巴西布爹写得很勤的辛吟松是吉兰丹文坛的后起之秀。原居大山脚的沙河现在哥打峇鲁搞摄影业，但不再写诗了。

其他的吉兰丹写作人星期三、艾琳、方路和阿梨等人。

在吉兰丹出生的秦林和青青草等人目前已是新加坡的写作人。

载自31-1-1988新明日报《文艺天窗》

在马来西亚华文文坛，雨川是以写小说出名。他不停地，努力地写作，是文坛的一名斗士。除了雨川之外，他也以纪红及其他笔名发表作品。

他原名黄俊发，大约1942年生于吉打。他还没有读完初中的课程，就中途辍学离校，在陶器厂工作。他是在离校之后开始自修和学习写作。1959年才认真写稿，至今有二十年的写作历史。

最初，他以俊发为笔名，在《光华日报》的〈青年文艺〉（温梓川主编），《星报》的〈星艺〉（林姗姗主编），《星洲日报》的〈青年园地〉，《海天月刊》和《海天副刊》等处发表短文和发表短篇小说。六十年代中期，他开始以雨川为笔名写作。

他的作品也曾刊在《南洋商报》的〈青年文艺〉（杏影主编）、〈绿原〉（林风主编）、〈新年代〉（谢克主编）和〈小说天地〉（谢克主编）、《新明日报》〈青园〉。他的近作散见于《南洋商报》〈读者文艺〉和〈新妇女〉以及《星洲日报》的〈文艺春秋〉（甄供主编）。雨川的作品主要反映小市

镇人物，乡村马来人、胶园和陶器厂工人的生活。

1970年，他的中篇小说《生活的历程》由新加坡坡上海书局出版。他通过高维川个人的一段恋爱以及同他一起劳作的朋友的生活，来反映北马一些人民的遭遇。本书颇受欢迎，共出了四版。

1961年10月，他与一批文友合著《橡实爆裂的时节》（香港艺美图书公司山版），内收其小说〈到巴西去〉。

1962年6月，他又与一批文友合著《四月·我们》（香港海鸥艺术出版社出版），内收其小说〈高攀〉和〈崩溃〉。

1972年3月，他的小说《死亡的羁绊》被苗秀收入《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之内。

1973年8月，小说《椰林深处》被收入马来亚大学华文学会出版的《1972年度文艺创作选》。

1974年5月，小说〈金黄收获〉被选入港星马作者合集《萌芽集》（香港青年出版社出版一）。

他也写了不少散文，曾经在《星洲日报》〈星云〉（林建安主编）发表。他参加文艺创作比赛，始自五十年末。他以〈从星夜到天明〉，获得《学生周报》主办的小说比赛第一名。

1964年，他用士凡为笔名，以“障”参加槟城《教与学月刊》主办的全国短篇小说比赛，获得公开组特优级丙等奖。

1967年，他用俊发为笔名，以〈死亡与新生〉参加《教与学月刊》第二次全国短篇小说比赛，再度获得公开组特优级丙

等奖。

1969年，他以〈丈夫〉参加《新明日报》第二届小说创作比赛，获得入选奖。

1973年，他以〈疾风劲草〉参加新加坡大学中文文学主办的文艺创作比赛，获得小说组入选奖。他的《椰林深处》和《不出卖土地的人》也先后获得马来亚大学中文学会和新加坡大学中文学会主办的创作比赛小说组入选奖。

雨川已经完成的另外一部中篇小说《阿好的锻练》，将由一家出版社出版。他已经发表的短篇小说，数量惊人，可以编成多部短篇小说集。



三个蔡欣 一个哼歌两个操笔



最近，本地歌坛出现一位女歌星，名叫蔡欣。她引起我的注意，并不是因为她的歌唱得特别好听，也不是因为她长得格外漂亮！其实，我没有听过她的歌，也没有见过她的人。

我注意她，不，应该说 I 注意她的名字，由于我觉得熟悉。

假如您注意马华文坛的话，您会知道有一位写作人，名叫蔡欣，但是不是女的。

如果您熟悉新华文坛的话，您会晓得有一位写作人，名叫蔡欣，他也不是女的。

马华文坛的蔡欣，早期的笔名是蔡小流，或小流，后来也用冬阳和小盖仙等等笔名。他原名蔡泉兴，祖籍福建省南安县，1943年生于吉打州丽坑，居林觉民中学毕业。他在60年代就开始写作，同时参加慧适、陈慧桦、梁园和丘梅等人合办的海天出版社，并且出任义务经理。当时，他的作品，除了《海天月刊》之外，也散见于北马华文报章的文艺副刊。1978年，他出版散文和小说合集《心霞集》。

新华文坛的蔡欣，其他笔名是怡然和宇文轩，本名蔡向荣，祖籍广东省澄海县，1947年生于新加坡，毕业于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现为中学教师。他于1965年开始写诗歌与散文。他于1938年出版诗集《昙花》，1970年出版第二部诗集《贝壳》，1976年出版第一部散文集《椰花集》，1982年出版第二部散文集《艺苑漫游》，1988年出版第三部诗集《感怀》。他也是五月诗社的理事之一。

在文学的表现上，无论是在质量和数量方面，新加坡的蔡欣超越马来西亚的蔡欣。



24-3-1991《新明日报》〈星期天茶坊〉

一提起马汉，那些熟悉马华文学或马华文坛的人，马上就会知道他是南马著名写作人（其实应该是作家，因为他参加的马来西亚写作人“华文”协会已经在绝大多数的会员赞同下，正式改名为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新山长责贸易公司主持人兼总编辑。

不过，这里所要谈的不是马来西亚的马汉，而是外国的马汉。外国也有马汉？真是巧合，令人感到兴趣。

外国的马汉的名字是出现在本地一位作家写的大作“从茶道悟人生”内：“……的确，就如美国“当代名作家马汉（Somerset W. Maugham）论时空的定义与价值时说过这样的话。……”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找出所有的美国文学史和有关文学资料，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找不到马汉的名字。但是，不到黄河心不死”，重新再找所有的“美国文人”名字，还是无影无踪！

在晕头晕脑的状态下，只好到一位曾经在一间大学英文系当过文学教授的朋友的家移樽就教。他吃惊地说：“美国文坛

并没有一位叫做马汉的当代名作家，不过，在英国现代著名小说家中，倒有Willam Somerset Maug Ham，华文译为威廉，萨默塞特·毛姆。”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外国的马汉原来是毛姆！外国并没有马汉，只有马来西亚才有！

他以“教授”的语气告诉我：“一些外国作家的姓名并不可以随心所欲地乱译的，例如：George Bernard Shaw本来应该译为乔治·伯纳德·萧，但是，我们早已定译为萧伯纳。Shelley译为雪莱，Shakespeare译为莎士比亚，Alexander Dumas译为大仲马，Alexander Dumas Fils译为小仲马，Tagore译为泰戈尔……。”



载自 17-4-1988 《新明日报》

近十年来的马华文学书籍



马华文学书籍主要是本地作家在国内出版的各种文学体裁著作，也有少部分是在外国出版的，例如黎紫书的小说集曾在中国和台湾出版。一些在外国工作抑或深造的马华作家在他们的所居国抑或所居地出版他们的作品，例如在新加坡的丁云，在台湾的钟怡雯、陈大为和欧阳林等人，在香港的温瑞安和林幸谦等人。在他们之中，有的著作也在马来西亚和中国面世。

近10年来的马华文学书籍，每年的出版数量不大一致，有时很接近，有时相差太远，平均每年出版60、70部各种体裁的著作，偶尔其中一两年，在出版数量上猛增抑或激减，因为具备更多的积极因素抑或缺乏几项应有的条件，不过，难能可贵的是基本上都能保持质量，有的有所超越。

其实，马华文学书籍在较早时，受到有关当局和社会有意抑或无意的漠视，一直在凄风苦雨中惨淡经营。当时不少特出的作品没有机会付梓，后来散失，造成马华文学在遗产上难于弥补的损失。过后，有识之士设立马来西亚福联会暨雪福会馆文学出版基金，资深作家云里风先后倡设德麟文丛、童玉锦文丛和兴安文丛，让较多的作家把他们的心血化为印刷纸张，

装订成书。大将出版社(即以前的大将事业社和千秋事业社)陆陆续续推出各类文学丛书，彩虹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跨世纪女作家系列”，立腾出版有限公司、砂华作协、诗巫中华文艺社、美里笔会、砂拉越星座诗社、霹雳文艺研究会、马来西亚翻译与创作协会、佳辉出版有限公司、嘉阳出版有限公司、红蜻蜓出版社、有人出版社、燧人氏事业有限公司等等文艺组织和热心推动马华文学的出版公司也推出各自的丛书。马来亚南大校友会 and 雪隆嘉应会馆每两年个别出版的微型小说和散文创作比赛优胜作品专辑，显然是它们参与马华文学节活动的成绩单，并且使它们征求到的优秀作品得以保存和流传下去。部分马华作家自己也作出努力，使本身书写的文字印成单行本。中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几家出版公司也为那些居住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甚至在马来西亚的马华作家提供出版的机会。这些积极的因素促使马华文学书籍的出版走出早期的阴霾角落，面向广阔的天地。

在这10年来，每年的散文集(包括杂文集、小品文集、议论文集等等)出版数量都领先，其次是小说集，诗集屈居第三。

由于教育部已把童诗列入华文小学的华语教科书，老师也鼓励小学生多读少儿读物，这使少儿文学的发展迅速，出版数量与年俱增，有时不会少过诗集，偶尔甚至会超越低潮时期的小说集。

由于教育普及，跨过大学门槛的作家如过江之鲫，加上多所大学和学院有中文系之设，它们的学生、讲师和教授时有文学评论的发表，因此文学评论集的出版数量也随着增加，这是以前少有的现象，这也是当今乐于见到的可喜现象。

【1999】

1999年是马华文学书籍出版的巅峰年，单单散文集就有60部左右，其中爱薇占5部，欧阳林占4部，沈安琳占3部，潘碧华、曾毓林和许慧珊等人各占2部。小说集的问世也是历年之冠，大约22部，其中温瑞安和张草最少占3部，黎紫书占2部。已付印的诗集最少也有16部，张句占了2部。评论集只有4部左右。

【2000】

在2000年，散文集出版了50多部，其中傅承得占4部，欧阳林占3部，杨白杨、叶宁等人各占2部。小说集比去年少了一半，大约11部，其中郑良树和张草各占2部。诗集也激减至5部左右。评论集则增加到大约6部。

【2001】

在2001年，散文集出版了40多部，欧阳林仍然领先，占3部，爱薇和张景云各占2部。小说集大约12部，其中包括黄锦树的《刻背》和《由岛至岛》。诗集略增至8部左右，包括林幸谦的《原诗》和方昂的《那乳头上的毛》。评论集也增加到大约7部。

【2002】

在2002年，散文集猛降到30部左右，其中有马汉的《风雨人生路》和笔抗的《夏日蝉鸣》等书。小说集大约13部，其中包括雨川的中篇《河志》、潘雨桐的《河岸传说》和马仑编的《马华文学大系·中长篇小说（1965-1996）》。诗集7部左右，包括田思的《田思诗歌自选集》。评论集则也减少到大约5部，其中的张永修、张光达、林春美合编的《辣味马华文学：90年代马华文学争论性课题文选》是一部甚有参考和研究价值的书籍。

【2003】

在2003年，散文集继续下降到20多部，其中有林幸谦的《漂浮国土》和甄供的《何清园夜话》。小说集猛跌到大约8部，其中一半是东马作家的著作，例如融融的长篇《青山依旧在》和张草的《明日灭亡》。诗集保持7部左右，包括张惠思的《站在遗忘的对岸》。评论集则恢复到大约7部，刘育龙的《在权威与偏见之间》也在内。

【2004】

在2004年，散文集激减到大约14部，其中包括张木钦的《流花亭》和年红的散文集《爱心相连》。小说集略增到大约10部，张弓的《大冷门》和丁云的《迷途的黑黧》是其中两部引人入胜的书籍。诗集则微增到8部左右，其中有吴岸的《破晓时分》和彼岸的《写给祖国》。评论集猛增至约13部。这是近10

年来最罕见的良好现象。在这些集子中，比较重要的计有鲁铨编的《江天研究论集——〈土地的呐喊〉评论集(上)》和谢川成主编的《马华文学大系·评论》等书。

【2005】

在2005年，散文集激增至30多部，钟怡雯独占3部，其他比较受到欢迎的著作计有姚拓的《雪泥鸿爪》和张木钦的《从旁杀出》。小说集也增加到大约15部，其中包括黎紫书的《出走的乐园》和丁云的《最后的义顺村》。诗集略减至6部左右，包括陈雪风编的《马华文学朗诵诗选》。评论集则猛降到大约3部，其中的梁志庆的《走进童诗的乐园》是一部研究童诗的重要著作。

【2006】

在2006年，散文集减少到24部左右，其中有陈湘琳的《漂泊的家》和苏清强的《希望的树》。小说集也微减到大约13部，其中包括方路的《挽歌》、黎紫书的《无巧不成书》和驼铃的长篇《寂寞行者》。诗集则激减至4部左右，这是10年来最低的数量水平，邢诒旺的《锈铁时代》是其中一部较出色的作品。评论集则增加到大约9部，大多有学术水平，例如陈大为的《思考的圆周率：马华文学的板块与空间书写》。

【2007】

在2007年，散文集略增到29部左右，其中有何乃健的《让生命舒展如树》、钟怡雯、陈大为合编的《马华散文史读本

(1957-2007) 》3卷和郝眉的《倾听河水》。小说集大约8部，降至2003年的数量水平，其中著作包括丁云的《丁云小说选》和长篇《赤道惊蛰》，还有雨川的《轮椅上的琴声》和中篇《沙河长流》。诗集激增到11部左右，包括田农编的《马来西亚砂拉越华文诗选》和游川的《游川诗全集》。评论集则减少到大约4部，其中包括吕晨沙的《尘沙集》。

【2008】

在2008年，散文集的出版情况跟2006年差不多，大约有24部，其中有黎紫书的《因时光无序》和孙彦庄的《红楼梦情结》。小说集略增到10部左右，在内的张锦忠、黄锦树和庄华兴合编的《回到马来亚：华马小说七十年》和黑岩的《毒雨的传说》另有风格。诗集则降低至6部左右，包括李寿章的《黑暗中的生命》。评论集也减少到大约2部，这是近10年来最少的，其中一部是刘育龙的《在权威与偏见之间》。

【2009】

在2009年，截至7月份为止，所见到的新出版马华文学书籍并不多，因为只靠本地几家出版社支撑场面，成不了气候。如果仍然缺乏有利的因素，这一年的出版数量将陷入类似2004年的低潮。在这一年头6个月，散文集出版了6部左右，其中包括看看的《人间风雨》和曾翎龙的《我也曾经放牧时间》。小说集只有大约2部，即田农编的《马来西亚砂拉越战后华文小说选(1946-1970)》和李开璇的《红尘中的新花园》。诗集保持6部左

右，其中有碧澄的新诗及译诗集《踏影&古诗19首》和刘艺婉、傅承得合编：《动地吟朗诵诗选》。评论集则增加到大约5部，都是大学讲师抑或副教授的著作，例如张依苹的《隐喻的流变：杨牧的散文研究(1961-2001)》、潘碧华的《马华文学的时代记忆》和林春美的《性别与本土：在地的马华文学论述》。

面对未来，马华作家首要的任务，有必要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创作水平，使马华文学能够在世界华文文学中大放光彩，以加强他们的出版条件。

雪隆潮州会馆和马潮联会应该继续定期颁发文学出版基金和举办杰出潮青文学奖。雪隆海南会馆和其他组织及出版社也应持续推出文学丛书，协助推动作为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其中一项高层次的文化——马华文学。对于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在这一方面更加义不容辞，必须作出更大的努力，为马华文坛作出更多的贡献。

出版文学书籍是非常消耗财力、人力的工作，而它的效果往往在多年以后才显现出来。小说家陈政欣曾经撰文倡议制作电子书，以解决当前出版文学书籍的时候和以后所面对的问题。这个建议是高瞻远瞩的，也配合当前和未来的时代，应该给予各方面的支持。

原载06-10-09〈南洋文艺〉【文学观点】

《马华文学大系》的编纂与出版



编纂马华文学大系的计划，早在过去几年就开始了。当时，方修最先编选马华文学早期的各种体裁艺术作品分别以小说、诗歌、戏剧等等选集，由新加坡世界书局有限公司出版。这些选集，实际上，是雏型的马华文学大系。

过后，新社作家应新加坡教育部之邀，开始进行编纂战后至新加坡独立前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八大册，方修也再应世界书局之请，开始编纂战前的《马华新文学大系》十大册。这两套马华文学大系，概括了战前与战后马华文学的轮廓，可说是马华文坛有史以来最伟大，最有意义的创举！

马华文学遗产的整理是很重要的。这些大系为马华文学史的学习与研究者提供了很有系统的文献资料，而且，使一般读者获得机会轻易地进一步了解马华文学的构造与发展，此外，写作者可以在大系里汲取前人的创作经验，认识马华文学优良传统的根源，有助于他们的创作。

《马华新文学大系》的〈出版前言〉说：“马华新文学是东南亚现代文学的重要一环。它深刻地反映了数十年来东南亚人民的生活遭遇，思想感情，以及对于理想幸福的追求与奋

争；也深刻地表现了东南亚人民的艺术创作才能。马华新文学也是东南亚社会史料的一大宝藏，数十年来东南亚人民的社会文化实践：与政治经济活动，都在这里留下丰富的真实的纪录，成为整理东南亚现代史的不可缺少的参考资料。马华新文学的巨大价值，近年来终于为世界学术界所发现。东西方各国的学术工作者以及高等学府图书馆当局，经常到来进行全面的搜集。本地则除了星大南大的中文系开设了《马华新文学》课程外，各大专院校史地学系的教学以及中等学校教科书的编辑，也都开始了使用这一方面的材料。然而，由于本地出版业的不够发达，许多优秀的马华文学作品，目前尚散披于一般报章杂志之上，未曾汇印成书。特别是战前廿体年间。有关文集更是凤毛麟角，因而造成了各方人士搜集、整理、研究等种种工作的困难。”是以，马华文学大系的整理，编纂与出版，在当前这个阶段，是极需要的！以李廷辉为主席，孟毅、周燊、苗秀、赵戎等人联合编选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也强调上述几点：（一）新加坡和马来亚的文艺作品具有辉煌的创作成果，这些作品值得流传久远，保存作为我们的文化财富。（二）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应重视自己的文化累积。学生和青年必须研究本国的文学作品，以更改过去殖民地时代只是学习外来文学的习惯。（三）新加坡是一个新兴独立的国家，也是和世界各国一样，必须有一个本国的文化，以维系国家与人民的生存发展，使它历久不衰。（四）因此，新马华文文学大系能

够及时出版，不仅完全适应国家的需求，同时，对于东南亚国的文化运动，也具有积极的意义和推广作用。而且，对于世界文学还是一种重大的贡献。

方修编的《新马华文学大系》，全书十大册：（一）小说一集，（二）小说二集，（三）戏剧集，（四）诗集，（五）散文集，（六）理论批评二集，（七）理论批评一集，（八）戏运特辑一集，（九）剧运特辑二集，（十）出版史料。其中前六种已经逐一出版，其余四种将于1972年内出齐。

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马华文学大系》：共有八大册：（一）散文一集，赵戎主编，（二）散文二集，赵戎主编；（三）理论，苗秀主编，（四）小说一集，孟毅主编，（五）小说二集，苗秀主编，（六）诗集，马粲主编，（七）戏剧，锺祺主编，锺祺逝世之后，由赵戎和苗秀接编。（八）史料，赵戎主编。整套大系，只有“散文一集”一集已经出版，二册左右已经排了版，即将出版，其他也将于1972年以内出版齐全。

作家研究专集

——马华文学界交白卷



在编辑、策划和出版作家研究专集的工作上，马华文学界，特别是作家组织，可以说是交白卷，难怪外国学者前来我国搜集这一方面的著作时，总是失望而归。这是马华文坛不光彩的地方，然而，有关方面仍然没有在这一方面作出努力，令人感到遗憾。

在新加坡，连士升与世长辞之后，他的儿女连亮思医生和连文思博士，编辑了《连士升纪念文集》，约于1976年由南洋学会出版，列为“南洋学会纪念文集”第二集。

1984年，李汝琳庆祝70大寿时，他的子女为他编印了《李汝琳的生活和写作》作为生日礼物。

今年，新加坡文艺研究会开始出版“新华作家研究丛书”，计划有系统研究新加坡华文文学作家，肯定他们在新华文坛辛勤耕耘的成果。这套丛书第一位研究的对象是小说家兼文学史家苗秀。这部由林锦主编的《苗秀研究专集》已于3月出版，受到国内外文化界的重视。

在香港和台湾，尤其是中国大陆，作家研究集的编印工

作，成绩斐然，令人叹为观止，为那些研究作家的生平和作品的人士，提供了可观和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马华文坛在这一方面显得异常落后。这并不是说我国没有特出的华文作家，随便举一些例子，譬如已故的林参天、叶苔痕、温梓川和依藤等人以及在世的韦晕、方北方和李士源等人，有关方面应该出版专集，介绍他们的生平，并且研究他们的作品，为后代留下一些史料，也为马华文坛累积一些遗产。



载自8-12-1991新明日报《文坛内外》

谢冰莹一口气出版五部著作



在美国定居的著名女作家谢冰莹，于不久之前，一口气出版了大约五部著作：

《冰莹书信》，内收〈半世纪前的一封信〉、〈贾奶奶信箱〉、〈未付邮的信〉、〈给女儿的信〉、〈给台湾的朋友们〉、〈海外寄英英〉，附录另外八篇散文等等。

《冰莹游记》，以在美国各地游历为主，兼及澎湖和金马等地。

《冰莹忆往》，内收的文章，大部份为作者日常生活的回忆。她从年少喜爱读书，写到记忆力衰退为止。

《冰莹怀旧》，蒐集作者追念故人的作品。

《作家与作品》，选收作者回忆30年代作家、书评以及如何写作的文章33篇，其中包括〈记尔伏园〉、〈逃向自由城的主题和技巧〉和〈写国文笔记的方法〉。

这些新著都由台北三居书局出版和发行。这家书局跟谢冰莹的良好关系相当久远。大约在1967年，它已经出版她的著作，其中一部是〈作家印象记〉，列为“三民文库”之七。

这些新著的出版应该是她在去年11月返回台湾时安排的。

她回到台北时，文讯杂志社和妇女写作协会联合主办茶会，欢迎这位以自传体小说《一个女兵自传》出名的女作家。

为表彰她写作持续不断的精神和毅力，中央文工会特地颁赠一枚实践奖章给她。她谦逊地答游这是对她最大的鼓励，她要永远写下去。

她曾经前往台南探望比她年长十岁的“文坛常青树”苏雪林，并跟台南文艺界人士晤谈。



载自24-11-1991年《新明日报》

1972年，在马华文坛出版的诗集，数量跟1971年和1969年差不多。质方面，一般上来看，也没有什么显著的进步，因1972年所出版的诗集，可以说全部都是新人的作品，他们有的刚刚在文坛上出现，文学修养还不够深入，加上还没有经过多年的磨炼，他们的诗作距离成熟的境地尚远。虽然是这样，他们在文艺创作上的努力，在困境中结集出版，对于推动马华文学，不能说没有贡献。

1972年的诗集的作者，除了马德曾以鲁生的笔名在1970年出版一部讽刺诗集《街头小唱》以外，崇汉、丘克难、石君、辛白、蔡迅、谢冰凝、文恺、克风、梅淑贞某人，谡说第一次出版诗集，从这个现象来看，马华诗坛好像长江的后浪推前浪，写诗的老作者已经逐渐减少，而新人却纷纷涌现，使马华诗坛显出一股新的活力。假如文艺环境积极的话，而老作者依然更执看笔杆不放，那马华文坛将有一番热闹的气景，马华文坛还能发展到另一个新的阶段。

1971年的十部诗集，都由新加坡的诗歌作者出版，而马来西亚诗坛出版界却陷入真空的状态中。在1972年，就没有这样

的现象了，新加坡方面约出版八部诗集，马来西亚约出版三部诗集，而其中二部，竟在东马古晋出版，真是令人刮目以待！

在这十一部诗集中，个人诗集占十部，诗歌合集只占一部。在这些诗集中，马德的《隔着长堤》，崇汉的《赤道鼓声》，丘克难的《生活之歌》，充满着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而《砂朥越现代诗选上集》，文恺的《树和他的感觉》，梅淑贞的《梅诗集》都是现代诗集。其他的诗集，例如：石君的《绿苔》，辛白的《风筝季》，蔡迅的《含笑的花》，谢冰凝的《横鞭集》，克风的《笑的早晨》，大多没有激烈和显明的倾向！

以下是1972年出版的诗集：

《隔着长堤》，马德著，1972年9月由新加皮万里文化企业公司出版，内收三十多首讽刺诗和抒情诗，取材十分广泛，包括国际时事，社会与人生百态方面。这些都是作者近年来所写的，发表于新加坡各报副刊。这些诗作是：〈真有办法〉，〈在教员休息室〉，〈附庸风雅〉，《强盗，强盗！》，〈都市杂咏〉、〈那是红灯区〉，〈星洲“四宝”〉、〈肃立，敬礼〉、〈魔术师〉、〈这仅仅是开始〉、〈新童话〉、〈恶梦未醒〉、〈高抬贵手（拟某学者的演讲词）〉、〈狼狐党〉、〈盗贼奇遇〉、〈陈老三领了薪·央基〉、〈一派胡言〉、〈战犯之行〉、〈佐藤的十月廿六日〉、〈怪婴出世〉、

〈在海边〉、〈石山工人歌〉、〈给某诗人〉、〈我们这儿没有春天〉、〈寂寞〉、〈荃草集（市侩、世界立义、荒唐、砂的世界、吸毒、读寓言、冬眠、爱情、鲜花和稻草、生活、咏云、系住的鸚鵡〉、〈隔着长堤〉。纪望在“严肃选择题材，提高语言要求”一文中表示，作者的大部份讽刺诗，都相当明显地流露出自己的爱与憎，而这些感情基本上是广大人群所共有的。除了〈新童话〉、〈狼狐党〉、〈盗贼奇遇〉、〈那是红灯区〉等少数篇章，大多数诗作还嫌浮泛和琐屑，不能有力地掘出了事物的本质。作者在诗歌的基本音带的协调上面，却往往缺乏基本的照顾，以致经常出现一些累赘的非诗歌语言或段落。这集子里的讽刺诗写来比较成功的，是一些矛头指向腐朽势力的作品。例如〈狼狐党〉，对于那种坏事做绝偏又好话话尽的欺骗行为，进行了彻底的揭穿，把那些一路来自居为大多数人的“代表”和大多数人福利的“拥护者”的真相，揭露出来。在第三辑的七首抒情诗里，〈寂寞〉和〈石山工人歌〉题材本来就“滥”了一些，而写作时又不求从新的角度下手，不免使人觉得是“老调重弹”，很难有新的感受。〈在海边〉和〈给某诗人〉，同样是嘲笑形式主义“诗人”的作品。后面一首采用问话式的写法，通过一连串咄咄逼人的责问，在语气上很能造成一种义正辞严的气势，而且，同时也具体地刻划出了“诗人”们荒谬与可笑主题，在形象上比前一首鲜明得多。

另一首〈我们这儿没有春天〉；这是作者比较突出的一首“正统”诗歌创作，结尾处颇具匠心，给整首诗带来呕一种意境，《荃草集》里的小诗，一般上还比较松弛浮泛，结构不够严谨，题材也多是人云亦云的老生常谈，缺乏比较深刻的见地。作者抒情诗写作的水平，基本上还停留在模仿的阶段。一些相当显著的模仿他人的痕迹，并不难找得出来。譬如〈石山工人之歌〉有一段写法很明显源自海涅的〈西西里亚的织工〉。再如〈寂寞〉，很清楚是某个蜕变了的诗人曾经用过的手法。至于那首用作集子书名的《隔着长堤》，更可以看出在写作过程中所深深受到艾青的影响。

《树和他的感觉》，文恺著，1972年5月27日由新加坡5月出版社出版。这部现代诗集由完颜藉写序：《爬山与文艺》，收集32首诗：〈树和他的感觉〉、〈蜻蜓〉、〈走索者〉、〈星索〉、〈远恋〉、〈目盲〉、〈拾荒者〉、〈小丑〉、〈火的盛宴〉、〈岩立〉、〈乱〉、〈园丁孩子的歌（其一，其二）〉、〈盲者行〉、〈树〉、〈技艺〉、〈季节〉、〈哀三叔〉、〈风起的夜〉、〈一树白花〉、〈山灵〉、〈黄昏〉、〈夜色〉、〈苦旱季〉、〈黄昏和落叶〉、〈天也无言〉、〈吧女〉、〈一轮圆月〉、〈鱼〉、〈多风的海岸〉、〈Stop No Entry〉、〈存在〉、〈禅〉、〈树和他的感觉〉。

《赤道鼓声》，崇汉著，1972年10月由新加坡群山出版社

出版。在这部诗集里，作者热情地讴歌光明，诅咒黑暗，通过各首诗歌，反映了追求真理，幸福的人们不屈不挠的斗志。虽然生活水深火热的环境里，但并不失去斗争的信心，对于前途充满希望，鼓舞人们在生活的大路上飞速向前。这部诗集共收十六首新诗，大多写于1970年至1972年之间，这些诗歌是：代序（引录原甸的〈笑的响往〉）、〈敬礼！冲绳人民〉、〈幽灵〉（风刺诗）、〈湄公河——希望之母〉、〈远方的风〉、〈恒河〉、〈捕鱼人家〉、〈即籍工人〉、〈敬爱的老妈妈〉、〈失业老汉〉、〈童工，“来了！”〉、〈羊头与狗肉〉（讽刺诗）、〈您的书〉、〈怀念〉、〈一个动人的晚会〉、〈我们的祖国〉。林琼在《新诗杂话》中说；作者崇汉（写诗）的基本步伐是踏实了，只是有些地方，还写得不够深度，表现力不够强烈，诗味也不够浓。例如〈童工〉这首诗，题材是现实的，内容也是现实的，活生生的表现了生活的不幸，然而，这首诗写来有点凌乱，诗味不浓，句子有散文化的痕迹，读了不能有力地感动人们，不能有力地惊醒人们……作者崇汉的诗，落力在表现一股力量，一股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而失去斗争的力量，这一份内心的意念是十分可喜的，只是作者崇汉还不能写出豪迈的气氛，终于感染力也就削弱了……作者似乎要向原甸的诗看齐，但还不能像原甸那般拥有激动力，使诗句渐渐地明朗起来，鼓舞起来。

《风筝季》，辛白著，1972年1月由新加坡新马出版印刷公司印刷公出版，内收作者自1969年以来所写的诗作，由用粲写序：〈蒲公英〉、〈悟〉、〈只要〉、〈向日葵〉、〈人牛〉、〈夜的咖啡店〉、〈如果不要战争该多好〉、〈都来掘金〉、〈小妹妹，你不该来〉、〈考试将临时〉、〈耶稣死了〉、〈寒夜遂想起〉、〈旅人〉、〈心潭〉、〈风筝季〉、〈千杯少〉、〈梦〉、〈珊珊〉、〈忘记〉、〈我将甜甜睡去〉、〈清晨·密林〉、〈露珠〉、〈泛晨舟〉、〈后记〉。

林一飞在〈略谈风筝季〉中认为辛白君的诗有相当程度的虚想色彩。这种虚想近乎玄想或幻想。它不是文学表达必要的“想像”，而是纯粹在追求一种美：这种美是远离了客观现实，多凭着作者主观幻想和个人气质的爱恶去构画一幅美丽的图案，然后陶醉在其中，例如〈梦〉一诗，便有浓烈的这样倾向，第二节表现得尤其显著。〈只要〉一诗，作者似乎有丰富，美化人生的愿望，且要使个人在〈昏昏瞑瞑中〉保持“有清醒的时候”。然而，作者追求的是什么？是“陶潜的诗”，是“李白的诗”……作者追求的是不着边际，虚无漂渺的美，其基本精神是消极的。再有，〈泛晨舟〉、〈旅人〉等都或多或少，隐隐约约地表现着这样的思想本质。辛白君的诗另一个较显著的弱点是表现歪诗的思想性，在社会题材的诗中，作者往往对问题的观点欠深度，甚至错误，如〈如果没有战争多好〉这首诗

所反映的看法简直近乎天真，作者的基本看法根本是错误的，对战争的立场鲜明不正确，因此，〈如果没有战争多好〉一诗与其说是反战，毋宁说是一种气无力的哀叹。〈都来掘金〉作者看来是企图把它写成一首讽，不过，其思想内容是值得商榷的，问题是作者的爱憎感情并不明朗，甚至模糊不清。这应该是辛白君写诗时太注意诗的技巧和节奏所造成的弊端。另外，辛白君的诗不少也相当消极，缺乏一股清春的朝气，音节气氛都颇低沉，不很轻快，活泼。不过，辛白的诗也有其不可抹煞的一定水准和成就。〈悟〉内容可贵，技巧可取。〈风筝季〉一诗虽无深刻的意义，给人以启示，它却可说明作者创作力不凡，功力已深。〈千杯少〉也是一首笔法不落俗套的诗。作者驾驭文字的功夫深厚。平凡的文字上，有丰富的内容，变化的句行间，可以蕴藏着无限的想像。大致言之，辛白君的诗很留意于诗手法的新奇，意境的高妙，节奏，文字运用的俊美。

《横鞭集》，谢冰凝著，1972年6月3日由新加坡岛屿文化社出版，被列为“岛屿丛书”之二。这部诗集收集作者一年来所写的丛书之二。这部诗集收集作者一年来所写的诗作：〈序诗〉、〈山河随想曲〉、〈送你一首诗〉、〈愿〉、〈幸福在何方〉、〈必要飞翔〉、〈说话啊，母亲河〉、〈我走的时候〉、〈忆山岗〉、〈考试诉怀〉、〈今，昔〉、〈无题〉、〈窗〉、〈假如我是〉、〈雨中的诗〉、〈游岛感赋诗〉、〈

栏外，栏里〉、〈思〉、〈农村组诗〉、〈当〉、〈路〉、〈季候风〉、〈诉〉、〈学〉、〈春颂〉、〈吊友〉、“生活组诗”（〈驳运工人〉、〈拾荒老人〉、〈印度苦力鞭集〉），〈风〉、〈梦土，路〉、〈摇橹歌〉、〈写在“横鞭集”〉之后。思诚在〈略谈〉中说：作品中能够反映社会生活的现实，具有现实主义的色彩，其所占的份量很少，多数是写情之作。在少数几篇的有关作品中，例如：“农村组诗”，作者显然是想要透过诗句的描写，去表现出劳动者的辛苦困难；作者是有这份高贵的热情的，但还不能很形象的将农人生活艰难的根源，作具体的表现出来。在《横鞭集》里的一些作品，内容也不显得很积极，具体；但是，诗歌一在要有积极的鲜明的主题，这样的作品才能有艺术的感动力，例如：〈今，昔〉、这首诗，它的主题就显得很脆弱了，而且也不能把主题集中的表现出来。像上述的情形，在谢冰凝君的诗中应是少数，他有不少的诗，也很能掌握主题，而且也能够相当好的表现出来；这九其是他描写一些比较熟悉，比较有切身经验的东西，例如：〈忆山岗〉，作者能够起用一些比较熟悉的事物，把他过去读书的校园生活勾划出来，而且怀念之情，也已寄托在其中了。在《横鞭集》的一些词句里，是一些词句里，是应该加以注意的，作者在后记里也提出说，不使词句淡如白水，要做到这点，有些句子是应该检诗的，例如〈愿〉这首诗中中的：〈我

愿是天空里的一颗流星》，再如〈考试诉怀〉诗中的：〈为谁辛苦为谁忙〉。如果作者能够避免用这些凡俗的句式，凭着作者的一番努力，是能够避免这种毛病的。就大体上看来，作者是相当注重文句的运用的，有的是能够在华丽的辞藻中表现了青年人开朗的胸怀，具有相当的感人的力量。

《含笑的花》，蔡迅著，1972年8月15日由新加坡狮岛青年文伦社出版。诗集中收有诗作卅五首，计分二辑。书前由被声写序，作者写诗序〈船〉。第一辑所收的诗计有：〈写诗〉、〈检点〉、〈小诗〉三首（〈如果〉、〈不必〉、〈象徵〉），〈雨〉、咏物诗二首（〈字典〉、〈镜〉），〈水〉、〈涨风〉、〈无题〉、〈石弹季节〉、〈含笑的花〉、〈幸福的种子〉、〈海上放歌〉、〈无题〉、〈在路途中〉、〈剪照〉、〈麻将场散诗〉（〈骨牌〉、〈所为〉、〈方城〉、〈一睹为快〉）、〈烛二首〉、〈蜻蜓〉、〈独立桥〉、〈车站〉、〈钟摆〉、〈农村之晨〉、〈期望〉、〈被遗弃的孩子〉、〈纸舟〉、〈月光联谊会〉。第二辑所收的诗计有：〈无题〉、〈星星〉、〈不要忧悒〉、〈诗一束〉（〈序〉、〈赞美〉、〈关怀〉、〈结论〉）、〈十四行〉、〈许是〉、〈水〉、〈愿〉、〈走〉、〈后记〉。作者在〈后记〉中说：由于先天性格及后天遭遇的影响，我的诗难免不流露着一种忧悒的气氛，但这不是〈伤感主义〉，故意装腔作势，想藉痛苦流涕来博取

人家的同情与怜悯；我写诗目的是吐露自己内心的感受以及对客观世界的看法而已……。林琼在《新诗杂话》中表示蔡迅的诗并不能针砭时弊，也不见他暴露自己一些什么，〈涨风〉这一首写来也不深入……全本诗集里，只此一首〈涨风〉是涉及有关时事处，其他各首都不是。作者的诗都是写得很短小，小诗占了绝大部份，但写的很牵强，没有什么特出的意境可言。有些诗写来太差劲了，如〈在路途中〉、〈剪照〉、〈纸舟〉、〈月光联谊会〉等篇，完全失去了诗的韵味，只有形式，缺乏内容。〈石弹季节〉、〈无题〉、〈烛二首〉、〈蜻蜓〉等几首写得比较好，而这几首都属于小诗一类。作者似乎比较喜爱写作小诗，在《含笑的花》这本诗集里，上述那些小诗比较有诗味……。蔡迅写诗，几乎完全应用排比的手法，有些写来近乎“文字游戏”，没有渗入作者的感情。本来，排比手法是好的，但作者用得太多太滥了，有些地方显得十分牵强，而且作者一心一意地着重在形式上的排比或铺张，连对内容上的充实也忽略了……。

《绿苔》石君著，1972年1月在新加坡出版，内收59首诗，计分为六辑。第一辑的诗计有：〈夜海〉、〈林——植物园掠影一〉、〈湖——植物园掠影二〉、〈桥——植物园掠影三〉、〈小憩〉、〈晨〉、〈晨谷——绿荫深处有人家〉、〈静〉、〈午〉、〈向日葵〉、〈绿苔〉、〈胡姬花颂〉、〈

竹管》、《彩虹》、《烟花》。第二辑的诗计有：《爱国的钢琴诗人》、《贝多芬——听命运交响乐后颂》、《听田园交响乐》、《拥抱吧！亿万人们——题合唱交响乐》、《弄迎舞》、《扇舞——观平壤万寿台艺术团演出》。第三辑的诗计有：《考试》、《人海》、《混沌》、《谁说他们笨》、《透明的世界》、《高楼——影片“屋”观后》、《田螺》、《歌星》、《青春》、《摔角》、《火葬》、《你大的画家——给杰叔》、《黄昏小唱》、《推销女郎》、《卖菜者》、《沉默在漫天烽火中》、《缝衣女》。第四辑的诗计有：《陶醉》、《垂钓》、《情诗一》、《情诗二》、《云泥》、《悼——忆亡母》、《娇羞》、《佳话》、《一天的旋律》。第五辑的诗计有：《羡慕》、《天真》、《妙悟》、《亲情——给子庆子君》、《希望》、《爱哭的姑娘——“写给小静，静慧敏”》、《偶感——看孩子摺纸玩》、《童心》。第六辑的诗计有：《石船山——芙蓉的传说》、《孕妇岛》。书前周粲写序，书后作者写后记。从整部诗集看来，无论在内容与技巧方面，作者试图以多样化来表现，以达到多彩多姿的艺术境地。第一辑写景咏物，第二辑描写音乐与舞蹈的欣赏，第三辑刻划各种各样的人物与事件，第四辑多是描写闲情逸致，第五辑描写孩子的天真，第六辑是叙事诗。这些不同内容的诗，就需以不同的写作技巧来表现和表达。可惜作者眼高手低，尚未能达到所要

达到的地步。这囿于作者的写作修养以及生活经验等等。一般上，石君的文朴素、通俗、浅白，没有刻意的雕饰，显得自然，没有滥用典故，没有卖弄象徵的虚玄，没有玩弄迂迴的技巧，因此，作者也就没有患上华而不实的毛病。周粲说她的诗有两个特点：（1）朗朗上口，（2）重视押韵。这个看法很是正确。石君的诗的风格，好像她的文句一样明朗，爽快，诗内的心意表露无遗，感情思想也赤裸裸地暴露在读者的面前，毫不掩饰和造作。石君的写景诗，纯然在在写景，一点也没有嗅到人间尘味。周粲在〈序〉中说：“至于第辑三辑里的诗全部是战战兢兢的学生；写趋向新潮，随波逐流的年轻人；写在夜总会中醉生梦死的所谓绅士和淑女；写替人造房子而自己却没有地方住的建筑工人；写缺乏音乐修养的流行歌曲歌星，以及参观摔角赛的鲁性犹太的观众。对于以上这些人物，作者或者同情他们，或者歌颂他们，或者嘲笑他们。只要是人，都会在爱憎。石君的爱憎，都在这些作品中充份地表出来。”这是周粲的一种观点。由于作者对于上述人和事局限性的认识的本质。是以作者只能使我们看到一般人和事的现象，不能使使我们看清问题的根源。在这些诗中，有一些很有讽刺诗的风味，不过没有讽刺诗的锋利，泼辣、有力、冷讽、热嘲，石君只是在讽刺方面轻轻地点到而已。石君描写孩子以及写给孩子的诗，很能够刻划出孩子的天真、无邪、纯洁，也表现出作者对

于他们的爱心和亲情。石君掌握叙事诗的手法尚未精巧。虽然取材的角度不错，但是作者很少抒以感情和思想，是以还不能很动人，也没有什么感染力。〈石船山〉（芙蓉的传说）的技巧不够熟稔，用字遣词平凡缺少变化，诗味不强，还不够朗朗上口。〈孕妇岛〉比较格律化，而且善用比喻，应用文字较为活泼，所以这首叙事诗较有韵味。石君的诗的特点是颇富有生活的气息，爱憎与是非分明，同时，诗内充满乐观、生气、爽快、轻快、积极的倾向。

《生活之歌》，丘克难著，1972年8月由新坡人民文艺出版社出版，被列为“人民文艺丛书”之一，内收十四首诗作：〈锈铁〉（代序）、〈夜半的访问〉、〈拾荒人的儿子〉、〈流动小贩〉、〈挑水〉、〈烧焊工〉、〈天堂小鸟〉、〈深夜致友〉、〈生活之歌〉、〈我的信念〉、〈后记〉。梦仪在〈评生活暹歌〉中认为在丘君的绝大部份作品里，被描写的对象都是属于社会的下层人民，他们有拾荒者、流动小贩、烧焊工人、机器工人和其他的工人群众。严格说起来，其中只有一篇〈迷路的人〉是描写知识份子的。其他像〈挑水〉、〈天堂小鸟〉、〈深夜致友〉等，虽然没有直接的描写工农群众这一边，所以读起来仍有着积极的意义。丘群选择这些下层人民的生活情况作为创作的题材，是一种值得赞美的努力。但是，作者在这方面的努力，还是不够的。……首先，作者描写这些下

层人民的生活状况还不够深入，因此也还是停留在表面化的阶段……。作者应用的语音都缺乏生活力，描写的对象的生活情况写得很肤浅，不能感动读者。其次，作者笔下的人物还只限于市中的一部份下层人已，对于广大乡村的农民、渔民、园坵工人就完全没有涉及。……作者有一部份的诗作，也反映了知识份子转变到工农群众的过程。像〈锈铁〉表现了作者感谢〈排水〉生动的把一个城市佬和乡村的小姑娘作了比较，作者谦虚的作了一番检讨，要帮劳动人民为师，做群众的小学生。

在另外一篇〈深夜致友〉里，作者表示痛惜那些被歪风卷走的同学，同时表达了对战友的挚情。〈夜读的青年〉赞美一个觉悟的青年，一方面负起时代青年的任务，另一方面也孜孜不倦争取时间学习。作者在〈我的信念〉里，通过对时事的评述，表达作者的人生观。……这些描写的对象，虽然比较多包含了知识的哀心的遗毒。但是……作者还没有把这类在锻炼过程中的青年的真实面貌，更具体的反映出来，尤其是缺乏描述他们的思想斗争的部份。总的来看，《生活之歌》的内容，是健康的，积极的，作者的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绩。然而，作者也仍旧必须和劳动群众建立更密切的联系，扩大生活视野，努力发掘创作的素材的用语特色：平易自然，不刻意雕琢……然而，在这些诗篇里的有些诗句，由于作者少琢磨，便显得不够精炼。本书收集的一些诗篇的概念化毛病很明显，像几篇描写

工人生活的文章，在结尾处都写得很牵强，如〈烧焊工〉、〈机器工人之歌〉等……无具体的，深刻的教育力量。这些口号式的句子和全诗的内容不能连贯起来……这是作者生硬的女排结局。像〈深夜致友〉、〈天堂小鸟〉等诗歌也缺乏了澎湃的热情，因此不能感动人。〈深夜致友〉讲得很笼统……〈天堂小鸟〉只限于事实的罗列，缺乏深入的刻划。〈流动小贩〉也犯了同样的毛病，不能通过形象化的诗句，来描述这些生活在风雨中的人们。丘君的作品有另一个缺点，那就是诗歌的结构很不严谨，段与段之间的衔接很牵强，像〈半夜的访客〉、〈我的信念〉等。……丘君的〈锈铁〉和〈路〉……不论在诗句的提炼或著文章的结章的结构方面，都显得比较出色。

《砂勝越现代诗选上集》，李木香主编，1972年8月4日由砂勝越星座诗社编委会出版，被列为“星座丛书”之二，内收十一名砂勝越现代诗作者的五十七首现代诗，附有作者的相片和生平。书前刊有十一人序，书刊后有编者的〈编后〉。（1）陈从耀（夜埃、黑辛藏）的诗〈魔笛2〉、〈像〉、〈岛的单身〉、〈魔笛3〉、〈罗素已死〉。（2）谢永就（秋红、谢凝）的诗：〈歌〉、〈在穷荒〉、〈风夜里面〉、〈四小时〉、〈悲咒〉、〈悲喜剧一幕〉、〈十一行〉。（3）方秉达（蓝萤、刘贵德）的诗：〈仲秋吟〉、〈猫城触感〉、〈三马丹印象〉、〈Apollo〉、〈全航〉、〈苍蝇〉。（4）谢圣洁（谢

永、艾弦的诗：〈思念〉、〈孤独〉、〈海的呼唤〉、〈怀〉、〈宴会〉。(5) 沈树德（蓝梦、德君、沈弦、秋子）的诗：〈异乡人〉、〈节日〉、〈元宵夜〉、〈几笔浅淡的变奏〉、〈网〉。(6) 杜绝（吕朝景、云涛、圣铃）的诗：〈晨想〉、〈一个极限的沉默〉、〈烟花〉、〈企图〉、〈蛇身的运动〉。(7) 沈本爱（沈维廉、野野）的诗：〈苔〉、〈吠月〉、〈水仙〉、〈跪向月亮的人〉、〈孤独三十七〉。(8) 弦萤子（官有荣、一中荣）的诗：〈夜将醒〉、〈给苹〉、〈感觉〉、〈西贡〉、〈第一个迴旋〉。(9) 思霞（梦雨、雨弦、陈雨心、陈焕暘）的诗：〈鲁巴之晨〉、〈我是石〉、〈问〉、〈给丽丝〉（另一首）、〈水平线上〉。(10) 宇抒（林垂樱）的诗：〈梦魂〉、〈那里有你〉、〈血〉、〈圈圈里外〉、〈潮声〉。(11) 李木香（泥凤凰）的诗：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候魂〉；一九六九〈唱给祖父的歌〉（贺祖父六十四岁寿辰）；一九七零：〈一舟霞色〉；一九七一、一九七二：〈我的夫〉。

《笑的早晨》，克风著，1972年7月由砂勝越诗巫文艺风杂志社出版，内收廿九首诗作：〈晨〉、〈渔火〉、〈那一夜〉、〈风歌〉、〈夜的琴音〉、〈生命〉、〈七月的风〉、〈窗外三首〉（〈窗外〉、〈风〉、〈雨中荷塘〉）、〈农民〉、〈世界的母亲〉、〈寄语〉（给一位轮椅上的朋友）、〈大海

歌》、《五月里》、《赤道组诗》（《诗序》、《大地》、《人民》、《尾声》）、《孩子》、《别哭》、《孩子》、《墓碑》、《我们的歌》、《酒与她》、《太阳对我说》、《裁衣车的话》、《情书》、《黎明的村》、《思念》、《无题二首》、《写信》、《请“要”求》、《欢笑的日子》、《深眉》、《路灯》、《赠》。作者前期的诗作大多接近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的自由诗，后期的作品在技巧上逐渐有所进步。作者在《后记》中说：“这本小册子，收集的就是三年来所写的一部份新诗，而且大半是用各种笔名在报刊或杂志上发表过的。纵然，这些诗都是那么幼稚，但它到底是一个青年纯真感情思想的流露。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我的动脉还流着农村社会的血液，还呼吸着苦难同胞亲情的空气，我的许多诗也是这样。所以创作上，我还不能完全抛弃传统。……我认为艺术不能跟人家屁股走，每个人都应有他的独特创作风格。是的，我正试图在模仿中脱出，探索自己的风格。我不认为诗是分行的散文或偏僻生硬词句的堆砌！于是我开始寻求新的表现手法，寻求精炼与含蓄，这是取纳了传统与现代，而企求配合整首诗的气势，功力与完美，表现出一种新的形式与内容。……”

《梅诗集》，梅淑著贞，1972年9月20日由槟城犀牛出版社出版，被列为“犀牛丛书”第四种。在这部现代诗集里所收的作品，除了牧羚奴的序和作者的后记以外，计有：《城中幽

灵〉、〈花之湾〉、〈海棠〉、〈彼陡青山〉、〈我们的太阳〉、〈孩提〉、〈传递〉、〈望尽众山〉、〈望尽众山〉、〈潇潇风雨〉、〈台上下瞰〉、〈青春〉、〈昏沉的月〉、〈门外人〉、〈隐形人〉、〈小小的惆怅〉、〈空无的山〉、〈星星雨〉、〈尘寰〉、〈静思〉、〈波光〉、〈藤梦〉、〈潺湲流泉〉、〈蕉林间〉、〈小楼房〉、〈触冰〉、〈乱雨击夜〉、〈妈妈和孩〉、〈The Mother and Child〉、〈水患〉、〈他的微笑〉，一个节日。



第二辑：文坛拼盘



马潮联会常委会主席拿督林培河局绅于8月14日在浮罗交怡，为马潮联会主催，吉隆坡潮州会馆青年团主办的“文学创作与书香社会”讲座主持开幕仪式时宣布，第二届杰出潮青文学奖得奖人为孙彦庄。

孙彦庄，笔名优律戈，是马华文坛后起之秀，也是新山著名作家马汉的长女。1989年毕业于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目前在系当助教，同时攻读硕士学位。她正在研究马华戏剧，准备写成硕士学位论文。她在马大肄业期间，曾与同学和其他年轻写作人合著散文集《马大散文集》和《荧荧月梦》等书。

潮青文学奖工委主席林木海宣读评委陈雪风执笔的得奖人作品总评时说，孙彦庄的散文，文学干净俐落，抒情叙事，情真意切，既有巧思妙想与比喻，富有生活感，也赋有一股浓厚的青青气息。不过，她所涉猎的题材，范围不大，一般上深度不够。

她的小说，中学时期所写的“青年问题系列”，内容反映的都是年轻一代的生活，思想情感与精神面貌。这些小说讲述的故事，情节上没有什么变化。

《火车厢内外》是她在小说写作上迈向新境界的起点。她运用有如拍摄电影重叠与交炽镜头的表现技巧，反映了姐弟亲情与某个层面的生活图画。

《开麦拉》对于布袋戏演艺的描写，在题材上很新颖，涉及面广，有深度，加上语言文字流畅有力，表现技巧完美，在在皆显示它是不可多得的杰作。

从这篇总评来看，孙彦庄主要是靠曾经在大专文学奖中获得优胜奖的《火车厢内外》和《开麦拉》荣获“潮青文学奖”。如果她想在文学上取得进一步的表现和成就，除了继续努力创作之外，别无他法。



潮州学术文艺出版基金

得奖人不是潮籍作家



近年来写作甚勤的唐林在“赞助出版”一文中指出：

“……大概是在70年代中吧，潮州会馆第一个发起设立文学出版基金，支助马华潮州籍作家出版书，跟着大马福联会暨雪福福建会馆，也成立文学出版基金，开放给所有马华作家申请出版书。这两项创举，到今天都还在执行。可惜的是粥少僧多，前者仅限于潮州籍作家，后者每次也只是三、五年的数量。……”

在这短短三句文字中，每句都跟事实不符，有纠正的必要。

雪兰莪潮州八邑会馆于1974年9月中创设“学术文艺出版基金”，12月中宣布第一届学术组得奖人和著作为吴天才的《马华新文学作品索引》以及吕振端的《汉石经论语残字集证》，文艺组得奖人和著作为慧适的散文集《划向灯火》。

1975年10月中，雪兰莪潮州八邑会馆宣布第二届学术组得奖人和著作为杨清龙的《张衡文学研究》，文艺组得奖人和著

作为梦平的短篇小说集《不碎的海浪》以及何启良的散文集《这种眼神》。

1976年11月中公布第三届学术文艺出版基金得奖人和著作名单：学术组悬空，文艺组得奖人和著作作为吴海凉的散文集《忘海的日子》以及苏清强的散文集《万里星天》。

1977年，潮州会馆学术文艺出版基金在并入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创设“学书文艺统一出版基金”，过后，潮州出版基金随着统一基金的停办而“寿终正寝”。在潮州出版基金得奖人中，吴天才、吕振端、杨清龙、何启良和吴海凉等人都不是潮籍作家。



(31-3-91) 新明《星期天茶坊》

马潮联会为配合第56周年纪念暨第51届代表大会的举行，于8月14日在浮罗交怡宣布第2届杰出潮青文学奖得奖人之外，也举行“文学创作与书香社会”讲座，相信这是该岛有史以来第一次举行这种大规模的华文文学讲座。

这个讲座的主题是“马华文学的再出发”。

吉打州著名马来文学研究及翻译工作者陈鸿洲（笔名疑云）主讲〈国家文学与马华文学〉，由锺锡金主持。

陈鸿洲解释了“马华文学”和“国家文学”的定义之后，提出他对国家文学的看法：“题材应具各族文化特征，反映各族生活色彩。媒介语应具伸缩性，不必硬性规定国语为媒介语。只要国家文学内容正确，用任何一种语文来表达，都会达到相同的目标。”

他指出，马华文学的生存与发展面对着两种阻碍，一是来自华裔社会，二是来自异族社会。

他认为，要挽回马华文学式微地位，除了举办文学创作比赛，讲座和研讨会，设立文学奖和出版基金等等之外，同时应该要求当局把马华文学列为考试纲要和必考科目，独中应该增

加马华文学科目，社团开办研究班，并且奖赏在政府考试中考获华文优等的会员子女。资深文学评论家陈雪风主讲“直销文学”，由林木海主持。

陈雪风阐释了文学的定义和重要性。

他指出，文学包含绘画或音乐等艺术，在中国和马新文学是相当普遍的，而且文学作品内容丰富，无所不包，那是因为人类的生活，在方式上多姿多彩，而思想情感又是千头万绪的复杂。

他认为，阅读文学作品，除了让我们丰富生活知识，引发反省，提升思想情操之外，也能提高读者驾驭语文的表达能力。

两位主讲人的演讲精彩，引人入胜和深思，不过内容跟讲座名称和主题相差一万八千里。

新加坡虽然是一个商业海港，同时是一个工业小国，但是，它的文化不被铜臭所淹没，反之，它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展。跟其邻国马来西亚比较，新加坡的文化显然进步得多。文艺也是一样。在各民族的文艺中，其中以华文文艺最为发达。华文文艺在新加坡文坛的表现，使马来西亚和其他邻国望尘莫及。新加坡华文文艺的发展，主要是依靠报章的副刊，刊物和文艺著作等的支持，使它不断延续下去。

由于出版业的发达，从事华文文艺工作者的努力，在1972年，新加坡华文文坛所出版的华文文艺著作，为数不少。在这些文艺著作中，有诗集、散文集、小说集，也有合集和别集等等。此外，更有华文文学大系。

新加坡华文文艺著作的出版情况，可在1972年度中看到一班：

散文集：一、《点线随笔》（歹羊著）。二、《踢含羞草的日子》（石君著）。三、《苍蝇集》（李向著）。四、《幸福的期待》（符气南著）。五、《不屈的英灵》（崇汉著）。六、《落霞集》（连士升著）。七、《挥手集》（易非著）。

。八、《生活的图照》（巫汉明著）。九、《展痕》（巫汉明著）。十、《风下什笔》（林臻著）。十一、《港内什话》（陈之著）。十二、《圆边集》（林锦著）。

小说集：一、《木屋区的故事》（陈彦著）。二、《放声歌唱》（凤妹著）。三、《盼望》（夏桦著）。四、《怒火渔乡》（崇汉著）。五、《喜事》（于沫我著）。六、《前车》（于沫我著）。

诗集：一、《生活之歌》（丘克难著）。二、《树和他的感觉》（文凯著）。

三、《横鞭集》（谢冰凝著）。四、《绿苔》（石君著）。五、《风筝季》（辛白著）。六、《含哭的花》（蔡迅著）。七、《赤道鼓声》（崇汉著）。八、《隔着长堤》（马德著）。

合集：一、《知识道上》（林抗、奔吗、文君、盼晓合著）。二、《查米》（杨朴之、克民、蓝稿等人合著）。三、《卷卷集》（曹洁萍、雅芝、苏立成等人合著）。

外集：一、《填鸭》（完颜籍著）。二、《哀伤的日里河》（难明著）。

戏剧集：一、《三万元奖金》（田流著）。

文学大系：一、《马华新文学大系理论批评一集》（方修编）。二、《马华新文学大系剧运特辑一集》（方修编）。三、《马华新文学大系剧运特辑二集》（方修编）。四、《马华新文学史料集》（方修编）。

《生活之歌》被禁



马来西亚政府宪报在1975年7月17日，公布一批在国内安全法令下，禁止在马来西亚印刷、出版、售卖、发行、流传或者收藏的华文读物。在这些读物当中，新加坡出版的文艺书籍占一部，它是丘克难著的诗集《生活之歌》。

根据吴天才编的〈马华文艺作品分类目录〉记载，这部诗集于1972年8月由人民文艺出版社出版。这部诗集收集的诗歌，计有：〈锈铁〉（代序）、〈夜半的访客〉、〈拾荒人的儿子〉、〈流动小贩〉、〈挑水〉、〈烧焊〉、〈工〉、〈天堂小鸟一致一位老师〉、〈深夜至友儿子〉、〈生活之歌〉、〈机器工人之歌〉、〈夜读的青年〉、〈迷路的人〉、〈路〉、〈我的信念〉、〈后记〉。

这些诗歌的内容不详。被禁的原因可能是含有政治性或者思想太过左倾。

华人农历新年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欢乐日子，然而，以陋习和毫无节制的方式来庆祝，例如肆意燃放爆竹或鞭炮、纵酒和烂赌等等，乐极生悲的事件肯定层出不穷！

这是新加坡已故戏剧工作者宋人在独幕剧《新年的悲剧》中所表达的主题。在将近三十年後的农历新年，重读这出戏剧，仍然觉得有它的意义和价值，因为不少华人庆祝新年的陋习还没有成为历史。

宋人通过剧中的一个角色苗六嫂，揭露一些华人的“疮疤”：

这个“年”，真不是人过的，赌的赌，醉的醉，放炮的，恨不得把天下烧毁了似的放个不停，大家像疯了似的老是往坏处钻；人家说：一年之计在于春，过年了，大家就应该学学好，怎么都在往着坏里学，不喝酒的，也学会了喝酒，不赌钱的，却变成了赌鬼，钱多了，抱看坏女人像疯了似的笑哈哈、喝醉了，躺在地上学狗爬。……杀两只鸡的笑杀一只鸡的穷，杀一只鸡的，又看不起没有杀鸡的；唉，有钱人看不起穷人，已经可恨的了，连穷人也看不起更穷的人，这还成什么世

界！……还有呀，像小辈的来拜年，红包总少不了；有的一来，小家伙就带了好几个，像这样的人家，只要多来几家，可就一一唉，饭都没得吃了，还兴这一套。哼，一年之计在于春，好的没来，坏的倒先招了来；唉……”

《新年的悲剧》及时选收在李过主编的《星月文艺丛刊》内，编者将这出剧名作为书名，一九六一年一月由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



载自5-2-1989《新明日报》〈心田〉

在本地，为母亲节而写的作品，读过一些，但是能够留在脑海里的，可以说是荡然无存。为母亲节而出版的书籍，读过的唯有台湾诗人陈秀喜和林焕彰主编的《我的母亲》，1976年度母亲节由台北巨人出版社出版。这部“献给普天下的刻苦勤勉养育子女的母亲”的专集，选录了112位应邀作者的作品。这些作者都以真挚的文笔，或诚恳、或敬爱、或愧疚、或忏悔的心情，表现他们对母亲的孝思，同时描述他们母亲的真实事迹，向世人展现了世世代代的母亲是如何地勤劳俭朴、默默牺牲、奋斗自强、仁慈宽厚、督促鼓励、疼怜悯爱等等美德。


描写母亲的作品为数不少，举世闻名的是苏俄大文豪高尔基在190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母亲》以及名戏剧家恰佩花（K·CAPEK）在1938年出版的剧本《母亲》。

中国已故女作家丁玲于1933年任左联党组书记时，写了自传体小说《母亲》，她幼年丧父之后，在具有浓厚民主主义思想的母亲的教育和熏陶下，产生了强烈的反对封建思想。

在新加坡，以母亲作为书名出版的著作，包括朱扬的小说集《母亲》、红白的诗集《母亲，我的家人》……………。

在马来西亚，以母亲作为书名出版的著作，包括方北方的小说集《出嫁的母亲》、唐林的诗集《母亲的泪》、砂华写作者俞雪凝的小说《母亲》……

最近，在有关的散文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姚拓在《蕉风》月刊发表的《我的母亲》。这篇作品的题目是小学生作文的题目，然而，作者以朴实无华，自然生动的文笔，写来亲情流露无遗，刻划了当时中国保守妇女坚强的一面，为子女立下了好榜样，让他们终生受用不尽。



14-5-1989, 新明周刊《心田》“文坛内外”

第四届亚华作家会议



第四届亚华作家会议已于1990年6月24日至28日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虽然不是很成功，差强人意，但还算顺利。

本届会议的主题是“从亚洲华文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的展望”。参加这项会议的作家，不少针对这个主题撰写论文，由主办当局编成论文集出版。

参加这项会议的作家来自台湾、日本、印尼、香港、菲律宾、越棉寮、新加坡、缅甸、澳洲、澳门、韩国、汶莱、马来西亚和泰国等等国家和地区，其中澳门和缅甸的作家第一次出席这项会议。

这项为期5天的作家会议是由泰国教育部长玛纳上将主持开幕，司法部长针叻·曼卡拉叻警中将主持闭幕。

会议主要分为4个部分：地区报告、专题演讲、副刊编辑座谈会和宣读论文。

日本的齐涛、印尼的柔密欧·郑、台湾的宋膺、汶莱的谢名平、香港的俞渊若、马来西亚的慧适、菲律宾的黄梅、新加坡的田流、澳洲的黄惠元、澳门的韦鸣、越棉寮的陈大哲、韩国的许世旭和泰国的饶迪华先后代表各自的国家和地区宣读地

区报告。

台湾著名散文家林清玄在专题演讲中主讲《佛学与文学》，内容精彩，引人入胜。

由台湾的季季、蔡文甫和梅新、马来西亚的陈雪风、菲律宾的黄梅、新加坡的田流以及泰国的白翎和龙人出席的副刊编辑座谈会，只是报告各国和地区的副刊情况，没有深入讨论有关问题。

马来西亚、香港、菲律宾、新加坡、韩国和泰国的代表宣读了跟会议主题有关的论文。



载自 19-8-1990 《光明日报》

第三届亚洲华文作家会议已经宣告结束，然而有人在小报上大作文章，说马来西亚“相当多位代表，在马来西亚华文文坛上却是无名小卒”，“滥芋充数”，酸味奇重！

这篇吹毛求疵的“特别报导”暴露了该记者的马华文学知识IQ零蛋！正如像他一般见识的人说，巴金、老舍和矛盾在中国文坛是“默默无闻”之辈，不像冯玉奇，张恨水和包天笑等人那麽有代表性！

该“特别报导”的作者似乎对这项会议的性质不甚了了。他也不知道马来西亚的代表团是如何产生的。在这种无知的情况下，贸贸然撰写“特别报导”，不分青红皂白胡乱批评一番，岂不是向他自己的品德开玩笑？他也说：“这些代表有好多位没有出版过著作，也不知是否有写过什么‘代表性’的著作？”

言下之意，这些没有出版过著作的写作人就没有资格成为代表。以他如此“逻辑”，他岂不是可以向天下男人宣布：“没有胡子的男子不可以当父亲！”如果他睁开眼睛来看，好多父亲是没有胡子的。同样的，在马华文坛，有不少写出特出作

品的写作人是没有出过书的，但是，这不但不会影响到他们在文坛的地位，有的声望比那些出过书的写作人还要高。

一般上，马来西亚出席第三届亚洲华文作家会议的代表，在他们各自的领域内有一定性的表现。该“特别报导”的作者不了解他们个别的背景和写作上的表现，就随意把他们列为马华文坛上的“无名小卒”，这就像他随意报导新闻那么不负责任！

他又说：“在我国华文文坛历史上的各个时期，都没有出现过他们的名字，更不必谈到所谓代表作……”，不知他所指的“文坛历史”是以哪一位文学史家的哪一部著作作为根据，来衡量这些代表的资格？



载自 1-5-1988 《新明日报》

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于5月1日至2日，在云顶高原举办“第二届佛教与文艺研讨会”。第一届研讨会是于去年5月2日至3日在槟城举行，邀请六十多名来自北马和吉隆坡的写作人和编辑人参与其盛，达到了它预期的目标，加强佛教界与文艺界之间的关系。过后，佛教文摘杂志社出版《佛教与文艺》的合集，收集三位主讲者的四篇演讲稿，其中二十七位出席者的作品，使这项研讨会在佛教界和文艺界留下了具体的痕迹。

第二届研讨会主要邀请中南马一带的写作人和编辑人参加，藉以进一步加强佛教界和文艺界的沟通。主办当局希望这项研讨会能够更大力提高我国佛教文学创作的素质，同时也加强文艺界知识份子对佛教的信仰心，从而塑造文艺界对佛教在社会上的新形象。

根据程序表，本届研讨会安排马佛青总会署理会长洪祖丰工程师主讲“马佛青总会对我国佛教发展所作的贡献”，马佛青总会前会长继程法师主讲《佛教缘起观》与《塞山诗赏析》，马佛青总会副会长谢桂元居士主讲《马来西亚华人之宗教态度》，北马写作人苏清强主讲《佛教与中华文化》。

跟第一届比较，本届研讨会的演讲太过注重佛教的范围，文艺气息淡薄得多了，这可能是主办当局想要深一层加强写作人与编辑人对佛教的了解，以便他们以后能够协助弘扬佛教，同时创作佛教文学。

如果主办当局以后能够安排类似第一届的演讲会，即：一个有关佛教文学的演讲，一个有关马华文学的演讲，两个有关佛教文学的演讲，相信更能够迎合写作人与编辑人的兴趣，同时符合“佛教与文艺”的主题。

虽然本届的演讲会的佛教色彩太过浓厚，不过，如果主办当局能够利用座谈会多谈文艺与佛教的问题，相信这将能使研讨会的内容比较平衡。



8-5-1988新明日报〈文艺天窗〉

认清“马华文学的定义”



什么是“马华文学”（马华文艺）？

在马华文学史建立了六十多年後的今天，仍然有许多人对此不甚了了，或对它的定义产生误解，观念混淆不清，实在是很不应该的。往往有一些对马华文学没有深入认识的人，发表谈话或执笔为文来探讨马华文学问题，这就给更多不明了马华文学的人带来错误的观念和误解，马华文坛是不允许有这种事的不断发生和任其流传开去。以破坏和歪曲马华文学的真正定义和面目。

远一点的谬论如“马华文学是马华公会的文学”，是早已受到澄清和指正。近的如文道月刊第十二期上，槟城老人在“一点解译”的一封信中，对马华文学有如下的解说：“如果‘马华’是‘马来西亚华人’的缩写而非‘马来联邦的华人’的话，那么，‘马华文艺’意为在独立后开蛤，相信不会有错……而独立前直到无法追溯的源起，算是断代分类了！”

我以为，这同样是不了解马华文学史者的话，这种由不了解马华文学者而大谈马华文学的事之所以会发生，是表示他们在掩饰他们对文化和文学的冷漠和无知，在附庸风雅和好为人

师的即兴之下发出的即兴之言，以此哗众。他们并不思及到因这种即与错误所带来的恶果，已为马华文学种下恶根，误导和破坏了民族文化的清纯。

马华文学不是马华公会的文学，道理是至简且明的，因为文学或文化都是属于某个民族或国家的，不是个人和少数集团的私有物。

说马华文学是“马来西亚华人文学”或“马来联邦华人文学”，这是片面的和妄断历史的说法。说它是片面的，因为它没有照顾到文学的应用语文。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学可以用国文（巫文）、英文、印度文或其他非华文的语文创作的文学，但这不是我们所谈的马华文学。马华文学的一项特质是它离不开民族语文的华文，一旦马华文学失去了华文的称谓。或者，马来西亚华人已不再保有本身的语文，而共同接受华文以外的语文，那么，马华文学的称谓也将成为历史陈迹。

在马来亚独立前和马来西亚成立前，马华文学虽然已存在和活跃于马来亚半岛、新加坡、北婆罗洲三邦这一广大区域，虽然马来亚有华人和华文文化的活动。不始自1919年，在更早的唐朝或以前，在清代黄遵宪，康有为等，都有文化和文学活动。马华文学所以取1919年为历史的源起，是以有第一家当地华文报章副刊的创刊，以新兴的白话文体从事文学创作而定出的。它的历史绝不只马来西亚日（1963年）起的19年（1957年）起的25年那么短。国名和政权是会变易的，但文学活动并不随

这变易突然发生或中止，即使马华新文学的诞生也不是突然冒起，它仍旧承接着旧文学的血脉而衍生

当代马来亚国家的形成和自主福利的获得，是以1957年作源起而不以1963年作源起，说马华文学或马来文学只有19年或25年的历史，是缺少历史认知的。以“而独立前直至无法追溯的源起，算是断代分类了”来说，既是断代分类，可见整个马华文学史不始自独立後。

文学是民族文化中最珍贵和最严肃的一项，我们在谈论和探讨文学问题时，一定也要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和睿智来看问题，而不应以个人情绪及爱恶来看问题。任何不恰当的结论，对马华文学的前途、地位都没有好处。



载自4-2-1982《通报》

《茉莉公主》原作者是培元校友



2007年1月30日，我在《商余》专栏〈文海波澜〉发表〈神秘的韩玉珍〉，指出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以长篇诗剧《茉莉公主》轰动新马文坛的韩玉珍不是一般人以为的李春松，而是另有其人。2007年2月6日，我在同一个专栏发表〈韩玉珍身分大白〉，透露韩玉珍揭开了他自己的庐山真面目：韩玉珍原名林君靖，另有林梵和孙希等等笔名。最后，我说：“这是韩玉珍神秘面纱掀开和身份大白的起点。”10年之后，这才证明上面所说的韩玉珍的身分仅是初步大白，因为他另外几个身分尚未明确。

不久之前，资深杂文家看看寄下《金宝培元独立中学百年校庆特刊（下册）》编委会撰写的〈《茉莉公主》原作者是培元校友吗？〉给我参考，由于文内也提到拙作〈韩玉珍身分大白〉。编委会认为韩玉珍身分还没大白，因为他们在收集校友著作名单时，有老校友揭露《茉莉公主》原作者是培元校友。为了证明韩玉珍是校友，编委会尽心尽力搜寻了不少详细的资料，但是依然没有办法肯定韩玉珍就是校友，不过深信“或许也有助于让韩玉珍身分之谜团更明朗化吧”。的确是，编委会所作出的努力没有徒劳无功。他们已使这个事件更加明朗化

了。根据我所收集的资料，曾在培元中学念书的林稼原又名林君靖。因此，林稼原也就是韩玉珍。在身分上，韩玉珍是如假包换的培元校友，然而，在资历上，他只是资浅的校友，因为他在培中只受过一年的教育。在这种情况下，《茉莉公主》以及林梵、孙希和努山塔拉的著作毫无疑问都可以列入校友著作名单之内。

最近，我通过第三者获得韩玉珍本人修订过的简介：“1937出生于马来西亚霹靂州金宝。父亲是电工。母亲是“彻底唯物主义者”，拒绝迷信。曾就读金宝培正小学、金宝培元中学、檳城钟灵中学。1957年移居印尼。1959年就读中国北京大学欧洲文学系。1961年经停新加坡期间写下《茉莉公主》。1963年返回印尼，主持《火炬报》编务兼业务。期间曾在印尼多所私立大学进修。”

韩玉珍本人已经证实他是培元校友，他在培元中学的身分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2017年4月19日刊于《南洋商报·商余》

《新明日报》总经理兼总编辑钟松发于5月26日宣布，该报为了落实促进马华文学活动与协助塑造一个书香社会的崇高目标，决定率先为我国文艺写作人免费刊登新书广告，并由7月起，每月在第3及第4个星期的“新明周刊”中，特辟2版刊登马华作品，稿费将由商家及社团赞助。小说、散文、杂文与戏剧每千字80元，而诗歌每首20元。

这项宣布的确是马华文坛的喜讯。

《通报》摒弃“同行相忌”的陋习，隔天在社评中，大力赞赏《新明日报》即将展开的行动。这种美好的现象令人振奋不已。

希望其他报章和刊物在这一方面也作出积极的反应。用其他方式推动马华文学和鼓励写作人创作更多特出的文学作品，以丰富华人和国家文化。

《新明日报》决定将替写作人免费刊登新书广告，这是帮助写作人推销他们著作的其中一个好方法。不过，该报应该拟定有关的细则，以便翔实和客观地为这些新书宣传，不能好像某些商品一样，胡乱吹嘘，以免误导读者。产生不良的后果。

因为写作人的著作，并不是每一部都是杰作，难免有“鱼目混珠”的劣作。

在刊登马华作品方面，如果报馆能够在工作人员中选出各家各派的写作人组成一个编委，相信可以更公平处理来稿，避免发生假公济私营私舞弊的偏差现象发生。如果报馆没有理想的文学编委人选，不妨向马华文坛物色。

《新明日报》宣布的两点促进马华文学的措施，在马华文坛上可以说是空前的创举，假如实施得法，各方面都将受惠不浅。



“大马的华人写作者，总共不过出版六部著作吧了。计北马棕榈出版社的《宋子衡小说集》，犀牛出版社的《梅淑贞诗集》，吉隆坡鸽出版社的《鸽声》和《哀音》，以及南马文艺研究会的《夜医生》及《旱风》。这其中，都是不成熟的居多。由此，可见马华文坛的荒凉一片。”（去年12月29日刊于《自由谈》）所说的一段文字。

笔者觉得上述的一段文字有补充和纠正的必要。从该段文字来看，梁园显然是针对1972年马来西亚华文文坛所出版的华文艺术作品而写的，由于作者所叙述的书籍都在1972年之内出版问世。据笔者所知，在去年大马华文文坛不止出版上述六部作品，同时北马棕榈出版社出版的不是《宋子衡小说集》，而是《宋子衡短篇》。犀牛出版社出版的不是《梅淑贞诗集》，而是《梅诗集》。除此之外，吉隆坡鸽出版社除了出版《鸽声》以外，也出版《阿秀》并不是《哀音》。

兹将1972年的马来西亚华文文艺著作简述如下：

（一）《闲思录》，散文集，黄润岳著，1972年中左右由蕉风出版社出版，被列为“蕉风丛书”第三种，内收廿三篇散文。

(二) 《红毛丹成熟的时候》，小说集，魏萌著，1972年4月由新马出版社出版，内收八篇短篇小说。

(三) 《崩》，小说集，雅波著，1972年1月20日由犀牛出版社出版，被列为“大马丛书”第一种，内收五篇短篇小说。

(四) 《宋子衡短篇》，小说集，宋子衡著，1972年9月由棕榈出版社出版，被列为“棕榈丛书”之一，内收十一篇短篇小说。

(五) 《夜医生》，小说集，年红著，1972年8月由南马文艺研究会编印，被列为“南马文艺丛书”之一，内收八篇短篇小说。

(六) 《旱风》，小说集，梦平著，1972年9月由南马文艺研究会编印，被列为“南马文艺丛书”之二，内收八篇短篇小说。

(七) 《阿秀》，小说集，碧澄著，1972年11月由吉隆坡鸽出版社出版，内收十三篇短篇小说。

(八) 《我的姐姐》》，小说集，1972年初由婆罗洲文化局出版，内收三篇短篇小说，即：文文〈我的姐姐〉、张如平的〈同学〉、小星的〈小佳的回头路〉。

(九) 《笑的早晨》，诗集，克风著，1972年7月由文艺风出版社出版，内收廿九首诗歌。

作家的生日礼物




1984年7月5日是新加坡著名作家李汝琳的70大寿。他的子女打算广宴亲朋戚友为他祝寿，然而他不喜欢铺张，一口拒绝了。他们为了表示孝心，便私自议定将历年来别人写有关他的文章，编选为《李汝琳的生活和著作》，出版成书、作为纪念。他也同意了，认为比大吃大喝一餐有意义。这是一份别开生面的生日礼物。

1991年12月16日是我国出名女作家爱薇的50岁生日。她的子女知道她最爱的就是书籍，不过她喜欢自己购买所爱的书籍。他们送她的，她未必喜爱。于是，他们就把过去十多年来，报刊上有关她的文章，编印为《脉脉春晖》，作为生日礼物。这也是一份非常有意义的礼物，相信他们的灵感是来自李汝琳的子女。如果不是的话，那就太巧合了。这种子女为作家父母庆祝生日的方式，值得推广，至少可以缓和我国缺乏作家专集之类书籍的现象，但是最重要的是，这种专集要编得客观和符合事实，假如是属于涂饰粉墨之流的东西，不出也罢，否则得不偿失。

《李汝琳的生活和著作》内的文章，都是有关李汝琳的

生平和作品，是一本具有史料、参考和研究价值的专书。而《脉脉春晖》所选收的文章，有些是访谈，有些是印象记，甚至有两篇是为爱薇的生日而写，主要的内容是有关她的经历、生活、工作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至於有关评介她著作的文章则付之阙如，诚属美中不足。倘若蔡绍维事先获得爱薇同意，把《苍鹰独飞》附录的评介文章收入《脉脉春晖》，将是锦上添花。



9-2-92 新明日报“星期天茶坊”专栏“文坛内外”

每次翻阅《亚洲华文作家杂志》，总是很关注马来西亚作者的作品。阅读87年12月出版的第15期，见到我国女作家程榕宁的文章“诗人有价”，当然以先睹为快。詎料读完之後，觉得似曾相识，心里想：一稿两投乎？于是去翻查收集的资料，竟然发觉程榕宁的文章是抄袭自新加坡写作人吴启基整理的作品，连题目也没有改头换目“原文〈诗人有价〉是在87年3月29日刊于新加坡《联合早报》文艺副刊利〈文艺城〉”。

不过，程榕宁没有一字不漏地抄。她一边抄袭时，一边更动一些字眼，有几段文字是前後调动，有几段是东凑西凑，有些是根据吴启基的文章来改写，显然，程榕宁“写”这篇文章时，手头上完全没有其他有关资料。

只有一个地方，程榕宁摆了一个乌龙。她以为伦拉（Rendra）是印尼诗人，那么，哈里·艾华汀教授（Prof Harry Aveling）应该是伦拉的同胞了！其实，艾华汀教授是澳洲作家和翻译家。这显示程榕宁没有这一方面的知识。

请读下列部份文字，以证明程榕宁抄袭：

吴启基的文字：“……尽管客观环境不容许他仗义执言，

大胆暴露，长期以来，他仍未放弃写作，甚至有一回他在朗诵时，还发生过炸弹爆炸事件。”（笔者按：文中的“他”是指伦拉。）

程榕宁的文字：“尽管客观环境不容许他仗义直言，他仍不放弃写作，甚至有一回，在他公开朗诵时，会场还发生炸弹爆炸事件。”

吴启基的文字：“有一点不可不知道的，伦拉自1979年开始，即被政府严令禁止公开朗诵，六年之後的1985年，他才又获准恢复活动。”

程榕宁的文字：“由于伦拉的广大影响力，从一九七九年开始，即被政府严令禁止公开朗诵，禁令六年，他是在两年前获准恢复活动。”

吴启基的文字：“哈里·艾华汀教授（Prof Harry Aveling 在描述其朗诵的情景时，如是写道：“人群涌了进来，随着他诗中的喜、怒、哀、乐、笑哭语默，打成一片。”程榕宁的文字：“印尼的哈里·艾华汀教授（Prof Harry Aveling也曾与会，在事後如此记述：“人群涌进，随着伦拉诗中的喜、怒、哀、笑哭语默，打成一片。”

载自20-3-1988《新明日报》

长篇小说的连载 ——《新明》扶持马华文学发展

《新明日报》的小说版在不久之前开始连载槟城著名小说家方北方的长篇小说《五百万人五百万条心》，为本地小说读者提供本地小说，希望能够一新他们的耳目。

这家报章以大篇幅连载本地长篇小说的措施，证明它重视马华文学作品，同时协助扶持马华文学的发展。

这项措施在本地写作人之间，获得热烈的反应，纷纷给予佳赞。

虽然《新明日报》并不是第一家连载本地长篇小说的报纸，然而，在当前一般报章不是很热心拨出版位连载本地长篇小说的时候，这家报章作出了果敢和高瞻远瞩的决定，每天连载方北方的长篇小说。希望这项已经深受马华文艺和文化界重视的措施，在这以后能够掀起连载本地长篇小说的风气，鼓励更多的写作人从事长篇小说的创作，使长篇小说的创作更加蓬勃。

自马华文坛有史以来，长篇小说的出版数量，屈指可数，使长篇小说的收获欠佳。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迹象显示长篇小

说能够取得进一步的发展，这是多项因素造成的，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没有足够版位连载这种小说，同时甚少有出版的机会。因此，大多数的小小说写作者放弃长篇小说的创作。这是文坛的损失。

我国过去几个时代发生了多项重大事件，适合作为长篇小说的题材。以感性反映这些事实，可以弥补历史的不足。

本地小说写作者应该多多充实自己，提高他们的写作技巧，写出掷地有声的长篇小说，加强本地读者对本地文学作品的信心。



载自8-9-1991《新明日报》

法国首都巴黎心脏地带措丁因旁圣日取曼广场侧，与圣日取曼教堂遥遥相对的咖啡座《两名瓷人》，是世界闻名的文人雅集场所。早于十九世纪早期，《两名瓷人》已是巴黎文学家和诗人聚集之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存在主义思潮在法国兴起，该·保罗·萨特、阿尔贝·卡缪、西蒙·往波伏瓦等等响当当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和文学家，经常在这里雅集，使这咖啡座声名大噪，有人称它为“存在主义咖啡座”。然而，目前法国著名作家很少在这里雅集，使这个“存在主义咖啡座”成为历史名词了！（见去年7月15日的《亚洲周刊》）。

在新加坡华文文坛，目前也有一个作家雅集的地方，那就是武吉知马永康花园中的永康餐室。大约是在十七年前，最近与世长辞的资深作家李汝琳和同住在永康花园的几位作家以及一些酷好风雅的乐龄耆士，每天黄昏，风雨不改，不约而同前往这家餐室聚会，大摆“龙门阵”，天南地北畅谈文坛内外事件和各种各样的文学课题。最近几年，参与“永康雅集”的人数越来越多，场面更加热闹，影响力也愈来愈大。相信永康花

园联谊会出版，李建主编的“锡山文艺丛书”跟这项雅集拥密切的关系。这项文艺丛书先后出版李建的中篇小说《绿色的年代》、王采的中篇和短篇小说集《石罅米传奇》、黄永（即李汝琳）的游记《走马看花说比邻》、孙爱玲的小说集《碧螺十里香》、曾采的中篇小说《小鬼传奇》以及李建的散文集《人生剪影》等等。这些丛书的作者大多数是这项雅集的成员。不久之前，雅集人士成立了“锡山艺术中心”，希望能够为新华文坛作出进一步的贡献。



26-5-1991

柔佛麻坡的南马文艺研究会是霹雳文艺研究会之外独一无二的文艺研究会，它是由南马多位文艺作者在多年前组织而成的。

该会1969年至1971年的主席：年红（正）、端木虹（副）、马汉（副）；秘书：梦平（正）、梁高（副）；财政：蔡淡；委员：洛人、高秀、庄延波、冯裕华、颜宁虹；查账：锺赋。

该会曾于1971年8月30日下午二时假峇属白沙浮狮立公园举行座谈会。大会由主席年红主持，秘书梦平记录。座谈会开始前，主席强调，该会以发扬文学和艺术，联络感情，交换意见以便提高文化水准为宗旨。他指出，在马华文艺陷入低潮的今日，必须组织一个文学团体，然后联络各地爱好写作者，以便和其他民族文艺写作者密切联系，藉以发掘我国优秀的作品与人材，这种特色希望能使马华文艺逐渐蓬勃起来。较后，座谈会通过各项议决案：（一）本会通过向政府当局吁请放宽教员从事写作，因为有节性的写作是进修，也是学术的增进方式，写作藉以提高马来西亚文化水准，且通过文艺学术性意见，丰富我国的文艺宝库，促进各族亲善交流。（二）会议通过成立

马华文学资料室，专事收集本地作者资料刊物。（三）议决本会于每三个月举行一次会议，由麻坡秘书处负责之。



稿费问题，谈了几十年，还是要谈，因为仍然没有多大的改善！想起来，几乎要洒下“一把辛酸泪”！如果不是当事人，“谁解其中味”？

去年十二月十三日，在一家报章拜读了一篇文章，作者指出，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于1984年出版《马来西亚华人史》，他于1986年1月3日之后收到部份稿费，至今仍然没有收到剩余的稿费！

去年十月九日，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主席孟沙在《行车岁月》发售礼上说了这样一段话：“就拿稿费为例，不少作家或写作人为一些报章副刊长期供应稿件，最后却落得“免费劳工”或“廉价劳工”的下场。报社给予本地写作人的稿费已经够少，有的还要拖欠，甚至分文不付。写作人遭遇，往往比乞丐还不如。”这话说得头头是道，然而，大马作协出版的《写作人》，大约有两期尚未发出稿费，至少超过半载，快要一年了！而且，该刊的稿费率，几乎是十年如一日，仍然没有提高！因此，“站在维护写作人利益的立场”，我们也要呼吁该协会以身作则，“善待本地写作人，正视有碍马华文学发展的

畸形现象，纠正偏差，改善不合理不健全的稿费制度，以进一步扶助马华文学的发展”。否则，该协会不必奢谈其他的了！

北马著名写作人游牧和郑变曾经说，他俩曾经每天为一家报章的副刊写专栏，写了几个月，半分钱的稿费没有收到，结果气得写不下去了！希望他俩已经收到应得的稿费，要不然，恐怕他俩没有机会如愿以偿，因为该报已经停刊。



寓言是通过生动巧妙，想像力丰富的故事，借此喻彼，借古喻今，借小喻大，具体揭发客观的事物，解剖人性，反映现实生活，创造典型。

寓言是作者为了表达自己对某种事物的爱憎和意见的文学形式，并且提出浅显的，合理的对比意义和影射法，来加强内容的说服力量，使读者觉得真实，有理，生动和有趣。

寓言是比喻的最高形式，是不能脱离比喻的基础而独立的，一般上是用飞禽走兽，植物以及一些没有生命的东西等等（有一些寓言以人类为角色）为活动中心。不过，它们所代表的某种人的特点，应该和他们作为动物或没有生命自然的固有特点，在一定的程度不互相吻合。

寓言具有现实的教育性质，通过一件极简短的客观事物来感化、劝戒读者，或暴露强蛮者的罪恶和虚伪，或尖锐讽刺其他不合理的事物，但是主题应该严正，以免贻误读者。因此，它的社会功用极大。

寓言的故事布置应该加以注意，同时要顾到事实与幻象不会冲突和矛盾，才能做到“真”的境地，使作为寓言主体的故

事发展自然，从而达到作为寓言灵魂的教育意义。

寓言的思想倾向性要明确和积极，形象要鲜明突出，说明生活真理的准确性，要有说服力。

寓言好像诗歌一样美妙动人，好像小说一样有前后连贯的情节结构，好像戏剧一样充满矛盾冲突的高潮，因此它的故事必须生动巧妙，布局超突，处处引人入胜，扣人心弦，发人深省，以激起读者内心的冲击，从而探讨人性，体认生命。

特出的寓言，短小精辟，文字简洁、俐落、浅白、易懂、涵义深入浅出、有概括性、普遍性、甚至含有一层深入人心的哲理，是高度的智慧结晶，因此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寓言的后面无需加插一段训诲式的定论，应该让读者从这种文学形式中，自己去思考，体会其中的寓意，道理和内在的思想，这样，读者的感受才更能深入。

寓言的缺点是，在反映现实方面，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它不能好像小说一样可以更深更广地描绘社会和人生，也不能好像诗歌一样运用压缩的语言，集中地表现社会生活和非常真挚的感情。

写于1978年6月，载自15-10-1978〈文艺春秋〉

假如说，杂文是散文中的匕首和投枪，那么，讽刺诗可以说是诗歌中的匕首和投枪了，因为讽刺诗好像杂文一样，是一种比较直接和有利的表达形式，这是抒情诗与叙事诗等等所望尘莫及的。不过，一般上，讽刺诗是在抒情和叙事的基础上，融入讽喻的思想及感情的诗体，这也是讽刺诗在社会功用上比抒情和叙事诗跨进一步的原因之一。它为了暴露社会的本质与弊端以及揭开有关丑恶，配合它要表达的内容，达到预期的效果，在形式上，它再不能龟缩于止传统诗歌的创作方法，而必须好像匕首和投枪一样飞跃起来，突破正统诗歌框框。

通常上，讽刺诗是有感而发，有的放矢，言之有物，否则，它将沦力消极的打油诗，例如淳于汾的《掷笔》：一年写一篇/笑坏了诗豪/一天涂十首/又说是粗制滥造！

讽刺诗的基本条件是语言浅白和通俗，笔调泼辣，风格明朗，例如马德的“肃立·敬礼”：肃立，敬礼/向着五彩缤纷/那奇特的旗帜/有乳罩，有三角/这里居住着/未来的“精英”份子/这是以莱佛士为名的/神圣建筑物/谁说挂错了旗/我说这才名副其实/海盗的崇拜者/只该挂起盗来的旗帜/未来的“精英”份子/

用乳罩三角裤结下不解缘/不明白个中秘密的人/孤陋寡闻太可怜/请把耳朵靠拢过来/悄悄地向你透露一个秘密/一百多年的“太平盛世”/靠的是乳罩、三角裤，脱……。

讽刺诗有一语道破的效果，例如“一派胡言”：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据说都爱和平/每个人怀里/都有一本《和平经》/肯尼迪凶相毕露地说/为了东南亚的安定/美国要在越南打特种战争/约翰逊杀气腾腾地说/为了早日恢复和平/轰炸北越第一要紧/尼克松张牙舞爪叫嚷/为了保障美军的生命/必须向寮国柬埔寨进军/原来世界上有一种“逻辑”/强盗进了你家的门/就不许你伤害他的性命/杀了你，是为了你“永生”/拿了枪炮炸弹/攻击你的家园/那是为了帮助你争取“自由和平”/于是，我们看见美国飞机/在湄公河两岸撒下炸弹，汽油弹/于是，我们看见美国大兵在“收获”/那一条条象咸鱼一样的美军死尸！

讽刺诗的语言允许极度的夸张。它的夸张，在于将腐朽和丑恶的本质放大起来，例如“佐藤的十月廿六日”，哦，这是白天吗/为什么我眼前一片黑暗/哦，这是世界末日吗/为什么我头重脚轻，直流冷汗/啊，十月二十六日/大日本口边的肥肉/再也吃不进蝗军的肚子/七十六对三十五/这，这比原子爆炸还要恐怖/全世界的人，都成了瞎户吗/为什么不看一看/我经济大国的财富/为什么不想想/我给你们的大量“援助”，台湾哟，你这盛产樟脑的宝岛/我就是死在那儿/棺材也不容易腐烂哟/啊，台湾，大日本旧版图的沃土/从此要物归原主/叫我怎么对得起/东

条英机，山本五十六/还有当年日本驻台湾大总督/哼，哼，你们别挖苦/要是在一九四一年/我佐藤弟兄横行无阻/我大日本的膏药旗/飘扬亚洲大陆/可惜地球不肯停止转动/“大东亚共荣圈”/只有在梦中寻求/太阳啊，你快绕着地球转吧/岁月啊，你快快倒流！

讽刺诗冷酷无情的嘻笑怒骂，才具有投枪匕首的作用。它以强而有力的风格，漫画式的笔调，对着丑恶的现实，发出猛烈的嘲讽。

讽刺诗创作的最大优点是爱憎分明，立场清楚。

至于要赞美好人，好的事物，讽刺诗这种形式，就难表达出来。可以说是讽刺诗的局限。

它本身的另外一个缺点就限于讽刺和揭示，而不能好好的进行批判和引导。

无可否认，讽刺诗贵在明朗的风格，然而，有时候，含蓄的风格不得不派上用场，由于在恶劣的环境，阻力重重，有很多有意义的题材，除了利用间接的表达方式，是难以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如果在讽刺诗中故弄虚玄，那就失去写讽刺诗意义了。

无论如何，写讽刺诗必须具有一定的明确世界观和人生观，要不然就表现不出肯定的思想内容。

载自《新明日报》8-9-1991

霹雳文艺研究会举办小说比赛



霹雳文艺研究会为提倡文艺活动，鼓励创作，特于1970年4月下旬开始主办“北马华文文艺小说创比赛”，分为公开组与学生组进行，凡居住于玻璃市、吉打、枳威与霹雳的公众人士与学生皆可参加。该项比赛原订8月1日之前截稿，后因该研究会为使各地参加者有更充分的时间去完成作品以及参加者的要求比赛，截止日期展延至8月31日，奖金也加以调整，提高奖额以示鼓励。公开组：首奖一百元（原订八十元），次奖七十元（原订六十元），三奖五十元（原订四十元）。学生组：首奖七十元（原订六十元），次奖五十元（原订四十元），三奖三十元（原订二十元）

该研究会敦请著名文教界人士为评审人：公开组：萧遥天、依藤、黄润岳、黄崖、彭士麟、张寒。学生组：张发（年红）、吴均昌（看看）、杨水源、慧适、李车昇。

截稿之后，该项小说比赛收到各地稿件三百廿七篇，计公开组二百十二篇，学生组一百十五篇。

经过多日的评选，成绩于1971年2月8日上午11时正揭晓，为示隆重，该会特别恭请文教界名流彭士麟校长、杨水源校长、

郑少如设计师、徐日明医师等在场主持启封仪式，结果成绩如下：

公开组：

- (一) 雅波——海王。
- (二) 晓霞——不愉快的年代。
- (三) 马柯——刘兰花。
- (四) 髡髯——倒了的偶像。
- (五) 怀冰——再见，爸爸。
- (六) 傅福发——那一夜。
- (七) 芳草——孤单的伦叔叔。
- (八) 王昌波（雅波）——仇。
- (九) 驼铃——野草。
- (十) 仿佛——考验。
- (十一) 林永练——恨。
- (十二) 芦苔白——绿野之歌。
- (十三) 夏弦——旅店。
- (十四) 两川——萤
- (十五) 章迅——在夹缝中。

学生组：

- (一) 霹雳女子中学彩惹心（采若心）——幸福门外。
- (二) 怡保育才中学锺淑珍（飘飘）——残。

- (三) 霹雳女子中学李传玉——薇薇。
- (四) 霹雳女子中学李传玉——立生和田田。
- (五) 安顺三民国中张亚苟——桃李舞影。
- (六) 檳城鍾灵中学陈莲枝（铃铃）——春逝。
- (七) 怡保安德中英校张标（柳青青）——归来。
- (八) 玻璃市国中潘仁贵（刃贝）——泡。
- (九) 霹雳女子中学王秀玉——疤痕。
- (十) 江沙国民型英文女中杨锦屏——失踪的少女。
- (十一) 鍾灵中学施良才——拆屋。
- (十二) 育才国中鍾淑珍（珍珍）——自在飞花轻如梦。
- (十三) 爱大华国中汤成美（吟雁）——橡林之花。
- (十四) 怡保三德中学罗钜良——暴风雨。
- (十五) 太平华联国中许锡河——事与愿违。

马来文坛的华籍作家



远在星马独立以前，就有不少华人学习马来文，研究马来文，翻译马来文学作品，甚至直接以马来文写作。星马政府宣布马来文为官方语文之后，学习马来文的华人与日俱增，一般华文报章副刊和杂志常有马来文的翻译作品出现，以马来文写作的华籍作家也大量增加，从此马来报章和刊物时常发表华籍作家的作品，已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了！

根据所知，在马来文坛上有相当名气的华籍作家，计有：鲁白野（已故）、林焕文、杨贵谊、李德昌、吴信荅、陈达生、李毓凯、李全寿、包思井、廖建裕、堂勇、陈达昌、锺松发、梅井、陈顺安、周福堂、周福泰、锺志祥、廖裕芳、陈金光（Tan Chin Kwang）等人。在近年以来，又有一批新的华籍作家在马来文坛出现，例如：邱开金、黎煜才、纪岳、张发、鲁鋈、黄盛东（Wong Seng Tong）、林明盛（Lim Meng Seng）、余美光（Wee May Kwan）、李秀茂（Lee Siew Mong）等人。

这些华籍作家在马来文坛上，各有各的表现，有的写小说、诗歌、文艺批评，有的写文法论文、民俗学、历史等等。这些作品大多发表于马来刊物：《文学月刊》、《社会月刊》

、《语文月刊》、《宝石月刊》、《文学家》……，马来报章：《每日新闻》、《周日新闻》、《马来西亚前锋报》、《马来西亚通报》……。他们都有相当的成就，在马来文坛上发挥出一定性的影响，为马来文化界人士所推崇和赞许。

李德昌曾以Takusie Lie为笔名在马来报章《周日新闻》、《马来西亚周刊》、马来刊物《宝石月刊》等处，发表许多批评马来艺术作品的文章，文名不下于当时著名的马来文艺批评家耶哈耶·依斯迈，经常被人相提并论。

陈顺安除了在《马来西亚周刊》写短篇小说以外，也以Amir Tan为笔名撰写其他的文章，曾任职马来报记者和编辑，马来刊物编辑。

李全寿教授不但将中国古典文学、新文学、马华文学翻译成马来文，同时以马来文著书，他于1966年出版的《马来新文学史略》，1967年出版的《现代马来民族运动与文学史略》，轰动马来文坛。这不是意味着他是第一个华人写马来文学史，而是在马来文坛尚未有马来文作家整理马来新文学史。

张志祥是第一个创作马来长篇小说的华籍作家。他于1970年出版马来长篇《生活在荆棘间》，引起马来文学界的注意和赞赏。此外，他也已完成另外两部马来文长篇小说《腿上的一个爪印》和《香港水手》，但是尚未出版。他于1962年左右投身于英巫报界，现任《海峡时报》和《每日新闻》驻麻坡记者。

吴信荅则是第一个出版马来短篇小说集的华籍作家。他于1965年，以Akbar Goh为笔名，由联邦出版社出版《阿克荅吴短篇小说选》，内收几篇马来短篇小说，内容大多有关民族亲善的精神。

陈达昌曾在《马来西亚前锋报》用马来文写过不少的文章。他现任职于《马来西亚通报》。

杨贵谊是南大第一届毕业生，曾负笈国立印尼大学专攻印尼语言与文学，后任南大马来文讲师，同时曾兼编《南洋商报》的马来文版和世界书局出版的《国语周刊》。他编译过许多马来文作品，其中较有名的是《马来语略语辞典》。1972年杪，他及其夫人陈妙华编纂的《马来语大辞典》，由新加坡世界书局出版。这部马来辞典，是目前收集马来辞汇最多的字典，是他夫妇俩费了十年的工夫编成的。

鲁白野不但能以华文创作诗歌、散文和小说等等，同时也能以马来文写作。他于1958年编译《马来民族的诗》（世界书局出版），1960年编译《爱诗集》（同上），1959年出版《实用马华英大辞典》，除此之外，他还为新加坡世界书局编辑《马来语月刊》和《国语周刊》以及为《星洲日报》编辑《国语周刊》，直到他逝世为止。

锺松发毕业于新加坡义安学院马来文系后，任吉隆坡马来报《每日新闻》的记者至今。他曾以Kelana C. M.写过不少文艺评论、华人风俗以及其他文章。他也曾将一些马华作品翻译成

为马来文，刊于马来刊物。

林焕文以编《简明马华辞典》著名，其实，他也曾编写过一些其他马华书籍。曾任《南洋商报》马来文版编辑和新加坡国会议员。

廖建裕也曾以华文和巫文撰写不少有关马来文语文和马来文学，著有《现代马来文的发展动向》，由新加坡上海书局出版。他来自印尼，曾肄业于南大历史系。

陈达生写了不少文艺评论刊于《语文月刊》、《文学家》等等。他是南大毕业生，于1961年前往耶加达印尼大学文学院深造。回星后，任义安学院马来文系讲师。

廖裕芳则写了不少有关马来文法的论著发表于《语文月刊》等等马来刊物，这些文法论著令马来学者叹为观止。他也是南大毕业生，1961年负笈耶加达，在印尼大学文学院深造。去年，他西赴荷兰深造。

周福堂和周福泰以马来文写了不少综合性的文章发表于《宝石月刊》及其他马来报章。

邱开金则以马来文撰写有关马来西亚的历史，在《马来西亚周刊》发表。他是马大历史系讲师。

鲁铨（吴天才）于五十年代开始探入马来文学领域，1960年出版第一本班顿，曾编写不少马来文课本和辞典。近几年来，他将马华诗歌译成马来文，其中部份已刊于《文学月刊》。这些巫译的马华诗歌，他已编成集子，将由马大出版。

张发（年红、鲁师）编写过一些有关马来文的教科书。他曾将他一首发表于《星洲日报》副刊“青年园地”的诗作《飞鸟》译成马来文刊于《文学月刊》而获得“1971年度文学奖”，他是唯一华人得奖者。



冰心的“死讯”



一月廿五日，文艺副刊“文艺新加坡联合早报新城”（原甸编）刊出了香港作家彦火的大作“冰心未死，梁实秋写悼文”，内容谈及七十年代初期，顾一樵赴台，告诉梁实秋，冰心已经逝世。后来，谢冰莹在台湾人“作品”杂志第二期，也发表〈哀冰心〉，指她和丈夫吴文藻双双服毒自杀了。梁实秋深信冰心去世不误，在台湾《传记文学》第十卷第六期发表了〈忆冰心〉。一九七二年春天，凌叔华在伦敦写信给当时在美国西雅图的梁实秋，告诉他冰心仍然健在。嗣后，梁实秋又收到友人从香港寄去的剪报，才知道自己摆了一个大乌龙。他只好写信给《传记文学》要求更正。其实，早在四十年代中，我国也曾经发生类似的事件。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三日，槟城出版的《现代周刊》（复版第廿三期，雷克主编）发表了纳怀的〈忆冰心女士〉的悼文，文内引述噩耗的来源：

“……最近读到一本刊物——当代创作文库，说刘冰心女士，在八一三以后，她是住在重庆，更少见她新作品发表，据最近消息传来，她已逝世，假如这消息证实，确是中国文坛上

一个重大损失……。”同年十一月三日，上述周刊（复版第廿四期）登出了海帆的〈冰心没有死——读报偶拾〉：“幼怀先生在〈怀冰心女士〉一文中，说是看过冰心女士逝世的传说的消息。其实，这传说是不确的，冰心女士还没有死。“据最近报载：谢冰心现任南京某部的组长，系简任的官职了。据说她还是司徒雷登的干女儿之一。”

海帆文中所说的幼怀的〈怀冰心女士〉，是不是纳怀的〈忆冰心女士〉之误，抑或另有他人也写悼念文字，有待查考！



载自 14-2-1988 《新明日报》〈文艺天窗〉

第三辑：点评与书刊介绍



十年的〈文艺春秋〉



〈文艺春秋〉创刊于1975年10月18日（星期六）出版至今刚好是第1500期，同时跨进了第11个年头。在这个时候，这个文艺副刊的作者和读者自动自发地对

〈文艺春秋〉作出一些回顾，检讨和展望，相信是合时的，也是有意义的。

〈文艺春秋〉是当时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为了进一步扩充副刊内容而推出的新文艺副刊，以取代当时由新加坡星洲日报发掘的文艺副刊〈青年园地〉。在创刊号里，编者甄供在〈编者的话〉中开宗明义地表明：“我们要求内容坚实的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我们重视创作，欢迎创作，鼓励创作。但是，对于我国兄弟民族和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也不偏废，因为通过译品的介绍，不但可以使我们认识到艺术海洋的辽阔，同时也可以作为文艺工作者提高创作水平的借鉴。”

在这10年以来，编者不但达到了他的目标，而且超越了他原订的目标，同时迈向更高的境界。〈文艺春秋〉在这些日子除了发表内容大多数是坚实的，创作和译作之外，也促进各族文学的交流，并且接受各国华文作家的创作和译作，使读者有机

会阅读更多国际华文作家的近作。

1975年的〈文艺春秋〉

〈文艺春秋〉创刊之后，在1975年结束之前，一共出版了18期。这个副刊最初只有半版，每逢星期六出版，第四期起扩大到四分之三版，第6期曾加刊期，每逢星期一和星期四出版，常见的作者计有独孤客、考雷、董庭兰、梁良贯、符肇流和邓亮等人；译者计有陈风和枝极稍等人。在短篇小说创作方面，洪梅的〈小珍走了〉颇受到重视。几位作者曾经为文讨论这篇作品。

1976年的〈文艺春秋〉

1976年2月起，也就是从第26期起，〈文艺春秋〉再增加到3期，每逢星期一、星期四和星期六出放。3月间，本来在南洋商报文艺副刊〈读者文摘〉展开的关于〈嫩叶集〉的论争，转移到〈文艺春秋〉。

观止在〈文艺活动一瞥〉(1977年1月1日，刊于星洲日报新年特刊)说：“这期间出现的新的作者有李道、易易、铁军、电之流、古舞、陈白成、贺天、催长、田山、就土、史不悔、晓干、邱四方、百年、味、见容、董庭兰、周念春、周氏、青城驻、文华桶、童军、章钦、申秀梅、尤条、坚岩、凌风、金刀等多人，大多数是赞同或补充陈雪风的书评的。支持金苗的则

有水、谢祝南、微阳、古秋、符肇流等5位。一般读者认为，论战后期在<文艺春秋>上列出的批评文字，比较初期，在<读者文慧>发表者来得坚实，有份量。因为这些文章已非局限于狭义的文艺批评，而是扩及创作态度、批评与反批评、文艺工作者的团结……等等问题。我个人也觉得在这场论争中，重要的还不是陈雪风君的书评，而是后期出现的若干文章。特别是下列3篇，尤其值得大家参考——李道的<关于当前马华文艺的几个问题>、深泽的<坚持对的，改正错的>、幽林秋月的<嫩叶集论争的评议>。”

编者曾在第110期的<读者·作者·编者>(见1976年8月28日的<文艺春秋>)对<文艺春秋>进行了一次小检讨。他说，10多月来，<文艺春秋>所刊出的创作和译介，一般上来说，都能做到坚实、健康一点。读过了这许多稿，给他印象较深的是洪梅的<小珍走了>、黎维的<觉>、博穆改编柏杨小说而成独幕剧<离婚>、陈风译的<海的孩子>和叶斌译的<南风>等等。

他认为，有些作者的作品，似乎觉得没有在深度和广度方面得到应有的发展，原因恐怕正如观止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没有“高瞻远瞩，大处落墨”。站得高看得远，反映一个时代的现实缘故吧。还有，或许是把创作看得过于简单，容易以为只要捕捉到一些表面现象，便可以铺衍成篇了。对生活题材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不经过去无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不努力地用艺术形象去集中。概括这些素材以为可以写出深刻和新颖的

作品来，这是肯定是办不到的。

他说，在创作方面，前辈作家会经主张“选材要严，开掘要保”。他以为“选材要严”这种标准，用在译介这一方面，也同样适合，因为译介并不能理解为“照搬”。如果作者在译介之前严谨一些，多花一点心思，那么选出些有深意和新意的作品来介绍，这对于读者，将会得到更多的益处。

贝一在「1976年文艺界概况」（见1977年1月1日的星洲日报新年特刊）提到〈文艺春秋〉时，详细评介了这个副刊在1976年的表现。他遵循着其一贯编辑方针，除各种类式的文学创作之外，像重视译介和理论批评。这里出现的作者，有来自各阶层，各行业的人士，包括了教师、学生、店员、书记和各行各业的劳工……等等。对于作者，只要内容健康，言之有物，都有发表的机会。这对于鼓励初学者学习写作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在理论和批评方面，伍良之等人对新警的评介，使读者在选购礼物时有所参考，避免金钱和时间的损失；雷波、散香、守旧、赵士、方向明、周念春等人偏重于文艺批评，他们立论精辟，分听力强，尤其方向明关于如何对待古代人物的言行的论述，有其独到的见解。

小说方面，洪梅、黎维、晓阳、石剑洪、沧海、杜芬等人都有所表现。这些作者各有不同的风格和手法：洪梅反映教育界和社会的阴暗面；沧海为我们反映了砂朥越土着的生活；杜芬为我们描述爱情故事，但其手法清新，不堕入时下所谓“

爱情小说”的要死要活的旧框框里。笔者以为，值得令人注意的，倒是晓阳的小说<在甘榜里>，作者通过阿泉叔的遭遇，描画出两族人民世代和睦相处，共同克服困难，守望相助，这种题材在目前似乎很少人去发掘，因此更觉得晓阳的努力是可贵的。

努力于翻译工作的叶赋(一署田川，<啊，彭亨河>的作者)，一年来为我们译介了南非、印尼、巴勒斯坦、伊拉克、菲律宾等国的作品，以及我国巫族兄弟作家的作品。叶赋所译介的作品，在内容上都有一定的深度。译笔的准确、精密、属是难得。马夫之为我们介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马来文学和语文团体，这对于要研究马来文学的读者，是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此外，如晓翠、陈风、枝桠精、董天成、化绿、野牧、疑云、逸良、绿洲、驼铃、声慧等人，都是勤于翻译的作者。

诗歌创作方面，常见的作者有：徐虹、董天成、痴生、丘梅、唐林、集群、钦溪、风信子等人。散文方面则有：春枫、孙快雨、铁牛、幼杉、章钦、夏恩霖、多思春等人。

1977年的<文艺春秋>

这一年的<文艺春秋>，每逢星期一，星期四和星期六出版，每期三分之二版。在1977年，它从第167期出版到第316期，为一个很少脱期出版的重要文艺副刊。常见和比较重要的作者是伍良之(良钧陶·梁良赏)、活民、孙快雨、绿洲和叶赋等人。

却天的<春华秋实>是一篇很有份数量的连载中篇小说，可惜不是出自本地作者的手笔。这个倾向现实主义的副刊，也很重视美术作品，几乎每一期都刊有这类作品。（见黄梅雨的<1977年大马报章的文艺副刊>，1978年2月2日刊于中国报的<湖滨公园>。）

1978年的<文艺春秋>

这一年的<文艺春秋>是从第317期出版至第467期，一共出版了151期。从7月16日起，也就是从第397期起，这个副刊的刊期更改，每逢星期二、星期四和星期日出版。星期二和星期四的<文艺春秋>，版位仍然保持13栏，容纳各种形式的文学创作及翻译作品。星期日的<文艺春秋>扩大到全版，内容跟星期二星期四迥然不同。它偏重于作品的评介，文学创作问题的探讨，作家及作品研究、读书笔记、文艺界动态的报导或论述，以及其他理论创作。

它设有4个专栏：（一）“文艺茶座”专门容纳一些具有典型性和艺术性的杂感随笔和小品文，常见的作者计有游首、何用（子凡）、刘衣谷和之风等人。（二）“书评”专门刊登本地文学作品的评介文字，不过，有关外国优秀文学作品的书评，也时有所见。常见的作者计有：薛铁龙、但言、吕焕和民等人。（三）“文学随谈”发表有关文学理论和创作方法的文章，例如方北方的<小说的写作>、田思的<诗的明朗与含蓄>，沙耶（韦量）的<摸

索，学习和认定目标》，梦平的〈马华小说的发展途径〉，陈雪风的〈文艺作品塑造人物的问题〉和小蛮的〈相声的创作特征〉等等。(四) “作家及作品研究”刊登马华或世界杰出作家的生平介绍与作品的评论，例如林洋的〈方北方的生平及著作〉和〈林参天的生平及作品〉，以及叔因的〈试评王拓的〈一个年轻的中学教员〉——台湾”乡土”作家作品评介〉等等。

1979年的〈文艺春秋〉

今年的文艺界，可以说是相当的平静。〈文艺春秋〉方面虽然有轻舟、向颖等人对黄秀珠之死的看法的争执，陈干逸批评留台联总主办之水墨画展，引起钟金钩等人的不满，为文加以反驳……等，但却没有引起什么热烈的争论。

〈文艺春秋〉仍然每周出版3期，有关如何看待琼瑶作品问题的讨论，已于去年杪开始进行，到了今年初，这有若干作品对此问题发表意见。先后在这里发表文章的，有吕焕、北弦、欣向、旭风、歌伐等人，而歌伐的文字相当特别，他在题为〈试从社会观点看琼瑶〉一文中，谈论到琼瑶小说的特点及影响、琼瑶的处身环境以及她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去。

去年7月创设的〈文学随谈〉专栏，到今年4月初已刊完全部来稿……继〈文学随谈〉之后创设的专题是〈文艺杂话〉，内容是属于创作问题的文艺短论，由马华著名作家韦晕（又署沙耶）负责供应全部稿件。这栏文字刊出时，颇受写作界人士的欢

迎。

发表散文于该刊的，常见的作者有伍良之、吕焕、金睛、陶令菊、轻舟、石乏、叶健、微风等人；小说方面则有芭桐、帖木崙、于沫我、云里风等；诗歌方面有唐林等人。

云里风是50年代的作者，有过一段颇长的时期停止写作活动，但近来写作却相当勤快，他除了在<读者文艺>发表作品外，也在<文艺春秋>发表了<处处陷阱>、<迟来的电话>、<相逢怨>等短篇小说。从其所刊出的作品来看，云里风小说所反映的内容和他的艺术手法，基本上维持过去的水平。芭桐、帖木崙的小说，题材多样化，手法也较为新颖，可说是作者的特点；于沫我的小说，写作技巧非常高，如一件不为常人注意的小事，到了作者的手里，可以铺成篇。这种特点实在值得写作者去学习的，但其作品内容都缺乏社会意义，且题材过于陈旧，这是美中不足的地方。

“如果我们说韦晕的中篇小说<陨石原>的发表，是今年度小说的开拓，相信是不会言过其实的，因为作者在这部中篇小说反映了某些社会现象的本质和面貌，也反映某种类型青年人的心态。作者描写人物鲜明生动，结构层次清晰，语言富有生动性和具体性，加上完整故事情节密切地结合着，这一切都使作品主题思想深刻的表现出来。”（甄供：<陨石原>内容简介）

“作家及作品研究”这一专栏，历来颇受读者欢迎和写作

界人士的关注，今年中为读者介绍了方修、方北方、韦量、林姗姗、于沫我、石君、鲁白野、吴锡、冰梅、依藤、连士升.....等星马著名的文学家。在这里发表文章的，主要是林洋和马夫之。

林洋的文字，资料非常丰富，对被介绍者的生平及作品有详实的述说，这是作者的优点，但也可能是一种缺点，因为过于详细的报导，一些缺乏耐心的读者往往不能读完全篇。作者今后倘能略调整，增加评论的成分，相信是可以提高到另一个崭新的阶段的。马夫之在这栏发表的篇数不多，但作者颇善于运用资料，把所要介绍的作家和作品，结合着当时的文艺状况来加以考察，或批评，或介绍，指出作家的优点和缺点之所在，帮助读者提高认识，加深理解。看来作者的表现是不俗的。

石君、薛铁龙、士孙氏等人的书评文字，也颇受读者注意。前者批评的对象，主要是港台作品，及后作者在“世界与文学选择”栏里所写的文字，已开拓到对世界文学的评介论析方面去。作者的评论，字数不多，往往在千字里，剖析得头头是道，作品的优劣就一目了然了，这显示出作者的功力和眼光。薛铁龙、士孙氏的批评，主要的对象是本地作品但他们评论原甸、田思等人的作品时，或许态度不够客观，反而使到有些读者或作者不能接受他们的看法。

除上述之外，一年来<文艺春秋>会刊载过一些重要的文

章，如李林、林英合写的<1975--1978年砂华文艺界点滴>，观止的<文艺活动述略>、<文艺活动余谈>，梁志庆的<三届马华青年文学奖随谈>，邱子法的<早期的马华写作人一瞥>、<战前的马华作家风貌>及<新春漫话特辑>的短论等等。还有<世界文艺动态>和<马来文坛动态>里贺嘉、嘉应子、林湘等人的报导性文字，可读性是颇高的。

根据一些文友的反应，一年来<文艺春秋>所发表的理论批评，都具有一定的水平。至于创作方面，虽然是多样化，但作者的艺术手法仍嫌稚嫩，未有向前开拓的迹象，特别是诗歌创作方面。这种现象更为易见。这一切都是有待读者、作者、编者今后共同努力去克服的。（见贝一的<1979年文艺界概况>，1980年1月1日刊于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新年特刊。）

1月27日<读者文艺>上刊出一介的<文艺史料与史德>一文，对星洲日报贝一的<1978年文艺界概况>提出批评，认为该文作者对大马作协成立的报导有偏见和不公平之处。他认为：写文艺史料的人有重视“史德”的必要。一介文中推崇方修在文学史上的态度和成就。而读者文艺编者锺夏田在编余走笔中加上按语，认为一介对方修的推崇也还是可商榷的，并以谢克的一篇文章作注脚。

由2月18日起，文艺春秋陆续有贾杰、屠九、董庭兰·黎维等人的文字提出相反意见，认为提出“史德”意见的是有不可告人的私利目的，是污蔑！造谣生事。或认为“史德”并不是

胡乱吹捧。不过，读者文艺版和一介都一直沉默，没有继续展开论辩。在5月初以后，“史德”的问题在表面上就停止了。

10月，新加坡<乡土>创刊号刊出方修“关于文艺史料的若干问题”一文，透露在大马有“文卒”者写信给方修，信中对贝一有诸多指责。同时，也认为方修在<文艺活动余谈>文中，对大马作协的成立宣言有讽刺意味，似有受文艺春秋编者甄供的偏见影响。方修就在此文公布了文卒的信和方修的答辩。<文艺春秋>也在11月22日开始转载方修的这篇文章，甄供并展开一系列的辩白：始终认为，这是某方面对他的有意打击。（见周循梅的<1979年马华文坛纪要>，1980年1月1日刊于南洋商报的<读者文艺>。）

1980年的<文艺春秋>

贝一在<1980年文艺界概况>（见1981年1月1日星洲日报新年特刊）一文中，对<文艺春秋>作了一个简述。他说，翻腾、剑客与吕晨沙为了<神的落难>和<在长堤上>的批评问题而发生论争。这场论争的主要园地是星洲日报的<文艺春秋>：“虽然在论争的过程中会有过相当热烈的争辩，后来还逐渐滑向只限于一些枝节问题上批驳，但却在没有什么大风波的情况下结束了。

<文艺春秋>仍然每週出版3期。常见的作者有吴岸、田思、马夫之、林洋、伍良之、方未艾等人。今年中，该刊有几个特辑和一些专栏，比较活发，如伍良之的“港台之行”、“新春

漫话特辑”、“关于三毛”等专栏文字。

有两位会是知名度相当高的作者重新露面，那就是：曾圣提和忠扬。前者以一些译作、短稿供给<读者文艺>或<文艺公园>，以“西南行随笔”为总题，在<文艺春秋>发表一系列散文、诗等样式的文字。作者现旅居印度，从他所写的随笔看来，这位老作家也是“四人帮”所迫害的对象。可是，有其弊也必有其利，“四人帮”的走卒倘不是勒令曾圣提离开天津，远征西南一方，而且还受尽颠沛流离之苦，相信我们读不到他的优美的散文吧？！

忠扬以前是搞理论工作，现旅居香港，仍然从事理论的工作。他在“望乡寄意”这个专栏里所写的文字，见解得独到，文字的洗练，却更胜于从前了。

1981年的<文艺春秋>

这一年的<文艺春秋>每逢星期日、星期二和星期四出版，从3月11日起，改在每逢星期日、星期三和星期五见报。星期三和星期五的<文艺春秋>佔四分之三版，星期日则占全版。

这个副刊力求变化，刊登各种体裁的文艺创作，辟有“作家及作品研究”、“世界文艺动态”、“马来文坛动态”、“澹米尔文坛动态”、“文讯”、“寓言”、“书评”、“文艺茶座”、“弦外寻韵”（容纳抒情散文）、“游踪处处”以及“读者·作者·编者”诸栏，其中的“文艺茶座”已于9月20日

起，改为“仙人掌”，容纳小品文、随笔和杂感文字。

该刊编者邀请旅印（度）早期马华老作家曾圣提写一系列的“西南行随华”，旅港马华评论家忠扬写专栏“望乡寄意”，旅港“沙爹诗人”原甸写〈原甸诗选〉，旅意（大利）女作者诗葆写“罗马通讯”，旅英女作家刘柳写散文和小说，一般上可读性甚高。

该刊也推出了几个令人注目的特辑，例如“新春漫话特辑”与“海明威诞生82周年纪念特辑”。其他比较重要的作品是马崙编的〈战前马华作家搜访录〉、曹肃（刘钺）写的一系列有关中国新文学的短文，郑祖译的萨农·阿末中篇小说〈余尽〉，李汝琳的〈澳纽旅游杂谈〉，彦火的〈福建作家掠影〉，韩兵、老挝和甄供合写的〈东海岸三人行〉。该刊编者重视版面的美观，因此一些作品的题目和小说的插图，都邀请画家设计和绘画。这引起章河和金刃为文谈论。（见李锦宗的〈回顾1981年马来西亚华文文坛〉，1982年1月1日刊于马来亚通报新年特刊。）

1982年的〈文艺春秋〉

1982年的〈文艺春秋〉是从第907期出版到第1057期，一共出版了151期。这一年推出的特辑不多，只有“新春漫话特辑”和“砂华文艺特辑”等等。

“新春漫话特辑”连续出版了7期，刊出了40多位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写作人的40多篇应景文章。编者在“读者，作者，编

者”（2月10日）中指出，这几期“新春漫话特辑”的文学，所触及的文艺课题，相当广泛，如：文化交流，写作的探讨，文学作品的销路，文艺批评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论争等等。若干问题，其中不少具有独特的见解，足以发人深省。但是，也应该指出，个别的一些篇章中，某些论点欠精确，有关作者似未深入剖析，看来还有探究的必要。所以，读者阅读时，应以批判的眼光去对待，并以区别之。

这一年发表了不少重要的作品，其中包括马崙的<战前马华作家搜访录>、陈鸿洲的<1981年马来文坛动态>、曾圣提的<圣提老人在回思>、韦晕的<寒冬过后的一株小草-一记40年前线社出版的<南方文艺>、郁飞的<先父郁达夫在星洲的3年>、韦晕的中篇小说<雁过留声抄>，刘子政的<悼念姚紫先生>，吴岸的诗论<诗的起步与跃进>（3月20日在南马文艺研究会讲座会发表的演讲稿），李流云的<华文文艺的过去与现在>，克奇译的<菲律宾作家F·西奥里·荷西访谈录>，爱薇的<作家访谈>，马夫之的<拉让江畔的奇葩--谈吴岸的诗路历程>，郑祖翻译著名马来作家萨农、阿末(Shahnon Ahmad)的长篇小说<满途荆棘>，陈熙的<香港文艺纵横谈>以及陶熙的短篇小说<黄花满地金>等等。

1983年的<文艺春秋>

这年的<文艺春秋>每周出版3期，星期三和星期五出版四

分之三版，星期日则出版一大版。该副刊于今年中特设了几个特辑和专辑，如“新春漫话特辑”、“国际华文文学营专辑”、“于床我纪念特辑”、“于沫我遗作特辑”、“儿童文学特辑”、“谭云山纪念特辑”等等。（见贝一的<1983年文艺界概况>，1984年1月1日刊于星洲日报1984年年刊。）<文艺春秋>刊期稳定，文坛活动方面的稿相当多，书评和作家访谈亦不少，采用不少居港前期马华作者的稿件。（见周循梅的<1983年马华文坛记要>，1984年1月1日刊于南洋商报星期副刊。）这一年的<文艺春秋>出版至第1209期。

1984年的<文艺春秋>

1984年<文艺春秋>是从第1210期开始。好像往年一样，每年年初推出“新春漫话特辑”。这一年出版了9期，刊出了将近60名写作人的文章。这一年，这个副刊编出好几个特辑，其中包括“乌士曼·阿旺特辑”，“各民族诗歌朗诵晚会特辑”以及“诗歌专号”等等。原甸撰写的马华诗歌史料文字在<文艺春秋>连载，引人瞩目。其他重要的作品，计有陈鸿洲的<一九八三年度马来文坛大事纪要>、田流回忆录、冬琴的<流军的小说>和<骆驼祥子的性格特征>、林臻评论吴岸诗集<达邦树礼赞>的两篇文章<深意深情诗外传>和<诗与蒙太奇>和马崙的<马华新文学运动的脉络>等等。

1985年的〈文艺春秋〉

这年的〈文艺春秋〉每逢星期三，星期五和星期日出版，每期占三分之二版，从5月5日起，这个副刊减到2期，即每逢星期三和星期五出版，不过星期三的版位扩大到全版。〈文艺春秋〉除了发表一般文艺体裁的作品之一，也刊登有关马来文坛和世界文坛的动态文字，让读者知道马华文坛以外的事情。该刊曾经推出多个专号和特辑：“第2届国际华文文艺营暨金狮奖颁奖典礼专号”，“刘绍铭特辑”，“新春漫话特辑”，“百花之夜专号”，“诗的约会纪念特辑”和“理论、文艺批评特辑”，相当引人瞩目。（见李锦宗的〈1985年的马华文坛〉，1986年1月1日刊于南洋商报新年特刊。）

《风暴》新书介绍



继小说合集《查米》之后，新加坡万里文化企业公司出版李向编辑的《风暴》，列为“文风丛书”散文一集。

这部散文合集所收集的作品是选录自1954年至1955年之间在《南洋商报》文艺副刊“文风”（由已故星马名作家兼副刊编辑杏影主编）所发表过的散文。这些马华文坛五十年代的作品的内容记录下当时华侨的处境与心声，他记录下新一代“海外华人”的成长，以及他们面对生活挑战的乐观精神。老一辈作者的凝练圆熟和年轻一辈的朴素健朗相映成趣，是这部散文合集文字风格上的一个特色；而生活气息的浓厚，也是这部散文合集的另一个特色。

《风暴》选辑三十名作者的三十四篇散文作品，计有：杏影的〈作为解释〉、〈说几句话〉，李汉添的〈风暴〉，白羊的〈失眠〉，丁于的〈死亡的桥〉，叶玛的〈避难〉，侯斌的〈怀念巴达河〉，李涛的〈香柑的记忆〉，磊芬的〈风筝〉，白流的〈摆书摊〉，顺绿的〈换脚车胎〉、〈晚上随笔〉、〈怪亚叔〉，镗青的〈都市人〉、〈大年初一的来客〉，罗伯友的〈新年日记〉，学垦的〈新村里〉，结崖的〈雨夜〉，瑞

心的〈依士卖〉，林凌的〈我家的老妈子〉，莲蓬郎的〈银五婆〉，勾伦的〈张老师〉，TY的〈野孩子〉，马各的〈记一个百多年前的诗人〉，冯莫达的〈在美国主地上长成的黑人诗歌〉，蓝文溪的〈大众诗人——温流〉，宋兆京的〈印尼诗人——安哇尔〉，丁十的〈学聪明〉，贯一的〈掷笔有悟〉，圆圆的〈文坛的黑流〉，骆起来的〈民族魂——鲁迅〉，范婴羊的〈鲁迅思想片断〉，范滔的〈还要向鲁迅先生学习〉，孔光的〈鲁迅创作生活给我们的教训〉。

编者在〈编后记〉中说，当时在〈文风〉上写稿的真是人才济济。老一辈的凝炼圆熟和年轻一辈的朴素健朗相映成趣。本集多少保持了这个多姿多彩的风格。在本集里老一辈的作者有：骆起东、范婴羊、范滔、白羊、冯莫达、宋兆京、贯一、孔光、TY、侯斌、丁十、圆圆，他们有的在战前就已经写作了。年轻的作者有：李汉添、丁于、蓝文溪、李涛、白流、罗伯友、莲蓬廊、镫青、顺绿、叶玛、勾伦、马各、磊芬、璃心、林凌、学垦、结崖等，他们都是战后成长的写作者，其中有一些当时还是在学的学生。

（小浪）“文讯”

新加坡淡申文化社出版的双月综合性刊物——《挺进报》，为了配合第二届东协国家首长高峰会议在吉隆坡举行，特地在一九七七年八月五日出版的第二卷第六期，推出了一个文艺特辑，定名为“亚细安文艺”。（注）

“亚细安文艺”的推出，是非常合时宜的，诚如《挺进报》主编在“编者的话”中说：“这些日子来，强调亚细安合作始终是亚细安五国的重要课题。亚细安国家固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必须采取合作态度，在文化方面也应该互相认识与了解。本报特辟‘亚细安文艺’走廊，便是让读者有机会了解亚细安国家的文艺创作情况。”

“亚细安文艺”刊登了寒川的诗论〈诗的点点滴滴〉，柔密欧·郑的散文〈走过的星星都很年轻〉，林琼的写作人介绍文字〈詹芜又署吴膺培〉，冰谷的诗〈怡保路上〉（〈宁罗桥〉和〈狮子山〉），苏苏的散文〈水帘〉，秦林的诗〈掌柜的〉，吴垠的诗〈小学〉与〈路牌〉，陈彦的诗〈无题〉、〈沈逸文翻译泰国著名作家玛纳·曾荣的短篇小说〈百头钞票〉，蓝妮的诗〈幸福〉。

在这些东协写作人当中，冰谷来自马来西亚，寒川、林琼、秦林、吴垠和陈彦来自新加坡，柔密欧·郑以及苏苏来自印尼，沈逸文来自泰国，蓝妮来自菲律宾。

他们虽然不是东协五国华文文坛上具有代表性的写作人，不过他们经常有作品发表，在各自的国家，并不令文艺读者感到陌生

“亚细安文艺”可以说是兼顾到了各种各样的体裁作品，但是，它在篇幅上侧重了新加坡华文文坛方面的作品，这可能是稿源的关系。

在这些文艺创作中，以玛纳·曾荣的小说的份量最重。〈百头钞票〉经在一九六九年七月间，被苏联“纳沙拍拉克豪学院”选译为俄文，并且编入一部世界著名短篇小说选集中，同时用这篇短篇小说的题目，作为该小说选集的书目。“亚细安文艺”中的诗歌，值得一读，可是散文作品的内容苍白，可读性很弱。

“亚细安文艺”的推出可以说是东协华文文坛的创举！这种做法值得加以提倡，以便促使东协五个成员国的文学交流，进一步联络这个区域的写作人之间的感慨。

（注）：新加坡方面称东协或东合为亚细安。这是从Asean音译的名词。

评介云里风的《梦呓集》



云里风的《梦呓集》虽然是选集十多年前的散文，不过现在阅读起来，并不觉得它们都是太过过时的作品。这不是说这些散文没有时间性，而是作者的文笔含有一种相当清新的力量，他的一些作品的内容保持一种隽永的素质，同时作者所反映的当时社会某一些现象，目前依然比比皆是。

这部由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被列为“新地文艺丛书”的《梦呓集》，收集云里风于1953年至1959年之间所写的散文，其中以1955年的作品表现最好，所得到的文学上的成就也高。这些散文是〈梦与现实〉、〈文明人和疯子〉、〈狂奔〉、〈西升的太阳〉、〈呓语〉，大多藉梦呓以反映现实的主题，写得相当技巧，有点象徵，所以内容有点含蓄，不过文笔略带讽刺的力量，充满着一种意义，读来确是令人寻味。例如〈文明人和疯子〉，作者在前半篇写“脱了衣服，一丝不挂的，在一条文明而热闹的道路上走着”，人们就称他为疯子，于是有人冷意地批评：“呀，你们看，他的身体多难看呀！生满了毒疮呢！”又有人说：“呀！你们看，他还有一个癞痢头呢！”疯子的鞭痕被诬蔑为毒疮，头上的疮疤被诬蔑为癞痢头，终于

他生气起来了，走近他们，而他们都吓得逃跑了。“这时，一个戴高帽子的人帽子不幸掉了，我于是看到他正是个癞痢头；一个穿名贵衣服的人衣服不幸被人挤破了，于是我看到他背上正有一个大疮疤”。在这一段的文字里“一丝不挂的”、“鞭痕”、“高帽子”、“名贵衣服”等等词句，都充满深刻的意义，而这些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至于1955年之前与之后的作品，云里风就写得没有那么充满深刻的意义，文笔也没有那么简炼有力，写作技巧显得平铺直述。虽然是这样，除了少数几篇之外，例如〈黄昏的梦〉与〈寂静冷落的加影河〉等篇，文句流畅自然，作者取材的角度正确，而且达到驾驭文字的能力。严格地说，作者早期的作品写得还不够成熟，尚未熟稔地掌握到写作的技巧，是以，〈我的外祖母〉、〈猫〉、〈地狱与天堂〉、〈黄昏底梦〉等篇，多是平凡无奇之作。在〈猫〉里，作者其中这样写：“据说猫最喜欢吃鱼，不过，当时我家所养的这只猫，不但没有吃鱼，简直就没有喂过它，它肚子饿了，我家里现成的美餐多的是，它大可以去掀它一只，大吃一顿。所以我家所养的几只猫，只有捉老鼠的义务，可完全没有吃东西的权利，我们从来就没有给它吃过东西，何况是一点点。”后来，可能老鼠失了踪影，“这只猫却忽然瘦削下来，它已失去了以往的那股神气，终日懒洋洋的，一对亮得发光的眼睛也呈显著黝黯色，走路时慢吞吞的，像一个患了肺癆的病人。每当我们吃饭时，它总必

在我们的脚下及餐桌的周围徘徊，口里不断的叫，那对失神的眼光不时的会在瞪着我们，像一个求乞者的那对乞怜的眼睛一样。我们当然不明白它的意思，而且照例是不喂它吃东西”。最后这只猫因为偷吃饭菜，被重打几下，几天后，死了，作者对于养猫的经过描述得颇为详细，间接反映作者他们没有同情心和忘恩负义，但是作者在这方面轻描淡写，使到这篇散文的感染力还不够强烈！

一般上来看，云里风写散文的方向，正如他写小说的，可说是良好的。不过，假如他能够深一层透视生活和社会的事物，同时在写作技巧力求新颖，他的作品将会更有进一步的价值。

慧适的《海的召唤》



在上个漫长的假期中，我浏览了许多有分量的文艺作品，在这些作品，其中我最喜欢的，可以说是《海的召唤》了！

《海的召唤》是一本优秀的散文集，作者为北马青年散文作家兼新诗人慧适。

《海的召唤》所收集的散文作品很多，一共有32篇，琳琅满目，有的是歌颂山水名胜，有的是描写朴素无华的农村小镇，有的是淋漓尽致地抒写出自己的心声……都是把自己所见的，所听的与所想的一一地描绘出来。

慧适是从小就在山城小镇里长大的青年，他对于乡间田野的一草一木，一石一沙都含有浓郁的感情，因此在《海的召唤》里以及其他的散文中，对于乡间里的东西，他描写得非常逼真，使我们阅读了觉得他的作品里的情感流露得非常自然，一点也找不出矫揉造作的地方，而且具有亲切感呢！

然而，在慧适的作品里，我们也可以发现到其中笼罩着一些忧郁的气氛，但是却不会影响到他的作品的本色与特性，由此我猜测慧适大概是一位多愁善感的忧郁文人吧！因为忧郁的人的文章，多多少少会受到忧郁情绪的影响。

慧适不但常常写散文，并且时时也写新诗，所以他专长写这两种体裁的作品，称他为散文作家与新诗人一点也不过分的！我觉得他的散文中弥漫着新诗的气味，同样的，他的新诗中也包含一些散文的气息。因此，形容他的作品为“散文中有诗，诗中有散文”是恰当不过的。正如我们称读唐朝诗人王维的作品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一样。

总而言之，慧适的《海的召唤》是百读不厌的书，读后兴致盎然，真使人爱不忍释！

因为这是一本在星马文坛上很难得的卓越散文集，值得向读者推荐。



25-2-1964刊于星报

林琼的散文集《香园随笔》



新加坡教育出版社“文艺作品编审咨询委员会”在1976年9月推荐出版了林琼的散文集《香园随笔》。

这部散文集所选收的作品计有：〈园丁的心情〉、〈脚车的联想〉、〈落叶季〉、〈向日葵〉、〈虎尾兰开花〉、〈风的絮语〉、〈雨的情趣〉、〈乱中仍美〉、〈花的记忆〉、〈那次海浴〉、〈一条花径〉、〈两株红毛丹树〉、〈想起锯柴〉、〈拾落叶〉、〈橡实爆裂〉、〈岛形池〉、〈那间大屋〉、〈一行塔树〉、〈荷的向往〉、〈热的午后〉、〈黑水沟〉、〈雨中行〉、〈篱笆内外〉、〈那些玩具〉、〈小土窗上〉、〈金枝玉叶〉、〈屋前草地〉、〈风铃响了〉、〈大海的花朵〉、〈那次冷雨中〉、〈多雾的早晨〉、〈今夜宇宙〉、〈那条小溪〉、〈三人行〉、〈忆两兰〉、〈海滨忆语〉、〈广渊的雨〉、〈鸭的世界〉、〈相思树下〉、〈树的路上〉、〈梦的日子〉、〈花树的街〉、〈燕语呢喃〉、〈那大桥头〉、〈孩子，风筝〉、〈那古教堂〉。

烈浦在〈序〉中说：“《香园随笔》收集的46篇佳作，都是作者针对自己日常生活中所触及的小“事件”和“人物”而

抒发的思想感情，语言文学非常自然，纯朴，而且富有诗意。作者在写作形式上，有的是通过描写和抒情；有的是通过叙述与议论；有的是综合了描写、抒情和议论等表达方式来构成艺术形象。然而，有许多散文作品，有者是偏重于叙述，有的过于偏重抒情。偏重于叙述或偏重于抒情，尚能保存其一定的特色。不过，要是偏重于议论那就大不理想了。

作者在〈后记〉中说，“收集在这本散文集里的作品，因为发表时用的是《香园随笔》为总题，现在出版集子了，也沿用了它为书名。”



寒川的《在矮树下》



新加坡青年诗歌作者寒川的诗集《在矮树下》，于1975年9月由岛屿文化社出版。

这部厚达65页的诗集，共分〈三访椰城〉、〈椰城的雨〉、〈稻田，稻草人〉、〈圣池〉4辑。第一辑〈阳光的海岸〉收集：〈阳光的海岸〉、〈逛街〉、〈黄昏，在椰风蕉雨的雅加达〉、〈寻访〉、〈哈林飞机场〉、〈寻梦园〉、〈诗赠DOREEN珊瑚新村〉、〈青年公园〉。

第二辑〈在矮树下〉收集：〈阿裕尼路〉、〈誓言〉、〈照片〉、〈祝福〉、〈我走后〉、〈灿烂的花季〉、〈那人走后〉、〈回归〉、〈飘向何方〉、〈那夜〉、〈想你〉、〈咖啡室的联想〉、〈回首是岸〉、〈我要归去〉、〈在矮树下〉。

第三辑〈陵南庙印象〉收集：〈三访椰城〉、〈椰城的雨〉、〈稻田，稻草人〉、〈圣池〉、〈丹那洛海岸〉、〈夜在玛琅街头〉、〈三宝庙〉、〈喷泉，音符，缤纷〉、〈茂物印象〉、〈赌场所见〉、〈机上书〉、〈京打马尼〉、〈搨扇〉、〈猴子〉、〈林嘉威山朝拜〉、〈峇厘〉、〈蹈〉、〈

沙浪岸之夜舞姿〉、〈普佛屠佛塔〉、〈南陵庙印象〉、〈骑马〉、〈梭罗河〉、〈峇厘海滨〉。

第四辑〈树下〉收集：〈长途电话〉、〈树下〉、〈湖畔〉、〈蝶恋花〉、〈咖啡室，烟〉、〈忆母校〉、〈观任真汉画展〉。

作者在〈后记〉中说，“这本集子所收集的50多首诗，都是1974年以后的作品，在这之前，不曾收入《岛屿五人诗集》的只有两首。这次收进了，算是较完整地保存了我生命史里某一片段生活的真实性。自从1970年〈红睡莲〉出版之后，这本《在矮树下》是我另一次真正结集的新作品。然而，这本集子的诗篇，风格仍旧极其不统一。这除了说明自己依然在学习摸索之外，更渗透了自己时时刻刻变化的思想与情感，因而也就影响了诗的主体性，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些作品也就有了种种不同的节奏与风格！这本诗集可说是我这两两年来的忠实记录。1974年6月与1975年4月，我两度飞往印尼。这些游记诗我都分别归入〈阳光的海岸〉与〈南陵庙印象〉两辑里。第三辑的〈在矮树下〉则记录了一些属于爱情的诗篇，最早的一首可追溯到1972年初，而不入前三辑的作品，我则收集入〈树下〉辑。10年来写诗的日子，我的个性与文章的风格，向来忠实自己，但不违反良心，我不“人云亦云”，不为某种写作主义而囚隶……”

作者寒川，又署吕岸、卡笛、伊·卡之笛、寒林和吕基保

等等，原名吕基炮，1950年生于福建金门，5岁南来新加坡，他先后在崇福（福建会馆属下），华侨中学和南洋大学受教育，离校后进入军营受训，服完国民兵役，现在与人做生意。

他在高中便开始写作和投稿。当时，他的文学史老师是丘絮絮，他是受到丘絮絮的影响而写作，他的作品散见于〈青年园地〉（星洲日报副刊，李文学编）、〈狮岛青年〉（初声编）、〈教与学月刊〉、〈青年文艺〉（完颜籍编）、〈学府春秋〉（谢克编）、〈商余〉（薛残白编）、〈新社文艺〉、〈当代文艺〉、〈电视与广播〉、〈南洋教育〉（杜诚编）、〈星岛少年〉（何豫梁编）、〈展望〉……，他编过〈北斗〉、〈贝叶〉、〈岛屿季刊〉等。1968年与蓝平昌合著诗集〈火中的诗〉，1970年出版诗集〈红睡莲〉，1972年与晨阳等人合著〈山岗的脚步〉，1974年2月与牧思、弦川、谢水凝、幸华合著《岛屿五人诗集》。他将出版〈印尼游记〉。

适民诗集《新绿》



新马著名诗人适民于今年8月出版了他的第三部诗集《新绿》。

这部由新加坡东升出版社与热带出版社联合出版的诗集列为《热带文艺丛书》之一，内收作者于1979年至1989年之间写的诗歌，总共48首左右，大部份已经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香港的报刊上发表，只有少部份没有刊登过。

“这些诗作，是作者在这十年间思想和感情的真实记录和表现，力求诗歌的艺术个性和社会共性的结合，主观和客观的统一，自我和大我的和谐。”（见〈后记〉）

这部诗集的主题篇〈新绿〉是作者献给母校立化中学的颂诗。作者写出了他对母校的思念和寄望。他“愿秋雨为校园带来片片新绿”。

诗集中的“新诗二首”（〈献给华小〉和〈献给独中〉）曾于1986年3月30日荣获下霹雳华校教师公会及发展华小工委会联合主办的“全国朗诵诗创作比赛”公开组优胜奖。

〈给儿子〉这一首诗，虽然只有短短的8行，然而内涵和意象丰富。诗题所显现的父爱，意不在言中，这首诗歌表达了作

者对和平与诗歌的热爱。

适民的诗歌是属于格律诗，注重押韵，内容和思想性，适合朗诵。

适民，早期的笔名是慧获，原名黄盛发，1941年生于吉打州。他先后考获新加坡南洋大学文学士，法国巴黎大学文学硕士及博士学位。他现任新加坡国际翻译出版社社长、热带出版社总编辑、《热带文艺》与《海峡诗刊》主编。著有诗集《赞雪中炭》和《青山永不老》。



载自 18-11-1990 《新民日报》

秦林的《逢君佛晓中》



构思新颖，格调清新。

新加坡著名诗人秦林的第六部诗集《逢君佛晓中》，在不久之前由中国华侨出版公司出版，列为“海外华侨华人文库”之一。这是他第一次在北京出书，也是他在中国出版的第一部诗集。

这部抒情诗集选收了作者在70年代至90年代比较满意的作品，还包括他在1988年和1990年两次旅游神州时所写的大部分诗作，因此，这部个人集子在北京出版是有意义的，中国读者读了其中部分诗歌，会感到亲切。

这部独具特色的诗集是秦林20年创作中苦苦追求留下的足迹。诗集中，不论是生活素描式的即景小诗，还是即兴咏怀式的抒情短诗；不论是对古老的黄土地的深沉思考，还是对异域风情的生动描绘，都使人感受到诗人丰富而炽热的生活情韵，血浓于水的思乡之情。这些诗作情感深沉，构思新颖，格调清新。

中国诗人邵燕祥在代序〈读秦林的诗〉中说，秦林的诗，多有能在读时撩人遐想，合上书还经得起记忆细嚼之处。他有

不少诗可称清新。

南马作家铁鸿认为，秦林的诗歌近作非常贴近生活现实，有思想深度。

秦林，又署常追风，本名梁启堂，1944年生于吉兰丹州哥打峇鲁，后移居新加坡。南大经济系毕业后，学以致用，从商至今。他是新加坡作协理事，锡山艺术中心主席团成员兼出版主任。他著有诗集《新星集》、《小阳春》、《喷泉》、《登高吟》、《秦林诗抄》和随著《永恒的云》等等。



26-1-1992《新明日报》〈星期天茶坊〉专栏“文坛内外”

梁志庆与《向阳的生命》散文集



南马文艺研究会继年红的短篇小说集《夜医生》和梦平短篇小说集《旱风》之后，出版梁志庆的散文集《向阳的生命》。

《向阳的生命》原订1972年10月面世，后来因故延至1973年3月杀青。这部散文集由黄润岳写〈总序〉，赵戎写〈序〉，作者写〈后记〉，内收廿三篇散文，共分二辑。第一辑的散文计有：〈黄泥路上〉、〈枯树花〉、〈多彩的黄昏〉、〈街头〉、〈流萤曲〉、〈渡头〉、〈沙滩〉、〈怀念丰盛〉、〈狗的故事〉、〈船〉、〈奎笼一夜〉、〈废墟〉、〈大地的母爱〉、〈后园〉。第二辑的散文计有：〈海峡之歌〉、〈向阳的生命〉、〈椰笛〉、〈不老的岁月〉、〈烂泥河的呜咽〉、〈村火的联想〉、〈飞爆〉、〈稻穗的青春〉、〈新山动物园散记〉。

这些作品是作者于1961年至1970年之间写的散文中遴选出来的，其中以1961年与1970年的作品居多。这些散文的内容大致上可从目录一窥全豹，几乎是写景写物，然后抒发作者的感情。赵戎说，从这些作品里，可以看出作者怀着一股青春底激情，去绘述热带的风貌。因此，在字里行间显出这种气氛，作

者的感情，思想，与关怀，已和现实题材融成一片了，也显出了热带作品特色。可能是基于这个原因，收集在这部散文集里的两篇散文〈沙滩〉和〈怀念丰盛〉被选录于《新马华文文学大系》散文二集里。

作者梁志庆是南马青年作者，以写散文在马华文坛为人所知，又署高粱、梁田，原籍福建南安，1942年生于柔佛，出身贫苦。目前在麻坡中华基督学校执教。在麻坡中化中学肄业时，对文艺已深感兴趣，以之敬和衍球等等笔名在《世界少年》、《学生同报》、《星期六》、香港《知识》月刊、《蕉风》月刊、《南洋商报》、《星洲日报》、《虎报》等处撰写散文、小说、诗歌，其中以散文居多。1960年转入麻坡日间师训学院受训，1962年毕业。这时，他与马汉，村生，集文，年红等人创设《新潮月刊》。1969年间，他与年红，马汉、梦平、高秀等人发起成立南马文艺研究会，任该会秘书。1972年，吉隆坡生活出版社出版《儿童报》，受邀编辑该报的特刊《苗圃》、《新地》和《绿园》。1972年4月间，他被生活出版社《儿童报》编选一部儿童佳作选，内收的作品是从《绿园》和《新地》挑选出来的。在《向阳的生命》出版之前，他曾与村生、林华、集文（丽砖）、马汉、高秀、于青合著《悲喜之间》。这部短篇小说合集于1962年3月由新加坡维明出版社出版，除了其他作者的作品之外，内收梁志庆的三篇短篇〈橡树落叶的时候〉、〈迟到的春天〉和〈小生命的悲哀〉。

简介《鼓手文艺》



八打莽再也六名年轻的写作人子凡、川草、康田、叶啸、潘友来与萧郁合资编印的小型文艺刊物《鼓手文艺》，已经于1977年6月21日如期出版。

在发刊词〈鼓声〉中，子凡说：“每个鼓手，都应该有各自，不同的鼓声，也只有这样才够意思。”川草说：“……《鼓手》，打的昃鼓，但愿鼓声远远近近长长久久敲下去！”康田说：“……今次加入《鼓手》，希望能同大家学学分辨打鼓儿！”叶啸说：“鼓手文艺的六个成员的文学观并不相同，创作方向也各有所异。但是，我们坚持的是一个文学团体，并非一支学流派，我们不提倡任何文学派系，只希望——为马华文学尽一分力量。”潘友来说：“我要求鼓声不绝，希望很多人加入我们的行列。”萧郁决心参加办个不定期的文艺刊物而亏本，因为一直来他自认是个有优越感的聪明人。

第一期的《鼓手文艺》刊登十首诗歌，六篇散文和一篇评论文章。

这十首诗歌是蓝启元的〈无题〉、子凡的〈世界正年轻〉和〈幻灭〉、温任平的〈夜航感觉〉、沙禽的〈僵局〉、金苗

的〈流水〉、刃贝的〈乱了，脚步〉，李木真的〈姻缘道〉、逍扬的〈烟头〉、风山泛的〈清明之祭〉。

这六篇散文是游牧的〈流萤〉、采多的〈蝶生，蝶死！〉、李忆菘的〈多情〉、幻中影的〈向阳的生命〉、海凉的〈在火中自焚〉、思青的〈风潮〉。

这一篇文学评论是张端星的〈你为何候船——析洪翔美的“候船”〉。

可能是篇幅或稿源的关系，本期的《鼓手文艺》没有发表小说，戏剧或翻译等等其他体裁的作品。

从本期的作者来看，温任平和金苗是写作资历比较长久之外，其他作者多是后起之秀。子凡、康田、叶啸、潘友来和李忆菘等人，这几年来，在文坛上，都有一些表现。刃贝停笔了多年，此次恢复写作，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本期另外一名作者游牧，从作品的文风来看，不可能是那位出版过《生与死》、《那些过去的》和《游牧散文》的作者。他大概是一名新人吧！如果是的话，希望他能改个新的笔名，以免造成混乱的现象。在香港《当代文艺》写文章的游牧，也是另有其人。

本期的作品，在技巧上，表现得还算不错，不过，在内容方面，还是有加强的需求。

我祝第二期的《鼓手文艺》有进一步的良好表现。

黄梅雨 9-8-1977

泡蒂遗著《搁浅》



已故新加坡青年作者泡蒂的短篇小说集《搁浅》，于1971年2月由其遗孀易如女士出版，内收五篇短篇小说：（一）〈卖报声中〉，（二）虚构的故事，（三）润滑油，（四）浅浅的涟漪，（五）〈搁浅〉。这些作品是泡蒂写1959年至1962年的小说，其中〈搁浅〉一篇，作者有意改写成为四万字的中篇，可是由于他的早逝，未能如愿以偿！

新加坡广播电台节目的“特辑”评述道：“这些小说主要流露了当年作者对一些同学们失望，对前途的彷徨以及对社会黑暗的愤懑。“虚构的故事”这一小说揭露了政治骗子的卑鄙以及附庸这类人物的人的可悲下场。〈润滑油〉则反映了宗教不良影响的一班。在〈搁浅〉浅浅的涟漪中，作者以沉郁的笔调，述说了一些同学的境遇——有的变质，有的堕落，有的受家庭所困，有的为私情而远走……，面对着这一情景，作者心灰意冷，也跟着消极。因此，这几个短篇的基调也显得很沉重。

查：泡蒂，一署李朵，原名黄如石，原籍广东台山，1940年生于新加坡，在南洋大学中文学毕业以后，他曾任华文中学

教师。1968年因病而逝。在短篇小说集《搁浅》之前，他著有短篇小说集《第三个希望》（1967年2月由居林海天出版社出版），诗集《火的得意》（1969年3月由新加坡五月出版社出版）。



赵戎出版《赵戎文艺批评集》



新加坡著名文艺评论家和小说家赵戎推出另外一部文艺论著《赵戎文艺批评集》。这是他自1970年9月出版《赵戎文艺论文集》以来最新的著作。

《赵戎文艺批评集》由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出版，列为“中教文艺丛书”，由新加坡华文中学教师会编辑，并由叶昆灿担任主编。

本书书前刊有叶昆灿的《中教文艺丛书缘起》，书后附有作者的“后记”，书中收集12篇文艺批评论文：“年代和青春”论、一支历史的火炬（《火浪》的研究，荆棘途中的一支插曲（《荆棘丛》评介），评《人富之间》，论梦平的小说集《旱风》，评《迟开的槟榔花》，论君绍的散文，热带的歌声（评《十二城之旅》），读柳北岸的《梦土》与《旅心》，评叶苔痕的《第二街》，《生活的旋律》读后感，略论冰谷底诗。

这些作品是作者在1956年至1973年之间写成的，同时发表于《南方晚报》、《马来亚通报》、《新加坡青年》、《新生代》、《新社文艺》等等。

作者赵戎，原名赵大戎，一署赵幸平，笔名除了赵戎之外，计有赵心、以多、笔奴、史忱、西樵、田丁、白玉堂、白丁、宋游、西门汉、西门柳等等。他的原籍是广东南海，1920年生于新加坡，现任新加坡中正中学教师。他幼时失学，在雪厂当学徒，后来又做过各种各样的劳力工作。经过长期的自修，始有今日的成就。他在战后主编《琼潮报》和《爱华周报》。他也是《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的编辑之一。战前是吼社发起人之一，战后则是新加坡作家协会发起人之一，而且被选为国书主任。他著有短篇小说集《芭洋上》、中篇小说《海恋》、长篇小说《在马六甲海峡》、文艺评论集《论马华作家与作品》和《赵戎文艺论文集》。他将出版的著作计有《现代马华文学史》、《马华新文学教程》、《马华文艺词典》、《论马华作家与作品第二集》、《论马华作家与作品第三集》、《马华文艺论文集》等等。

草风出版《异乡寒夜曲》



草风的处女作《异乡寒夜曲》已于1975年7月由霹雳美罗的骆驼出版社出版。

这部诗集除了序诗<寒夜里>和后记之外，共收44首诗：异乡寒夜曲、您给我生命、十八吟、游子、我没有忘记你、叮咛、<别了伊甸>、燕语、夜雨滴打着芭蕉、寄语、向晚、<朋友，你看>、遥寄、笼中鸟的话、恋歌小唱、不凋的向日葵、<想妳，想妳>、美丽石山瀑布、春节、补鞋者、午后、老估俚、三轮车夫、编一个彩虹的梦、街头、田园颂、卖烟妇、恋歌、伟大的歌手、灿烂的太阳、十四行、新加坡、维尔禾德、哀怨、命运安排着我们的遭遇、中秋夜、这是什么生活？默迪卡、雨后、春风颂、一株小树、<三月，橡林叶落>、失眠、夜读。

这些诗歌是作者在1962年至1969年之间写成的。

作者在<后记>中说：“收集在这本诗集里的诗篇，大多是我多年以草风及花非花等笔名，在星马电台文艺节目及报章杂志上发表过的习作，而在这些拙作中，也几乎大部分是抒发自己个人感情的东西，所以谈不上对现实有多大。”

作者又说：“以<异乡寒夜曲>作为这本集子的书名，一是因为我喜爱这首拙诗，二是我借此纪念10多年前初次离家在异乡生活那段充满渴望的日子。”

作者草风，其他笔名花非花和沈曼华，原名陈永安，广东南海人，现年31岁，目前在一家银行任职。他早年毕业于霹雳美罗中华中学。他于1960年开始写作，作品最初在马来亚通报文艺版《晨钟》发表，后来他在中国报的《展望》及新明日报的《青园》发表。他也在新加坡广播电台文艺节目《听众园地》和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文艺节目《我国文艺》发表过不少诗作。草风现在继续写作，诗作大多发表于《斗士》和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文艺节目《诗韵与散文》，偶尔也在《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的副刊发表。继《异乡寒夜曲》之后，草风计划出版第二部诗集《香格里拉》。

原载于29-10-1975 星报日报《星艺》

草风的诗集《纸船》



霹雳青年诗歌作者继《异乡寒夜曲》之后，于1976年8月由吉隆坡摸象出版社出版了第二部诗集《纸船》。这部诗集所收集的作品，共分三辑，第一辑〈春风颂〉，抒写有关新年佳节的文字。第二辑〈相遇的云朵〉是作者在60年代恋爱时的一些零星记录。第三辑〈纸船〉，大部分是抒情感怀的杂诗。

杰伦在〈序〉中说：“……草风写诗的手法是近于‘自然流利’的一种。多半的诗作均有着相当强烈的节奏感，而且也有很多都押了节韵，在诵读上占了很大的便宜。虽然草风的诗有着上述的特色，但其中真正‘耐赞’的诗作也还是很少的，主要的是‘诗人的触角’尚未能‘穿透熟悉的表面向未经人到的底里去’的原因吧！”

作者在〈后记〉中说：“这么多年来，我写作新诗，并没有完全跟着别人的‘诗论’走。我只写我自己心中的诗，故此，它在表现上看不到‘突破’，还是以前那样的作风，还是那个旧框框。……这本集子原本定名为《香格里拉》的，后来朋友们说这个名字太过俗气，于是我便弃之改而为《纸船》。

《纸船》是本集子里的其中一首诗，我用它作书名并没有什么

特殊的意思，只不过我觉得它比较合适做书名罢了。”

作者草风，其他笔名花非花，原名陈永安，广东南海人，毕业于美罗中华中学，任职于怡保一家银行。他在1960年开始写作，主要是写诗。他曾经参加新加坡〈新诗月报〉主办的诗歌创作比赛，结果获得第二名。



东马婆罗洲文化局在1976年1月左右，出版了砂劳越女作者煜煜的第二部作品《春晖》。这部作品是作者在1973年，参加婆罗洲文化局主办的第16届征文比赛的优胜作品。

《春晖》全书46页，约2万字，内容是描写以一个做女儿的，回忆母亲在人生旅途上的坎坷经历：母亲34岁那年，父亲便不明不白地死在医院里，却留下了一名遗腹子。后来，做母亲的便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学驾车、酿私酒、斗鸡场做生意，带给那个寡妇数不清的困难，还有母女思想、感情上的冲突，最后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作者是以逆叙的方法，从为母亲祝寿开始，回忆往日种种，表达她对母亲的敬爱与体贴，不过，作者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未能突破家庭的小圈子，所写的只是那一个小家庭中的悲欢离合。而且，作者在这篇小说中所流露出来的感情，整体来说，并不很健康，其中伤感的部分，占了相当多。同时，作者几乎在全篇小说中；都在描写母亲的“不平凡”，但由于主题的不够正确，不能使读者产生共鸣，读完只感觉到那是女主角的母亲，而不是现实社会上一般伟大的母亲的典型。作者的报恩思想，对这篇小说，所造成的影响，是

相当大的。（见欧阳华的“煜煜的小说《春晖》”）

作者煜煜，原名李洁容，生于砂劳越第四省的美里，中学毕业之后，就一直在教育界服务。她性喜阅读和写作，小说和短文大多刊在《美里日报》的文艺版。她曾经参加砂劳越各地报章所举办的征文比赛，获得首二奖。此外，她参加香港《当代文艺》第二次征文比赛，获得安慰奖。她的第一部著作是《青春儿女》，1974年由婆罗洲文化局出版。这是她在1972年，参加第15届征文比赛的优胜作品。



诗悌的《良心》



中马青年作者诗悌在1975年12月，由吉隆坡人和文化出版社出版他的处女作《良心》。这部被列为“人和文艺丛书”之六的短篇小说集，共收14篇短篇小说：〈礼物〉、〈对面屋的女人〉、〈捉贼〉、〈五角钱〉、〈千里寻夫〉、〈骨肉〉、〈筑桥〉、〈良心〉、〈罪〉、〈中了〉、〈傻瓜〉、〈花红〉、〈接力赛〉、〈意外〉。

作者在“后记”中说：“校了最后一次版，发现收集在《良心》中的拙作有多篇是不足水准的。”由此看来，作者是有自知自明的。这是“人和文艺丛书”出版以来所推出的较差的作品。

作者诗悌，又署张弦，原名张悌，现任吉隆坡《南洋商报》主编，曾任马来亚通报编辑。最近的作品大多见于《南洋商报》的〈读者文艺〉。他曾与吉隆坡各出版社的社员联合出版合集《鸽声》。

评介《新加坡华文报业史》



在报章和刊物发表有关星马华文报章发展史料的文字很多，但是将这一方面的文字有脉络地，有条理地编著成书的绝无仅有！如今，郑文辉出版《新加坡华文报业史》，成为这方面的先锋，诚是令人刮目相待，虽然这部新著作是局部性的，没有包括马来西亚华文报业发展史料，而新加坡华文报业史跟马来西亚华文报业史是极有密切关系的！

编写马华报业史，好像编写与马华文学史料一般吃力不讨好，所面临的难题多多，主要的是资料在战火中散失，随着时间消逝而湮灭。郑文辉不辞劳苦，搜集资料，编写《新加坡华文报业史》，这种表现实在可嘉，这种精神也应进一步鼓励！

《新加坡华文报业史》从1881年写起，至1972年为止，换句话说，作者是从新加坡最早的一份华文报章开始，写到新加坡最新创刊的华文报章为止，范畴完整，资料也相当丰富，除了有条有理地叙述《马华报业的历史》、《华文日报的先河》、《早期报纸的发展》、《革命运动时期的报纸》、《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报纸》、《战时的报纸》、《战后的报业发展》、《小报的兴衰》以外，作者还辟章谈谈《南洋第一报人》、《早期报纸对马华文学的贡献》、《华文报业面对的挑战问题》

，除此之外，作者特别附表：《新加坡华文报章一览》，列明创刊期和负责人，便于参考。

新加坡华文报业史的篇章简短，内容集中于要点，叙述简洁，易使普通读者留下一个简明轮廓的概念，加上作者随文附上不少有关图照，更能使普通读者加强深刻的印象。这是此书一般上的优点。

不过，反过来说，由于新加坡华文报业史写得简明，注重一般上的要点，所以忽略了深一层的重点，因而写得不够深入，不能满足一般对于报业有基本知识的读者。作者所叙述的主要报章，大多很少详细论及它们的形式、内容以及它们在社会上的影响；作者也很少推崇那些有良好倾向的报章，批判那些影响不良的报章，这是美中不足。

好像其他史料性的写作一样，《新加坡华文报业史》难免犯上资料漏略和错误的缺点，不过所幸犯得不多，无损此书的参考价值。据说，和平初期有一份《民声报》，在此书就找不到这一报章名称；苗秀在〈序〉中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李铁民和李浪所办的《消闲钟》，广帮文人印行的《南芬》，此书也只字未提，谈起小报，苗秀又指出，新加坡的小报，实非创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本世纪二十年代新加坡已涌现大量这种小报了，而作者也没有介绍到，希望作者有机会重版时，修正和补充上述的微疵，使《新加坡华文报业史》更趋完整和正确！

文艺刊物《新月月刊》是于1990年6月由砂劳越州诗巫中华文艺社创办，至今只出版两期，显然脱期得很严重，相信该社在出版方面面对一些难题。

该社在〈刊首言〉中说明，“这份小小刊物，其实是衍生中华文艺社所主持的《新月》双周刊，由于一些不能预见的人为因素，这份在报上刊出的双周刊现今以崭新的姿态与面貌出现，愿她是泉眼溢出的一股涓流……”。

该社于1988年中成立之后不久，向《诗华日报》借版出版《新月》双周刊。从该年7月3日起，《新月》双周刊不得不停止出版而气馁，除了继续在诗巫《马来亚日报》借版出版〈文苑〉副刊（该刊已从双周刊改为周刊）之外，创办了《新月月刊》，为该社成员和砂劳越写作人提供发表作品的园地。

创刊号的《新月月刊》，8开，4版，除了发表“拉让江诗人”吴岸的议论〈谈砂华文学的独特性〉和诗歌〈小瓷盘〉以及著名诗人田思的书评〈诗的真情〉以外——成君的〈淡淡的情愫〉和诗歌〈残蕉〉之外，也刊出黄曦、野鲁、蓝波、渺凡、华雁、李笙、石莹、陈柔和沈情的散文和新诗。

第2期的《新月月刊》是在11月1日问世，开本一样，页数则增加到8版，版位增加一倍，作品的质量也有一些提高。每版都有版名，例如〈百果园〉、〈诗叶〉、和〈文荟〉等等，作者除了上述以外，增加了半藏、鲁钝和扬鸥等人。

载自6-1-1991《新明周刊》“文坛内外”



跨入1971年的〈新社文艺〉于3月出版第17期。

〈新社文艺〉由新加坡新社文艺出版组出版。这是一种纯文艺的季刊，每逢3月、6月、9月与12月出版。

第17期的〈新社文艺〉由新加坡名诗人周燊主编，发表星马作者的文艺创作，、理论计有甘霖的《我对马来亚化小说的看法》，林琼的《新诗什话》。散文计有辛夷的《谈势》，陆茗的《养蚕时节》，符气南的《忆钟祺》。小说计有雪村的《贼》，文湘的《云姐》，夏隐的《卖空》，李健的《黑吃黑》。诗歌计有金琰的《蝶》和《飞》，孟沙的《如果你还在人间》，淳于汾的《弯腰》、《大师》和《一旦》，冰谷的《消息》，竹川的《考试将临时》，石恒的《网球的黑童》，辛白的《宁为》、《夜寒.在山上》和《向晚.在草原》，小凌的《心碎》和《圆满》。其他的计有古新居百合子的作家介绍《夏目漱石》，李廷辉译的印度寓言：《制造狮子的故事》、《一个婆罗门的美梦》和《阿憨》。

《人民生活》创刊



新加坡《人民生活》于1971年3月创刊。

这是一个人民的刊物，一个要鼓励人民进步，告诉人民应该去过着怎么样一种生活的刊物！（见〈发刊词〉）

创刊号发表的作品计有：候的〈谈从文艺作品中看英雄人物〉，石的〈新加坡艺术剧场新春礼献“不夜城”即将开锣！〉，向进的〈从筹备到演出——谈新加坡工艺学院中文协会主办的文娱观摩会〉，小石子的小说〈两条路〉，吴雄的散文〈哭泣的裕廊河〉，何家行的〈日本切腹自杀的右翼作家三岛由纪夫〉，小林的散文〈街边拾景〉，绍武摘译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作者——史诺〉，刘英的杂文〈耐心地听人谈话〉，火燎原的杂文〈人们是怎样认识石头的〉，凡的杂文〈法律是为谁服务的〉，郑里的〈寓言〉，民中的〈对普通话应有的认识〉。

梦平的《不碎的海浪》



获得雪兰莪潮州八邑会馆第二届学术文艺出版基金的《不碎的海浪》，已于1976年2月由柔佛北干那那文赋书局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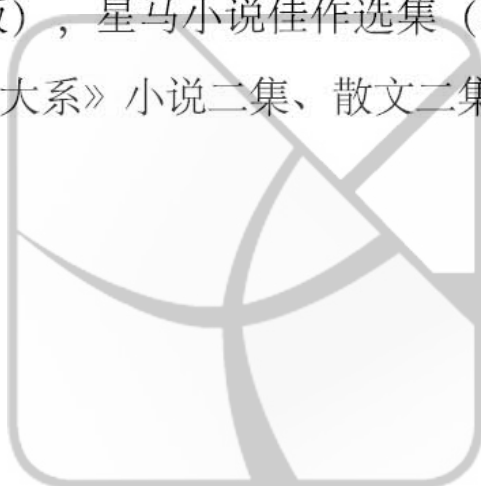
这部由南马著名作家梦平著的短篇小说集，共收8篇作品：〈愁雨〉、〈斩白鸡〉、〈洪水浩劫〉、〈不碎的海浪〉、〈铁道上的火花〉、〈第一流猎手〉、〈小镇归来〉、〈都会〉。这些小说是作者在1968年到1973年之间写成的。

这些作品描写胶工、小园主、渔父、猎人、火车闸看守员、建筑工人、大学毕业生以及文艺工作者等等人物的生活面貌、内心活动和各族和睦相处与超爱情的友爱精神。

作者在〈后记〉中说，“豪迈奔放；勇往直前的海浪，予人不少的启示，值得大家学习。在文艺的海滩上，有过低潮期，也有过繁盛的高潮季，然而，海浪却永不安息，永无尽时，即使它有退却的时刻，但它总是很快地又把广阔的沙滩拥在海的怀抱里，而且正如雨果说的“一阵阵波浪经过时各有所攫”，它不会白费功夫的！……这本集子以〈不碎的海浪〉为书名，用意即藉此自勉，更愿与大家共勉之。……”

作者梦平又署马崙、晋逊等，原名邱名崙，1940年生于柔

佛笨珍县。他擅于写小说，作品散见于《南洋商报》、《星洲日报》、《中国报》、《新明日报》、《马来亚通报》、《建国日报》、《华商报》、《学生周报》（即学报前身）、蕉风月刊、新社文艺、当代文艺、广播电台等等。他曾经是南马综合性刊物长堤集《看见风的人》，1969年，他的短篇小说集《长堤》由香港艺美图书公司出版，1974年，故事集《新马岛屿的故事》由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出版。除此之外，他的作品曾被收入《初峦》（香港高原出版社出版），《美丽的心》（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出版），星马小说佳作选集（教育出版社出版），《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散文二集及史料。



第四辑：文艺书简



——关于《椰树的故事》



XX文友：

十二月一日的来教收到，知悉一切，谨此致谢！

你对马华文学的发展的概况和活动情形深感兴趣，这种精神是很难得的！你说，虽然马华文坛的作品水准以及文艺活动情况不能令人满意，然而你还是注意它的活动概况，同时选一些比较有水准的书籍和刊物来阅读，以了解马华文学。你这样关心马华文坛，鼓励马华文学，很令人感动的！你认为马华文艺写作者和爱好者应该脚踏实地，合力研讨马华文学不能欣欣向荣的症结和难题，然后加以解决和推动，使它蓬勃发展，成为人人喜爱的文学。你这个基本的观点我很赞同，希望你进一步提出详细的讨论；也希望一般文艺写作者和爱好者重视这个问题，加以响应。我深信，如果马华文学获得正常的发展，作者严肃地写出有深度和有广度的好作品，而各界读者给予正确的对待，马华文学将会受到广大的欢迎，也将会有更好的前途！

承询《椰树的故事》一书，兹简述如下：

《椰树的故事》是一部寓言集，作者为学民，1971年10月由新加坡万里文化企业公司出版。该书的形式为36开本，厚50余页，定价四角正。这本寓言集是继鲁莽于1967年11月由星洲维明公司出版寓言集《画像》后出版的。由此可见，从事寓言的写作的作者寥寥无几，而寓言集的出版寥若晨星。因此，马华文坛在寓言方面的收获往往比其他文艺体裁的作品稀少，是不会令人惊奇的，因为寓言一向是受人忽略的体裁，何况以寓言来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技巧的掌握，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椰树的故事》内所收集的寓言，计有：坏事不分大小，驴子的仁慈，啄木鸟和燕子，小河和水池，猪的快乐（外二则），木瓜树的根，燕子和蝴蝶，只看表面，猎头鹰和猫，海鸥与木头，椰树的故事（污秽的水流，狼总是吃羊的，苍蝇治病，发现自身力量，贡献是一样）；优秀的工作者，一条污水沟，蜜蜂和蚂蚁，老鹰和燕子，有智识的山羊，织布鸟造巢，老实的应用，山猪看大海，八哥的“伟大”，眼镜蛇生蛋，谁愿意到水塘去，好的愿望，猫不教虎爬树，为人民服务，昙花和莲花，恩人自居，友谊的建立，蝌蚪和子子，蜜蜂也有缺点，滴水 and 海洋，跛脚者看戏，白鹭鸶和麻雀，鹈鹕和燕子，老虎卦起念珠。

新加坡电台的“文学节目”在“今年（1971年）来的新加

坡华文文艺书籍”一文中说，作者学民的文字朴实简洁，毫不拖泥带水。一些阅明事理的寓言既通俗又富于概括性，譬如“一分为二”的道理有时需要长篇大论来阐述，作者尝试用一则三百多字的寓言给予说明。这一则题为〈蜜蜂也有缺点〉的寓言故事这样写道：

这天，有两个人在谈论蜜蜂。

甲说道：“蜜蜂采花蜜，酿成蜂蜜，制造佳品，对人类的营养有很大的益处。”

乙同意甲的看法。

甲又说道：“况且，蜜蜂传播花粉，为花朵的繁殖尽了最大的力量，因此，鲜花遍地盛开，美化了人类的生活，这也是蜜蜂无形中做出的贡献。”

“不过，蜜蜂也有缺点。”乙回答说：“它经常喜欢停留在果实上，因它的蜂螫刺破果实，使空气中的细菌乘虚进入果实内繁殖。所以，果实一旦被蜜蜂叮到，便会腐烂，败坏了，给人们带来了不小的损失。”

甲恍然大悟：“蜜蜂原来也有缺点！”

“所以，”乙最后指出说：“对人对事必须一分为二来看，才不会犯上主观和片面性。”

这本集子里的寓言，主题鲜明易懂。作者坚决强调工作的重要，劳动的可贵。在“啄木鸟和燕子”、“猫头鹰和猫”、“燕子和蝴蝶”、“优秀的工作者”等故事中，作者就以各

种譬喻突出了劳动力的可贵。“污秽的水流”、“一条污水沟”、“坏事不分大小”等寓言显露了作者的爱与憎。“狼总是吃羊的”，“只看表面”“有智识的山羊”和“山猪看大海”这几则寓言从不同的角度比喻了事物不能只看其表面，要透过表面现象去看其本质，不能只观察一部份，要观察全面才下结论。作者适当地将人们熟悉的动物和植物拟人化，通过合理的对话，或直接或间接地说明道理。

这寓言集里的“小河和水池”、“江河的奔流”和“谁愿意到水塘去”，虽然比喻恰当但稍微抽象，或许较难感染一般读者。在“跛脚者看戏”这篇寓言中，作者通述一个跛脚者误以为戏台搭歪的情况，比喻为“立场站的不正的人，他所观察出来的东西，都是不正确的”，这一比喻极不恰当，也对有缺陷的人不敬。跛脚而站斜看歪是生理问题，立场不稳而观察错误是思想问题，两者不应混为一谈。寓言中写缺陷的人是无可厚非的，但应该同情，鼓励他们，突出他们可取之处而从中得出教训，比如庄子的寓言故事，“句（疒旁）偻者承蜩”特地写一个驼背老人专心一志勤学苦练，在不断的实践中练出了一套惊人的捕蝉的本领，又如列子的“愚公移山”，说一个九十岁的老翁，风独残年，体力微弱，但是壮志凌云，终能移去门前的两座大山。

除了学民的《椰树的故事》之外，1971年的马华文坛没有出版其他的寓言集，只是在星马报章文艺副刊上，偶尔出现几

篇寓言，由于数量不多，没有引起普遍读者的注意。

有关寓言创作的特征以及马华文坛过去出版的寓言集的问题，我们改次再谈吧。

专此，敬请

笔安！

李锦宗谨上

1972年12月21日



八打灵书简 ——谈谈《采访二集》

谢诗坚 文友：

承蒙你惠赠的大著《采访二集》已经收妥，致谢。

在你担任《星洲日报》驻槟城记者期间，除了新闻之外，撰写了不少的新闻特写，访问记以及其他文章，分别在《星洲日报》与《星槟日报》上发表。后来，你将这些发表过的作品，选辑成书，以《采访外记》的书名，由槟城远东文化（马来亚）有限公司出版。大概在这个时期，你因健康的关系，改任《星槟日报》的新闻版编辑，由外勤转到内勤，编余之暇，你仍然孜孜不倦地撰写国际评论，发表于〈莲花河〉版，同时也以各种署名撰写社会短评，发表于〈社会百态〉栏，除此之外，有时你客串新闻记者的角色，访问学有专长的人物，撰写访问记，发表于《星洲日报》和《星槟日报》。今年7月，你“又凭着一股兴趣”，收集这些作品，出版《采访二集》。

拜读过《采访外集》，这次又拜读《采访二集》，觉得你在这方面的表现已有显著的进步，这是可喜可贺的好现象。

你的努力没有付之东流，这是你有进取心的酬报。我深信你持之以恒，会继续发挥你的才能，以后你出版第三部文集，一定会踏入另一个新的境地。

在你撰写《采访外集》里所收集的文章时，你就站在正确的立场，观察社会问题，然后以客观的观点加以报道和评论，直到你撰写《采访二集》里所收集的作品时，你进一步发扬这两个优点，坚持着鲜明的思想，以严肃的态度处理国际和社会问题，这是你在写作生涯上的一大跃进。

你在代序的《华文报业与从报经验浅谈》中说，“……评论时，敢于打抱不平，赞扬好人好事，打击坏人坏事。……撰写评论方面时，我以为，由于马来西亚实行东南亚中立化概念，以我个人的经验是应该抨击大国主义和强权主义，并以一个东南亚人的观点看世界问题，以爱国的观点和人民的利益看国家大事。……”我认为，你在《采访二集》已经多多少少地做到这几点了。

在〈国际评论〉一辑里，〈掀开历史新纪元〉，〈马六甲海峡的“争执”〉，〈苏联重提亚洲安全体系〉，〈美国政策与越战〉，〈尼克逊飞到了莫斯科〉，〈看美苏联各公报〉，〈东约走上穷途末路〉与〈亚太理事会面临考验〉，对于世界时事问题的分析都显得井井有条，头头是道，有关的评论也相当中肯。至于〈尼克逊的一段话〉，〈爸爸何时回来〉，〈美在南越一笔开销〉，〈为军国主义招魂〉，〈佐藤向报界发

泄》，〈日本的矛盾〉，〈泰抵制日货运动〉，〈世界走上和解〉，〈和平终于到来〉，〈澳洲终于醒觉〉与〈中非尼姑献丑闻〉，都是对于国际一般问题的小感想，虽然还不够短小精悍，一针见血，但是已经摸到问题的中心点。

在〈社会短评〉一辑里所收集的短文，大部分以上可以当作杂文来看。这些短评，好像上述的国际小论一样，对于有关问题点到为止，还不够深入，而且题材也不够广阔，许多社会上所发生的重要事件，尤其是与我国人民息息相关的问题，还没有触及，诚是美中不足。不过，与《采访外集》的〈社会短评〉比较，这些短评比较有深一层的表现。

〈人物访问及其他〉一辑，是你访问黄丽松教授、李卓敏博士、曲翰乐博士、朱乾海博士、龙彼得教授、安德森博士与黄有光博士的记录与报道。这些专业人士发表他们所精通的言论，能够提高读者对于有关问题的认识与了解。当然，这些大学校长、教授及学者的高论并不是你的观点，可是，假如他们所发表的高论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你就应该提出批判，以免误导读者，贻害他们的思想。至于你在这辑里所提到的孔子、罗素、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连鲁玛、马基劳、韩素音和方修，都是浮光掠影。这些人物的资料易于获得，如果你能加以补充，详细分析和评论他们的思想，著作或者事迹，将会更有参考的价值，你以为然否？

〈国际评论〉中的〈送六十年代〉，〈社会短评〉中的〈

笑傲迎接新的一年〉、〈拨云雾迎春到〉、〈迎接新的一年〉、〈新的一年〉，在《采访二集》里，是最富有文艺气息的作品，可以当作散文来看。

关于《采访二集》书名的来源，你在〈后记〉中说，“收在《采访二集》里的文章，分成三辑。第一辑是〈国际评论〉，第二辑是〈社会短评〉，第三辑是〈人物访问及其他〉。虽然它和《采访外集》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我还是把它视为我自己从事新闻业的延续，因此命名为《采访二集》。”既然《采访二集》里的第一辑，第二辑以及第三辑一部分的文章跟“采访”没有关连，你早有自知之明，为什么要削足适履呢？倘若事前你能改用另外更加适合的书名，对于你的第二部大著，岂不是锦上添花吗？我认为，《编余外集》、《编余漫谈》抑或其他书名比《采访二集》较好，不知尊意如何？

以上是我初步拜读大著《采访二集》之后的一般感想，很是主观和浮泛，假如有错误的地方，那就要请荆负罪，多多教正了！

专此，敬请
编安！

弟李锦宗谨上
1973年8月6日

八打灵书简

——简介东马文艺书籍



XX文友：

在客观和主观的因素下，颇久没有跟你通讯，所以，你所提出的问题，就这样一直被耽搁下来，真的很抱歉！

由于地理和交通上的关系，东马和西马虽然同属一个国家，但是各方面仍然显得隔膜。文坛也不例外。因此，你好像其他关心星马文坛活动的文友和读者一样，对于东马到底出版过一些什么文艺书籍的问题感到兴趣。

现在我根据我所收存的资料，分期简介东马文坛所出版的文艺书籍，希望能够满足你的求知心。

《沙巴青年文艺创作集》第一辑，沙巴青年文艺创作集编辑委员会委员梁国明、苏宝平、陈炜庭、谢明辉、刘国强、廖观发、林丽霞、江略仙、苏佳隆、谢桂群联合编选，1964年8月31日出版，由山打根第二街民强司徒威发行。这部在香港印刷的合集，书前刊有当时婆罗洲时报主编陈佩威写的〈序〉，书后附有编辑委员会的〈编后话〉。书中作品附有作者照片、原名、籍贯和通讯处。本书共收33位作者52篇作品：拿笃

雁青（繆光灿）的〈我是一位教师〉，山打根沈群（沈运良）的〈风雨之夜〉，山打根冰君（谢桂群）的〈海边偶感〉、〈抚今追昔〉，山打根达（谢明辉）的〈可怜的二妹〉，保佛游子（张臣初）的〈影子〉、〈爸爸底眼睛〉，山打根日月的〈当母亲病的时候〉，仙本那小梅（康玉玲）的〈月下思母〉，山打根雀飞的〈小鹊儿命运〉，山打根纯真的〈返家〉，山打根帆影（刘国强）的〈幽谷里的田庄〉、〈太阳下山了〉、〈我的童年生涯〉、〈朋友，谁能轻轻摇你入梦？〉，山打根瑚琏（游天送）的〈冬节的一幕〉、〈可怜的母亲〉、〈烹脚鱼记〉，山打根秋萍（蔡美珠）的〈童年记趣〉，山打根浪麦（江略仙）的〈妈妈又生了一个小娃娃〉、〈想飞〉、〈梦与忧郁〉、〈猪屎湖〉，山打根炜君（陈炜庭）的〈情缘〉，山打根遥梦（陈慧冰）的〈我的痛苦〉，山打根孤霞（林丽霞）的〈茉莉花〉，仙本那海萍（颜海伦）的〈日记，写作，人生〉、〈怀念父亲〉，斗湖山野太郎（庄应灵）的〈妹妹的人格〉，山打根敏萍（蔡绣珠）的〈鸡屁股〉，亚庇洪海（洪国平）的〈乡间的风筝〉、〈猎狗〉，仙本那茶，客（何新页）的〈茶店颂〉、〈小车遇难记〉，山打根冰冰（甄瑞兰）的〈残废的妹妹〉，山打根江梦（苏家慰）的〈永远的微笑〉，斗湖甜心（黄淑慧）的〈绿梦〉、〈儿时记趣〉，山打根黄文豪的〈荷花〉，山打根燕燕（郑雪芳）的〈小白狗之死〉，斗湖白浪的〈龙春兰的日落之恋〉，山打根张克谐的〈血案〉，山打根

素燕（廖观发）的〈墓前〉，拿笃秀冰（郭丽娟）的〈谁害了她〉。〈编后语〉说：“本集的52篇作品，是由38位作者的88篇来稿中挑选出来的。这些来稿全是婆罗洲时报〈青年世界〉版的最佳作。本书的作品，我们不敢说都能令每位读者满意，但每篇作品在文字、结构、内容方面都有其独特的风格，不假辞藻优美和亲切动人，而且每篇的作者都尽量地发挥其崇高的人生观念，描述其真实的体验，水准虽未必能与新马港台相提并论，但也足以表现沙巴青年在文艺上的特色。本集的作品多是出自山打根青年之手，其余者为斗湖、仙本那、拿笃、亚庇、保佛等地青年的杰作。……这些作者，多为学生。”

《海潮集》，古晋诗人兼画家洪钟著，1953年4月由朝霞屋出版。这部诗集共分4辑，第一辑〈海潮〉计收23首诗……〈奔驰〉、〈河畔〉、〈三人行〉、〈村居〉、〈天象〉、〈渔款〉、〈安息日〉、〈海滨〉、〈小楼〉、〈沙滩上〉、〈海蟹〉、〈帆船〉、〈怀有夜航船〉、〈潮〉、〈七色的海〉、〈沙丘〉、〈清晨〉、〈途上〉、〈窗〉、〈踟蹰〉、〈被遗忘的日子〉、〈病〉。第二辑〈烟波〉计收20首诗：〈故居〉、〈黄昏〉、〈秋〉、〈烟〉、〈波〉、〈荷〉、〈田野〉、〈箏〉、〈西厢〉、〈深港〉、〈扇〉、〈落叶〉、

毒ying

《萍踪散记》，谢水旺著，1968年7月18日出版。这部散文集，前有丹峰的〈序〉，后有作者的〈后记〉，书中计收：〈

行前小语》、〈吉隆坡24小时〉、〈从吉隆坡到伦敦〉、〈伦敦的冬天〉、瞻仰莎士比亚的故居、〈二分钟传遍全世界〉、〈参观福特汽车城〉、〈在英国飞机工厂做客〉、〈英国报业欣欣向荣〉、〈英国人之足球瘾〉、〈从伦敦到诺丁汉〉、〈铁水奔流〉、〈威力湾与罗马长城〉、〈伦敦呼声〉、〈太阳神——声和影〉、〈刀和叉〉、〈碗和筷〉、〈参观蚬壳标石油公司大厦〉、〈海德公园〉、〈在英国上中国菜馆〉、〈夜幕低垂的梭河〉、〈议会民主制度的摇篮〉、〈巴黎之夜〉、〈花都虽美不能久留〉、〈铁塔和凯旋门〉、〈福兰克弗印象记〉、〈多瑙河畔之明珠维也纳〉、〈世界公园一角苏黎世〉、〈罗马许愿泉〉、〈到意大利南方途中〉、〈地下城——庞贝〉、〈梭能多与加波里岛〉、〈富予神话故事的雅典〉、〈雅典所见所闻〉、〈在开罗的巴士车上〉、〈奴隶血汗之结晶“金字塔”〉、〈尼罗河——埃及的母亲〉、〈曼谷印象记〉、〈最后一站新加坡〉、〈从新加坡到台北〉、〈参观中山博物馆〉、〈阳明山杜鹃花争妍〉、〈台北圆环的小食摊〉、〈花灯初上青楼的时刻〉、〈从台北奔向日月潭〉、〈商业化了的化蕃社〉、〈在观光火号火车上〉、〈重返香港〉、〈澳门五小时〉。除了文人之外，本书还附了有多帧相片。作者在〈后记〉中说：1964年初，应英国政府的邀请，访问英国一个月，嗣后，顺道前往欧洲大陆一游，在几个都会盘桓一些时日，走马看花，将旅途所见所闻，信手记下，以〈西游散记〉

为题，在古晋中华日报发表，1967年春，偶然得到一个机会，往台湾走一趟，途经香港和澳门以银刃通讯为题，写了一些观感文字。现在均收入这本小册子之内。

因为时间和篇幅的关系，我暂时抄到这里为止，改次介绍其他的。

我欢迎文友和读者提供有关这一方面的文艺资料以便大家同时共赏。

专此，敬请文安！



弟李锦宗敬上
1975年7月29日

八打灵书简 ——马华作者投稿海外概谈

XX 文友：

由于生活和职业的关系，我离开了居住两年多的北赖园，于七月杪南下蓬勃发展的卫星市——八打灵再也。由于行色匆匆，来不及向你及其他文友道别，商祈见谅！

上次你来信谈及马华作者投稿海外的事，我也注意到，虽然这个现象还没有受到普遍的重视。其实，马华作者向香港和台湾等地的文艺刊物及副刊写稿，是件早就有的事，只不过近几年比较活跃而已。根据我个人的看法，这跟马华文坛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马华文坛不振是造成马华文学作品外流的原因之一，因为马华文艺刊物和副刊常常缺乏，而且不受到各界人士的注重，逼得一些本地作者不得不向海外发展，何况国外有比较适合他们的文艺园地发表作品。

马华文艺副刊和刊物稀少，且具有派别主义和地盘主义的不良现象存在，真正能做到比较公开园地，公平取稿，让作者自由发挥的寥寥无几，使得很多作者苦无机会可以发表他们

的作品。因此，在马华文坛不景气的时候，作者纷纷往海外另寻天地，这一现象反映出马华文艺的悲哀的一面。一些作者表示，他们不是不喜欢在自己的文坛上的文艺园地耕耘，而是客观的环境逼他们这样地做，更难得的是，港台两地的刊物不但欢迎他们的作品，也容许他们充分地发挥他们的写作才能。

也有一些本地作者投稿海外，并不是为了上述的因素。他们将他们的作品寄去港台的文艺刊物发表，目的是要跟该地的作品比较和对照，磨练自己的写作能力，进而提高自己的作品水准，因为这也是一种督促自己写作进步的途径之一。不过，这样的作者还属少数。

实际上，马华作者在外国文艺刊物写作并不是一件坏事，反而可以说是美好的现象，何况文学好像其他艺术一样，是没有国界和种族之分的。而且，马华作品在海外刊出，可以加强外国对马华作品的认识，促进文学的交流。只是，眼见马华文坛再度沉寂，显出一片萧飒的景象，而不甘寂寞的作者，纷纷地飞扬过海，在外地文坛凑热闹，在这样的强烈对照之下，不能不引起心中的悲哀！

在1971年，马华作者向港台等地文艺刊物投稿愈来愈多，作品发表的范畴也越来越广。照目前的趋势来看，这种奇特的现象将会进一步地发展下去，在海外文坛形成一股有力的力量。不过，马华文坛面对部分作品外流，在国内的发展也多多少少会受到影响！

在港台一般文艺刊物中，徐速主编的《当代文艺》是星马作者投稿的中心，该刊为了提供更多的发表机会给予马华作者，也为了增加星马方面的销路，特出“星马版”。在这些年来，该刊倒是培养了一些马华作者，让他们常常在那里发挥他们的写作才华，例如：写小说、散文和诗歌的雅波，写小说和杂感散文的梁园，写小说的马崙，写诗歌的文凯等人。1971年，在该刊投稿的其他作者计有：曹岚、男英、煜煜、艾芸、朗格非、海凡、谢清、张寒、髡髡、温任平、潘文为、黎清銮、康田、英培安、南子、温瑞安、张逸萍、水生、湘灵、谢雁、逸云、毅之和芳草等人。

假如说《当代文艺》是一般星马青年作者投稿的中心，那么，《伴侣》半月刊可说是一般星马初学习写作者的学习写作中心了。该刊拨出一些散文和诗歌的版位，让东南亚各国初学习写作者投稿，通常上附有评语，指导这些小作者的写作方向。柔佛的梁文华，马六甲的刘雨霖、古万利，霹雳的林子平、文臣、杜臣（草头）（若梦），韩宇，槟城的惠华，新加坡的秦林等人经常投稿该刊。

除了上述刊物，在1971年，马华作者进一步向其他刊物发展，例如：台湾司马中原主编，在香港出版的《文艺世界》，台湾出版的《笠》双月诗刊，《现代文学》，《纯文学》（香港版）等等。但是人数还是很少，因为这些刊物，特别是《现代文学》和《纯文学》等刊物，作品水准的要求甚高。根据所

知，关丹的李继林，霹雳的潘文为，北干那那的丘岷等人，投稿过《文艺世界》（创刊于1970年11月）；陌上桑、温瑞安、温任平、谢清等人投稿过《纯文学》；现在留学美国的王润华，在台湾的陈慧桦，也在《现代文学》写过稿；雪兰莪的子凡（林友泉）和紫一思等人也曾寄诗去《笠》发表。在香港出版的《文艺世纪》，偶尔也接受星马文艺创作，不过以新加坡作者居多。由于该刊许久不能入口，大马作者也少将稿寄去。

投稿港台文艺刊物以外，星马作者对于港台刊物所主办的征文比赛也甚感兴趣，纷纷寄稿去参加，最后也有多人得奖。香港《当代文艺》曾主办“我最难忘的一天”的征文比赛，星马方面，依迅获得第6名，朗格非以《生活的洗礼》获得第8名，张寒以《天崩》获得第10名，入选计有：男英的《绳的长度》，海凡的《心灵》，艾芸的《大喜之日》，黎清銮的《生活的第一课》，煜煜的《九一八五事件》，髭髯的《火灾》。复选而入选计有：康田的《那笑》，张逸萍的《胡老伯》。

《文艺世界》也曾于1971年3月举办一项“青年征文”比赛，7月截稿，10月在第8期的《文艺世界》公布成绩。星马方面，获得三等奖的计有：康田的《爱》（小说），四等奖的计有：克风的《爱》（小说），（沙巴）艾文艺耕的《往事》（小说），入选的计有：丘岷的《娘惹妹》（小说），林兰的《遥远的呼唤》（散文），（星洲）寒竹的《未谱完的乐章》（散文）……………

可能由于马华作者所发表的文艺作品，水准差强人意，在描写星马人民生活及反映星马社会现实方面还做得不够，这是美中不足的。为了避免港台等的误解马华文艺作品的本质，马华作者应将他们最满意的作品，抑或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投去海外，建立外人对于马华文学的正确看法。

余言后谈，希望你有空时多多来信指教。则幸甚！

专此，敬请

文琪！



李锦宗谨上

1977年8月11日于八打灵再也

——谈“1973年大马文艺书刊一览”

XX文友：

你寄下的《火箭报》和《生活报》各一份，我已收妥了，谨此致谢！

在这两份小报内所刊登的两篇有关马华文坛的文章，当然是在我的收集范围之内。

在《火箭报》文艺副刊〈新风〉中，文卒整理的〈1973年大马文艺书刊一览〉，内容相当详细和完整。从这篇文章来看，文卒收集的马华文学资料非常丰富，证明他对马华文坛很是关心，。没有时时刻刻关注马华文坛，绝对不能井井有条地整理出这详细的资料。

方修“观止”每年所写的马华文坛总结文字一般，有一些遗漏和不足的地方，但是，这是难免的，因为个人的精力有限·只要作者大致上能够介绍一个轮廓出来，我们不应该太过苛求。

文卒辑的〈1973年大马文艺书刊一览〉，据我所知，漏了

两本文艺书籍，即：高潮的论文集《忆农卢杂文》以及艾文的诗集《艾文诗》。后者于1973年12月由北马的棕榈出版社出版，被列为“棕榈丛书”之三。然而，这些遗漏不过是征疵，并无伤大雅！

叶啸云阅读上述文章之后，在第161期的《生活报》（1973年6月29日出版）的《政海》版中，写信给该报的编辑先生说：“于该〈文艺〉副刊亦另见一栏73年的大马文艺书刊一览的所谓报导文学，此篇文字竟把一些72年出版的书刊列为73年出版；而所刊出73年出版的文学书籍，竟是那么寥寥无几，遗漏百失，荒谬绝伦，资料的贫乏，完全显示出作者于文艺出版状况的一无所知。此类不负责所谓报导文学，足够误导成千诸者。”

阅读叶啸云的信以后，我对于他的观点，完全不敢苟同！

叶啸云说，文卒把一些1972年出版的书刊列为1973年出版的。我曾经调查过一番，发觉叶啸云的说法并不确实，同时也不可靠！

假如说，文卒列出的1973年出版的文艺书籍有一点不完整，我同意这样的说，可是，叶啸云说，文卒列出的资料，“寥寥无几，遗漏百出，荒谬绝伦……”这是很难令人信服的论点，可惜在他致《生活报》编辑先生的信中，没有做到这一点，只是一味笼统地抨击！

以上所谈的，都是我个人的感想和观点，不知你的高见如何，希望你也提出来讨论，以便更深入地了解这个问题。

此请
文安！

李锦宗谨上
1974年7月4日



都门书简 ——漫谈笔名

锦宗笔
马新文史馆建

XXX 先生：

2月18日的来教收悉。你对于笔名的看法，我很同意，也很敬佩。

一个作者在采用一个笔名之前，应该注意有没有人用过。如果他发觉有人用过，必须马上停用。这样可以避免混淆不清的不良现象发生。

南马写作人马汉兄，写作多年，所用的笔名不少。很巧的是，他好几个笔名，例如：方亮、言微和陈方等等，常被人重用，他发觉这个情形，就不再用这些被人用过的笔名。我认为他这样做是正确的。

大约在60年代初期，北马《星报》文艺副刊〈星艺〉创刊不久，有一个叫着鲁艾的作者，由于笔名被人再用，特地为文澄清，但是，预料不到此举却引起一场不必要和不愉快的论争，结果鲁艾宣布放弃他用了多年的笔名，改用鲁川为新笔名。

新加坡著名文史家观止（方修）曾经在〈编余杂谈〉一文中

说：“有些来搞，署着已经有人用过的笔名，只要我能判断出那并不是同一个作者的作品，就都稍微加以改易。我认为，一个笔名凡是有人经常在用，而且几乎为写作界所熟知的，其他的作者，就应该勿再采用，以免引起误会，甚至无谓的纠纷。当地的写作界，这一类的双胞胎案，也似乎不泛先例。”

他又说：“我觉得这种易于引起误会的现象是很不好的。如果作者无意间用上了别人的笔名，编者有所发觉，就有随时给予更改的必要。又有一些笔名，虽然不是和此时此地的作者所用的一样，却是和马华若干旧作者相同，或者和中国若干作者相同，我觉得也是应该改掉的。”

在马来西亚，有几位写作人的笔名，是新加坡写作人早已经在用的。为了避免混乱，我建议他们停用这些笔名。

北马写作人丘梅常用的另一个笔名是高天朗。实际上，高天朗是新加坡著名写作人范北羚（胡牧、柳依堤、罗子葳）早已用过的笔名。我记得高天朗这个笔名曾经在《蜜蜂》出现过。当时，丘梅大概才开始写作吧。无巧不成书的是，范北羚于1976年9月由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部新闻特写集《采访线上》，丘梅则在1977年初由海天出版社出版一本新闻特写集《采访线上》。

北马新闻从业员蔡泉兴（蔡小流）在发表一些作品时，也常用蔡欣这个笔名。我相信蔡欣是从蔡兴化出来的。我注意到，蔡泉兴用蔡欣这个笔名之前，新加坡方面早已经有人用了这个笔名。新加坡的蔡欣原名蔡向荣。他采用这个笔名，大概

是从“欣欣向荣”化出来的。此君在60年代就开始写作，作品刊于<新诗月报>与<新社文艺>等处。他于1968年1月由新加坡学习书店出版第一部诗集《昙花》，1970年8月由新加坡椰下出版社出版第二部诗集《贝壳》，1976年10月由吉隆坡东方文艺出版社出版第一部散文集《椰花集》。

白丁、史阳、田丁、梅子、陈云、符剑、笔奴、蓉子等等笔名，都是一个人以上用过的笔名。

在本地，陶然和麦浪都是闹双胞胎的。最先用陶然的笔名的写作人应该是已故著名作家依藤（丁丁、南岛居士、金惠吾、慎良、落人、克铨）。他至少在10年前就用这个笔名在檳城《星檳日报》和《光华日报》发表作品。后来用陶然这个笔名的年轻写作人是马六甲的侯福生。

最先用麦浪的写作者应该是太平的思青。后来吉兰丹出现了另外一个麦浪，思青就停用这个笔名。

我发觉一些正在学习写作的文艺青年，正在用一些已经有人用过的笔名，例如：寒川和小浪等等。我希望他们能够另取用其他笔名。

我愿意再听取你的高见。也欢迎你指教。

专此，敬请

文安！

黄梅雨谨上

珍珠苑寄簡 ——本地作者和本地書籍

XX文友：

你好，來信收悉。

以常理推想，本地藝術寫作者跟本地藝術書籍，應該有很密切的關係！

其實，這並不盡然！

眾多的藝術寫作者，據我個人觀察，他們似乎對本地藝術著作很隔膜，也可以說很漠視！因為他們很少閱讀這些書籍，很少購買這些書籍，更少推廣這些書籍！即使有，那只不过是九牛一毛！

因此，本地藝術寫作者跟本地藝術著作的關係不佳，我們怎能希望本地普通讀者跟本地作品締結密切的關係？

因此，本地書籍不銷，馬來西亞華文藝術不夠蓬勃，我們能夠怪誰？（雖然本地的閱讀風氣不好！）

為了促進本地藝術書籍的銷路，為了提高本地藝術書籍的質量，為了加強馬來西亞華文文壇的活動，本地藝術寫作者，應該跟本地藝術書籍建立唇齒相依的關係：

第一，每逢本地文艺新书出版，本地写作者应该购买，藉以表示支持本地文艺，增加本地书籍的销路，从而影响普通读者购买本地书籍。

第二，本地写作者购买本地书籍之后，应该加以详细阅读，藉以深入了解本地作品的水准，然后跟自己的写作水平比较和参考。他们应该在本地报章的文艺副刊抑或其他刊物撰写书评或者读后感之类的文章，抒发他们对本地书籍的意见和观感。对于那些好的作品，他们应该褒扬，鼓励更多的本地写作者，文艺爱好者和普通读者共享好的本地作品。对于那些水准较低的作品，他们应该心平气和地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使有关作者有机会知道自己的作品的短处和缺点，以便纠正和改善。在这种情况下，本地写作者不但可以获得借镜和勉励的机会，同时能够推动健康的文艺批评的风气。

第三，本地写作者应该协助其他出书的本地写作者推销作品，以便使本地文艺书籍的销路进一步增加，同时推广马来西亚华文文艺，并且改变本地人对本地书的看法。

第四，一个地区的写作者跟另外一个地区的写作者，应该在“物物交换”和互相帮忙的基础下，交换已经出版的作品（交换的数量，胥视各自的推销能力而定），这样一来，自己不但能够得到其他写作者的著作，并且能够帮助其他写作者，把他们的作品分销到各处去，利人利己，何乐不为！

我认为，写作者跟写作者之间以及写作者跟本地书籍之间，应该先搞好关系，才能够谈其他方面的关系。搞好了这些关系，马来西亚华文文艺和本地文艺书籍的销路，应该不会没有比较光明的前途吧！

专此，敬请
笔安！



李锦宗谨上
1977年3月10日
(载自26-3-1977)

北赖园书简

——从写作为生谈起



XX文友，

在马华文坛上，专靠写作为生的作家几乎没有听说过，可说绝无仅有。但是，靠写作补贴日愈高涨的生活费用的作者却为数不少！

马华文坛没有纯粹的职业作家，因为文学一向在困境中发展起来，而且它所处的环境使它不能欣欣向荣。马华文学不发达，职业作家也就难以抬头！除此之外，社会的因素使得马华职业作家难以存在！

不过，这并不是很反常的现象。从古至今，在世界文坛上，能纯粹以创作文学作品为生的作家，在比例上，相信不会很多，而那些少数依靠写作为生的文学家是经过一段悠长时期的写作经历，在写作上早已有成就和名声，大部分的作家在业余写作，也有不少是在困苦和贫穷中写出他们光荣四耀的作品。随随便便能够以写作为生的，倒是那些写流行小说、消闲作品、黄色、黑色、灰色以及其他无聊的作品的作家。这是我

们不愿跟他们相提并论的！所以，我们不需羡慕那些投机取巧的作家专靠写作而能过着富裕的生活。反之，我们应为在困苦中写出健康文学作品而感到骄傲！

在马华文坛，写作者不能以写作为职业，好像其他大多数国家一样，是环境使然。因此，我们无需气馁、悲哀，反而应该为这个目标而奋斗，争取较好的写作待遇。有一些屈于现实的作者，空叹彼等写作了10多年，不但起码的三餐不能搵饱，甚至被称为“作家”也有人干涉！因此，彼等不是不得不搁下笔杆，就是大发牢骚！甚至有些妄自菲薄说出似是而非的笑话：华文是联合国的通用语文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悠久和最优秀的文字，可是华文作家竟不能依靠写作为生。“幽默大师”林语堂博士反而以英文写作大发洋财！不以华文写作的一些英、美、日等国作家也袋袋平安！这类落魄的作家不明察问题的根源和真相，也不谴责不良的社会制度，反而迁怒于华文了！难道马华作者不能以写作为生是某些人士和华文之过？

我认为马华作家是否能职业化，并不是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作者是不是能关怀马华文学的发展前途，我们的作者是不是能合作起来争取较佳的写作待遇！假如一个真正从事文学的人，他最先想到的应是把作品写好，为文坛的前途献出一分力量，而不是能不能以写作来寻求名利的途径！何田田在《半闲难俎》（刊于香港《文艺世界》中的一则文字说的很

好：“……作为一个有志于文学事业的人，在文学不景气中，更应该激发我们为文学创作的繁荣而埋头苦干，敢于面对一切色情低级的所谓文学的冲击和挑战。换句话说，是与之竞争吧。拿什么去同那些妖氛毒气竞争呢？在一个“质”字，那就要求作家拿出高水准的内容与艺术俱佳的作品来，以其唉声叹气悔不当初干了这行，倒不如实实在在地干下去，用这些时间和精力去创作有意义的作品，负起作家应有的责任。”

理所当然，报章副刊以及刊物杂志刊登我们的作品，出版社出版我们的著作，应该报之以合理的待遇，这是一位写作者应得的代价之一。然而，在我们这个营营为利的社会里，作家好像普通工人和农民等人一样，在不健全社会里，在不合理的制度下受到压榨和剥削！大多数的作者尽了很多的义务而得不到很少的权利，大多的作者献出了无数的心血而得不到合理的代价！是以，在我们的文坛，有“一盘散沙”倾向的作者，应该学习一些英勇的人群，齐心协力、精诚合作，组织起来向报社、出版社以及其他的文化机构，积极地争取写作者应得的合理待遇，最低限度也得改善起码的条件！而不是个别躲在一角悲鸣哀叹，抑或写写几个字乱发牢骚，而期待大功告成的！这种孤掌难鸣的举动，不但于事无补，反而带来不堪的后果。

所以，写作是否能够为生，并不是作者和作者之间的问题，症结是在作者与社会的纠葛。如果上述的问题没有解决，

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没有革除，我们所面临的难题依然不能迎刃而解！

专此，敬请
文安！

李锦宗于北赖园



本书作者李锦宗于2017年6月19日晚间不敌癌症往生，由于生前承诺捐献大体，而遗体须收藏在医院的冷冻房数月，我和孩子们还是决定在吉隆坡孝恩纪念馆为他设一个没有大体的灵堂，让亲朋好友凭吊和追思。

在追思会上，雪隆潮州八邑会馆会长林家光先生重视乡情，也珍惜同乡锦宗过去曾经赐稿给会馆的纪念特刊，协助编写潮籍作家小传，并且担任过潮青文学奖评审的付出，在追思会结束时，他真心诚意地对我说：“如果要把锦宗的遗稿结集成书，雪隆潮州会馆义不容辞给予赞助。”

就这样，在林家光会长的催生下，《锦书宗笔——马新文史综述》才得以出版，令人额手称庆。

锦宗身后事处理完毕，我开始整理他留下、贴在学生作业簿上的好几十本的旧剪报，从他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创作，到后来撰写文史文章，一直写到跨入新世纪的文稿中，挑选史料性的文章，结集成此书，期望让他过去所撰写有关马华文坛动态、对马华文学作品的评论、作家生平事迹等等的文章，不至

于埋在资料堆里，而得以被挖掘出来，为后代留下多一些史料，也给马华文坛累积一些遗产，供后人参考与研究。其中的作品也包括他在钟灵中学念书期间写的，例如《慧适的〈海的呼唤〉》评论文章写于1964年他念高中的时候。

处理这些剪报艰辛万分，必需为所选用的一篇篇旧作重新打字，过去报馆的文稿，一直都是直排的，而且排版不整齐，重新打稿时必须小心翼翼，以免看漏行数，加上许多剪报已经泛黄，很多字体模糊不清，重新打稿的工作的确面对很大的挑战。

本书共分为4辑：第1辑：史料与作家；第2辑：文坛拼盘；第3辑：点评与书刊介绍；第4辑：文艺书简。收进的史料文章都是早期写的，难免有许多的遗漏和不够更新，只能供参考，期望今后的史料研究者能整合和补遗。有关文坛动态的文章大多数于1980年代，他以巴依为笔名在新明周刊《心田》副刊的专栏“文坛内外”中发表。而有关作家和史料的文稿，则在《星洲日报》副刊《文艺春秋》的“作家与作品研究”专栏刊登。至于以书简方式写的文章，由于多次搬家，因此以所居住的地方作为栏名，然而，旧剪报上没有注明载自何处和刊登的日期，以致无法附注，诚属可惜。

原本选用了方北方、李汝琳、林参天、叶苔痕、温梓川和依藤等前辈作家的生平与著作的文章，打算收进〈史料与作家〉一辑里，后来发现原来锦宗已经把这些作家的详尽的史

料，收进了他生前出版的《陨落的文星》和《星马文坛步步追踪》著作里。结果抽掉这些长稿，改为多用他写鲜为人知的作家轶事和事迹的文稿。本辑选用两篇有关马崙的长稿，主要因为这两篇稿写得比较完整，而且有客观的评论。其他辑里的文章都是根据他当时手中所拥有的资料写成的，这些文章如今都需要更新和补遗，奈何我不是锦宗，没有像他生前坚持到底的能耐和毅力，也没有能力去完成他为搜集、梳理和撰写马华文学史料所肩负的使命。

在此，感恩雪隆潮州八邑会馆会长林家光会长的领航，会馆出资赞助以及该会馆的出版主任沈小珍进行协调下，使得此书的编排与出版得以顺利完成，深感高谊，永炯新版！



林玉宗

27-6-2018 于八打灵再也

宗笔 锦书

马新文史综述



锦宗笔

马新文史综述

作者：李锦宗

顾问：林家光

统筹：沈小珍

主编：林玉蓉

美编：CAD Creative

初版：2018年12月

定价：RM35.00

ISBN：978-967-0108-01-8

出版 PUBLISHED BY

雪隆潮州会馆

The Selangor and Kuala Lumpur
Teo Chew Association
No. 35, Jalan Ampang,
Kuala Lumpur City Centre,
55000 Kuala Lumpur.
Tel: 03-2078 2492

承印 PRINTED BY

FIBI Print (001350572-W)
No. 10, Jalan PBS 14/13,
Taman Perindustrian Bukit Serdang,
43300 Seri Kembangan, Selangor.

版权所有。若有缺页、破损，请寄回更换。



ISBN 978-967-0108-01-8



9 789670 108018

雪隆潮州会馆出版

Published and printed in Malaysia

马币 RM35